□ 12
3764
159

口12
3764
159

儀禮正義七　江寧楊大堉雅輪補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賓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荅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無算爵初使二人舉觶次徹俎疏久坐燕飲酒之終禮也○郝氏敬云使司正以主人意使也故氏云亦代主人行事也至是仍併舉觶者異之也方氏苞云俎尚未徹而觶先舉何也脫屨升堂後拜興受送之儀皆不可展故先舉觶于賓介以行酬賓介不飲而奠焉至無算爵則仍令二人舉此觶也凡舉爵而奠之必下事更端使請安徹俎之後舉此觶而行之於事甚順而必先舉何也君子行禮則不敢緩求安則不敢急亦三揖而進三讓而升之義也鄉飲則舉觶于賓介射則舉觶于賓大夫示主人不敢專惠且遞酬而交錯主人力不能偏俾得少自休息焉耳二人舉觶不於諸公而於介何也此禮爲賓介而舉諸公雖尊乃爲觀禮而來自不得主舉酬之事鄉射無介則大夫與賓各舉一觶可矣俎實則特存

木下中七九
191.4
寄贈
91-192

膳胾以薦公大夫而介薦以賸又以明貴有常尊之義也注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賈疏云以大夫尊於介故也敖氏云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雖尊不當先介且鄉飲義云飲酒禮專以尊賢非爲貴貴大夫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則尊者亦有主義焉方主人舉觶留賓豈得舍介而之大夫乎注非當以敖說爲正褚氏寅亮云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舉觶鄉射無介故及大夫韋氏協夢云飲酒主于尊賢故賓居先介次之觀升堂時賓厭介厭大夫則是大夫下於介矣經云舉觶于賓介則既酬賓卽當酬介敖氏得之矣案後賓若有遵者節經云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是公尊而禮如賓大夫尊於介而禮如介禮以賓介爲重公大夫皆來觀禮者故不先賓介也敖說較注爲的引燕禮證此舉觶者之位面序進與人舉觶將洗時亦以此盥手也盛氏世佐云上一人舉觶洗而不盥此亦同避君禮也注引燕禮證此舉觶者之位面序進與彼同耳非謂盥亦同也疏誤高氏愈云此第十六番齊

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

爾岐云二人先後之序與升時相反敖氏云鄉射禮曰立于西階北面東上郝氏敬云立于西階上爲避賓介拜也皆進

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

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二人所舉之觶待升坐後賓介各舉以酬爲無算爵者卽此二觶注云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今文吕賓受異文者敖氏云經文鐙綜以見其同也介亦辭文不具耳鄉射禮云賓與大夫辭介宜與彼大夫同也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飲酒之所興羣士也故凡事不敢與正賓同若鄉射則無介大夫之重過於賓無所嫌而竝辭故經特著之介不辭所以尊賓也不舉觶於遵所以尊介也盛氏世佐云賓辭坐受以云取受二字經往往互用如上一人舉觶之時云賓辭坐受以興而鄉射禮則云取鄉射禮二人舉觶之時云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而此則於賓言取介言受蓋取者指其實而受者原其意也注因取受異文遂生尊卑之解殊爲牽率敖氏改之是也而謂經有意鐙綜以見其同則亦非也經所以複言介坐受何以不辭蓋辭者辭其坐奠也卑之儀賓與大夫尊嫌以尊者自居故辭之介卑無所嫌故不辭也案取受二字散文則通對文則有異受對授而言尊卑不相授受賓雖不敢以尊自居而奠之者則固以賓爲尊也故經於賓曰取不以授受言也介雖亦奠之而介卑於賓卑者可相授受故經於介原其意曰受也取與受對言自有尊卑之別鄭注未可非也云今文曰賓受者胡氏承珙云注語似今文於賓取觶之文作賓受與介不別尊卑故從古文然經薦西奠之下賓

辭然後坐取觶若今作賓受坐取觶以興則不辭矣此經似無由以賓受二字連文又案宋本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似此節注文止十字今文曰賓受盖誤衍歟案此經文上下皆作坐受也今文曰賓受謂今文賓亦曰受承上文賓言取介言受言之耳曰賓二字疑互倒宋本賈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者此節疏止釋此十字未釋今文曰賓受五字故標目無文胡氏遂疑其誤衍失之矣褚氏寅亮云此與少牢賓尸二人舉觶儀略相似但此二觶俱舉彼尸舉而侑不舉耳高氏愈云此二人所奠爲第十七番酳賓介皆不飲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賓燕敢以禮殺〔疏〕正義曰注強有力猶倦焉校勘記云力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有者字○請坐于賓賈疏云當貴者自此以上皆立行禮人皆勞倦故請坐于賓敖氏云坐謂坐而飲也賓辭以俎李氏如圭云骨體貴而肉賤少儀曰飲酒者有折俎不坐敖氏云辭其俎者以敢坐也俎肴之貴者燕坐則禮殺矣當俎而燕坐是褻之也司

正於是又反命於主人注云賓主百拜者敖氏云此用樂記文也亦甚言其拜之多耳非謂眞有百拜也云弛而不張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者維記文云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案禮盛者設折俎禮既成而俎仍設者主人尊賓不敢以禮殺而略之也賓辭以俎不敢自尊而以殺禮當貴者也〔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主人請徹俎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於賓而賓許順主人意而許其坐也敖氏云賓鄉者辭以俎今主人請徹俎而賓許之是許其坐矣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吏設之使子弟〔疏〕正義曰西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俟徹者明徹俎賓之義也氏兆錫云以降自西階決其爲賓黨弟子恐未然司正升降皆西階一以輔賓一以監衆安得以西階二字臆揣之耶味下文弟子當是主黨蓋徹俎是命所命而受俎非司正一人所辦故司正首受俎主黨弟子輔之而賓大夫之從者受於外也本紀賓介大夫之俎皆出授從者而主俎則弟子以東明司正與弟子位在西階故司正降西階前以命之衆賓位者可見也案弟子位在西階故知弟子爲賓之少者賓介大夫之從者不得稱弟子不得列西階下故必授諸弟子俎還授弟子介取俎亦還授弟子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謂主人之

俎藏於東房又何得以東決其爲主黨弟子是姜氏亦臆揣之辭也不如注據經文降階前三字決其爲賓黨弟子爲確敖氏云俟徹俎者俟尊者徹俎乃受之也司正升立于席端事待〔疏〕正義曰席唐石經楊氏敖氏俱作序徐本集釋通解俱作席石經考文提要云鄉射禮亦云升立于序端案疏內標目司正至席端疏云卽升立于序端皆誤也然單疏本已如是則誤久矣非始於通解今案毛本疏無標目

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作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爲僎或爲全〔疏〕正義曰遵者降席東南面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重席字石經考文提要云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大夫卽遵者也亦疊席字案疏云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向主人是疏本亦疊席字　注云皆立相須徹俎者敖氏云主人介遵皆近其席而立俟取俎之節也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者敖云遵者乃此鄉之人仕至公卿大夫主人請之來與此會者也謂之遵者以其遵承主人之命而來歟或曰遵之爲言尊也大夫尊於士故以是名之未知孰是案遵之爲義爾雅釋詁云遵循也廣雅釋詁云遵率也是遵爲儀表尚可率循之義故注以爲主人所榮而遵濂者也敖說非云今文遵爲僎或爲全者胡氏承珙云禮記冠義云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或作遵又少儀僎齊注云僎或作騶古文禮俱作遵古文禮者皆指此禮經古文也鄭於此注云主人所榮而遵濂者也是古文作鄉射注云請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濂之也是古文作遵者正字今文假僎爲之僎或爲全者聲近假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爲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譔音詮是其例也案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亦遵僎相通之一證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疏〕正義曰則使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疏〕人受俎校勘記云受唐石經集釋俱作授○賓取俎還授司正敖氏云北面取俎還南面授司正必言還者明就而受之司正受賓俎者賓尊宜異之方氏苞云惟賓之俎以授司正鄉民之秀者可以出而長之故重其禮以厲羣士也韋氏協夢云鄉射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此亦然主人取俎以下敖氏云此取俎與升受俎者皆以先者既降爲節取俎不言所鄉如賓可知主人之俎乃以降

自西階者辟君禮也則使人受俎敖氏云人亦謂弟子鄉射禮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方氏苞云敖說非也鄉射之大夫不過本州中齊列少尊者故俎授弟子與主人同鄉飲酒之遵者諸公之下尚有諸卿故使公士受俎特異其文曰使人又申之以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正受乃公士而非弟子也若使弟子則一與主人介同更無所謂如賓禮者而經贅設此文義無所取矣注云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者張氏爾岐云向席取俎轉身以授人復初入之位東階西階相讓之位也敖氏云賓降立于西階西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介于賓南大夫在介南眾賓降立于賓南眾賓又在大夫南少退張氏惠言云初入賓無位介與三賓同眾賓皆庭中西面鄉射禮云賓降立于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降立于賓南眾賓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彼無介此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于西階西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筭爵必先徹俎降階鄉飲酒禮二人舉觶畢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西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此皆徹俎於旅酬之後無筭爵之前者也燕禮立司正訖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以東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大射儀射畢爲大夫舉旅酬訖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降自阼階以東此皆徹俎於爲大夫旅酬之後獻士之前者也獻士獻庶子禮殺故在徹俎後與無筭爵同矣至於特牲禮宗人告祭酒乃羞在旅酬之前有司徹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在旅酬之後則祭畢飲酒之禮不同於飲酒之正禮也

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俎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阼階西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此皆徹俎於旅酬之後無筭爵之前者也燕禮立司正訖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以東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大射儀射畢爲大夫舉旅酬訖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降自阼階以東此皆徹俎於爲大夫旅酬之後獻士之前者也獻士獻庶子禮殺故在徹俎後與無筭爵同矣至於特牲禮宗人告祭酒乃羞在旅酬之前有司徹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

右徹俎

說屨揖讓如初升坐 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今文說

爲疏（疏）正義曰揖讓如初升坐敖氏云謂主人與賓一揖一讓也
稅（稅）賓則厭介介厭大夫大夫厭衆賓亦以次而升鄭氏敬云
揖讓如初升謂三揖三讓如初迎賓時也坐主賓皆坐席上跪
而以股帖足也盛氏世佐云揖讓如初當如敖說○注不空居
堂校勘記云空楊本作宧云說屨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
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者李氏如圭云少儀曰堂上無跳燕則有
之敖氏云說屨者各於其階側北面坐於堂而說屨於上者惟
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皆故說於下賓黨之屨亦北上
也方氏苞云燕大射但言賓諸公卿大夫說屨升則君說於上
明矣排闥說屨於戶內惟長者一人卿大夫齊歯竝尊以與賢
能與賓同說屨於階下蓋降爵歯以明尚德之義也云說屨主
人先左賓先右者敖氏云謂賓在主人之左故主人先說左屨
主人在賓之右故賓先說右屨是亦鄭氏以意言之耳今文說
爲稅詳見士昏禮說服下吳氏廷華云如初者如上獻訖升堂
也乃羞羞進也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賢也（疏）正義曰注
羞進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所進者狗胾醢也鄉飲酒禮云羞
鄉設骨體校勘記云釋文云鄉本作膷同通典作亨云羞進
也所進者狗胾醢也者李氏如圭云胾切肉也薦羞不踰牲此
牲狗則羞者狗胾也醢則雜餘牲兼作之敖氏云羞者羞庶羞
於凡有薦者也此時衆賓亦當祭薦文不具耳注云所進者狗

將行無筭爵主人請坐於賓賓辭以俎至徹俎畢說屨揖讓如
初升坐乃羞無筭爵無筭樂是無筭爵皆說屨升坐乃羞也鄉
射禮徹俎畢主人以賓揖讓說屨升坐乃羞與鄉飲酒同燕禮徹俎
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
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坐乃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
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諸公
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
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是燕大射無筭爵說屨升坐乃羞
亦與鄉飲酒鄉射同惟鄉飲酒鄉射升坐後即行無筭爵燕禮
大射升坐後先獻士始行無筭爵爲異耳又鄉射疏云尊卑在
室則尊者說屨在室其餘說屨於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
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脫屨於
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易在堂矣亦與鄉飲酒鄉射異也
至於特牲禮無筭爵本於階下行之故無說屨升坐之文祭畢
飲酒禮殺故也不云乃羞者前旅酬時已羞也有司徹徹尸之
禮殺則一也不徹尸之禮羞庶羞在賓自酢後亦與特牲禮
是時羞庶羞而已其於特牲無筭爵唯有堂上堂下之分而其
爲禮殺則一也不徹尸之禮羞庶羞在賓自酢後亦與特牲禮
異無筭爵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
也無筭爵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

于賓與大夫皆是（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算唐石經徐監皆作筭下同案此二字諸本鐫出後不悉據注使主人舉觶于賓徐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二楊氏作一○李氏如圭云鄉二人所舉觶者至此二觶竝行交鐫以酬辯旅在下者主人之贊者亦與焉復賓二觶反奠之其齊無筭楊氏復曰鄉飲酒無筭齊其文略案鄉射無筭齊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賓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眾賓長受而鐫皆不拜注鐫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實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之觶以之主人實大夫之觶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實賓之觶以之介及其交鐫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次大夫之觶以之次賓長實介之觶以之次大夫又實眾賓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實次大夫之觶以之次賓長如此交鐫以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乃止此所以為無筭齊也故氏云無筭齊者行其奠觶終而復始無定數也此異於鄉射者舉觶及反奠者不於大夫而於介耳其賓觶亦以之主人介觶也程氏易田云注引鄉射禮乃約初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之文非引無筭齊時使二人舉觶之文彼經無筭齊下則曰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長受而鐫皆當略同亦使二人舉觶賓與介亦取前薦西薦南受而奠於其所之二觶飲卒觶執觶者亦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介觶眾賓之長受而鐫也如此則賓介奠於其所之觶至是起而行當以賓與介為尊鄉飲酒有介齊自宜從賓介始由賓而之為是楊氏倘沿舊注之誤耳盛氏世佐云鄉射禮無介故云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此篇有賓有介上既言使二人舉觶于賓介則此時取奠觶而飲者亦當為賓與介矣其行酒之法敖說是也及其交鐫而行也當實主人之觶以之眾賓長實大夫之觶以之次賓長又實眾賓長之觶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循是而辯此堂上旅酬之法也其旅在下者於西階上之法詳見下篇楊氏惑於鄭注若有大夫則舉觶於賓與大夫之說故持論如此淩氏廷堪例云凡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筭齊鄉飲酒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觶徹俎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筭齊鄉射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觶徹俎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筭齊燕禮主人獻庶子後無筭齊注云此時四舉旅以醉而止疏云此時四舉旅以大射儀同此燕飲正禮之無筭齊注賓取觶酬兄弟之數因今接會使及兄弟弟子舉觶齊皆無筭齊者也特牲禮旅酬畢賓弟子舉觶至賓一人觶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鐫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有司徹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無數也大射儀同此燕飲正禮之無筭齊注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

舉齊於尸後賓及兄弟交錯以酬皆遂及私人齊無筭爵又不賓尸之禮次賓加齊後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齊注此亦與賓同者在此篇此祭畢飲酒之無筭齊也皆行於旅酬之後者鄉飲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筭齊然後與謂贊者不及獻酒故不與旅酬至無筭齊乃得與也禮記鄉飲酒義降說屨升坐脩齊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鄭注終遂猶克備也孔氏正義曰降說屨升坐者此謂無筭齊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又云脩齊無數者謂無筭齊也熊氏云謂齊行無數矣然則飲酒之禮至無筭齊乃備可知矣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疏〕正義曰敖氏云齊行則奏樂齊筭也郝氏敬云向者獻酬有節歌笙閒合皆三終燕樂無筭不拘於三也方氏苞云舊說仍用前歌與閒但疊用數篇周而復始亦比於慢矣疑若春秋傳所載賓各賦詩工以瑟與笙應之其不歌者亦聽以無定數故謂之無筭耳以不出大師所陳十五國之風故曰鄉樂案諸家言無筭樂皆與注異考注云或閒或合盡歡而止蓋謂奏樂不定依獻酬之節或用閒歌或用合樂無一定之數主賓盡歡齊止而樂始止也敖氏說可與注相發明引春秋傳盛氏世佐謂左傳載季札觀周樂之事乃魯因大禮之日即受命奏陳之聘禮云歸大饔餼請觀觀是也非國君之無筭也注引之誤

右坐燕此飲酒第四段飲禮始畢

賓出奏陔陔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猶賓皆〔疏〕正義曰注云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者李氏如圭云詩出陔之言戒義合案周禮鍾師戒以鬳與注陔說文曰宗廟奏祓樂是陔即祓夏賓醉而出奏祓夏是祓之義取於戒注通陔於祓故曰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者也經之陔未知所據敖氏云陔夏其名義未詳盛氏世佐云周禮鍾師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其無差等也鍾師陔夏之陔本作祓而此篇及鄉射燕禮皆言奏陔而不言夏然則陔之與祓夏同乎否乎今皆不可得而考矣竊謂夏大聲也別之於頌必非諸侯以下之所得干諸侯大夫所奏蓋別爲一詩而今亦亡之也或以音節爲別如豳詩七月一篇而有風雅頌之異歟樂師鄭司農注云今時禮行於太學罷出以鼓陔爲節則陔之音節至漢猶有存者康成乃與鍾師之祓夏混而一之至今天子諸侯大夫之樂尊卑莫辯其誤

甚矣疏家乃爲之說曰天子則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三夏得奏其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用陔夏以是爲尊卑不同不知諸侯進取僅得歌小雅未聞有歌頌者大夫進取僅得歌大雅大夫魯之有頌相傳以爲成王所賜議者猶以爲僭三家雍徹夫子所刪定之僭禮也甯得以爲正而據之乎諸侯之彼金奏肆夏之三諸侯春分祈甚明陔蓋宗廟中上下通得案九夏之用周禮注杜子春亦統云宗廟奏祴樂漢時大學罷出猶以鼓陔爲用之故說文亦統云宗廟奏若何鄭君去司農未遠豈不知之特其詞既亾僅傳節其所奏若何鄭君去司農未遠豈不知之特其詞既亾僅傳其節耳至呂叔玉以肆夏樊遏渠附合詩篇則未敢以爲信也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面不荅拜禮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禮先於賓者十有三其大節六賓許爲終也疏氏苞云主人禮先於賓者十有三其大節六賓許出迎拜至崇酒立司正拜送皆再拜一拜者唯獻酬耳賓之禮先於主人者十有二皆一拜蓋鄉大夫賓賢能士當以道自重不敢重拜疑喜於得舉而翕翕相附也周公制禮教士以難進易退而公卿爲國求賢致敬盡禮以相勖厲者可謂切著矣又曰戒速賓介禮同至拜送則介不與焉以是知賢能之書所獻惟賓也蓋介乃德行道藝次於賓而可備後舉者故戒速壹與賓同所以異之於羣士也而登於天府者惟賓至於後舉則羣士之德行道藝或有先於介者矣故禮終惟賓得拜送而介與衆賓不與又所以儕之羣士俾介與羣士皆有所觀感而興起也鄉射賓出衆賓皆出主人拜送於門外蓋射乃有司之學政

凡在列者皆宜加禮不可以分差等此則送賓而不及介以賓乃所興之賢能而介仍鄉之學士也敖氏乃謂此士大夫私飲於學中之禮固哉案禮爲賓而設介與衆賓所以輔賓也禮之初主人速賓及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至於獻酬而介禮少殺燕畢而出飲禮既成而賓賢之禮備矣經特言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不言介衆賓見此禮專以爲賓所以重賓而略於介及衆賓也鄉飲酒義云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厉亦不言介也

右賓出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

謂之賓者同從外來耳六國有孤四命謂之公〔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諸公大夫也遵不必至故曰若有李氏如圭云賓主獻酬爲正禮遵者無常或來或否故於此乃言之敖氏云此謂遵者先俟於門外以一人舉觶爲入之節息司正之禮云以告于先生君子然則主人於遵者其亦使之告之歟公大夫若皆來則同時入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之後衆工未入之前乃於是言之者以其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故也○校勘記云注干徐本作于誤云遵者諸公大夫也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者釋官曰案大國孤只一人而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儀言諸公鄭氏謂言諸者容牧

下有三監後儒謂三監是殷法多疑其說於是有謂諸者不定之辭有謂諸公統公卿大夫而言有謂諸公兼寄公言之有謂兼致仕者言之紛紛不一今案經文言若有已是不定則諸不得更爲不定辭下云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而言亦不統卿大夫也禮云諸侯不臣寄公大射公命徹冪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寄公矣至致仕之說在此篇末嘗不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位者言之不得有致仕者故惟鄭意爲允耳又案此經稱公公謂大夫禮及燕禮大射儀聘禮所言公者是也一爲五等之國其君皆曰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之孤稱公此篇及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士喪禮言諸公公卿大夫是也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又凡臣尊其君皆曰公左傳鄭伯有之臣曰吾公在壑谷伯有卿亦稱公是也春秋時楚縣大夫皆僭號稱公是僭五等之公比於諸侯非公卿之公也案楚之縣大夫稱公者疑亦公卿之公故齊之大夫未嘗僭及禽邑之大夫皆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得通稱公者也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爲大夫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皆蒲席繅布純者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必言加此重席亦兼云三重再重疏正義曰敖氏云遵者遵者亦卿大夫

二者於賓東者李氏如圭云賓莊戶牖間尊在戶東遵者又於尊東曰賓東者繼賓而言耳其席南面西上統於尊張氏爾岐云賓在戶牖之間酒尊在房戶之間正在賓東不容置席則席遵者當又在其東但繼賓而言耳其實在酒尊東也盛氏世佐云席於賓東者東房戶牖故席之於此鄉飲酒義云坐燕於東北以輔主人是也云尊之不與鄉人齒也者李氏如圭云士來觀禮者齒於堂下鄉飲酒之禮所尚三讓賓介尚德也旅酬以齒尚年也大夫重席坐於賓東尚齒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又案周官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鄉飲酒義又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此蓋黨正飲酒正齒位之法敖氏云席此於賓東尊之不與正賓齒亦不加貴於正賓也又貴貴尊賢尚齒三者之義並行而不悖於斯見之矣盛氏世佐云注云尊賢之不與鄉人齒是解經不於賓西之故義在貴貴存之以備一者堂上三賓耳敖氏以爲正賓齒尤非三賓德劣以年之長幼爲序故云不與之齒正賓於賓東皆旅酬以齒席遵尊皆因禮之自然而意不在乎此也諸家多以此禮兼爵齒言非是注尊之不與鄉人齒謂諸公大夫尊於眾賓故不與並列非以此爲貴貴之義也盛氏說亦泥張氏

爾岐云不與鄉人齒者衆賓之席繼而面是與相齒此特爲位於酒尊東不枉衆人行列申故云不與齒也說最合吳氏廷華云此鄉飲酒爲賓賢而設則賓爲尊尊非他人所可越特因觀禮之卿大夫其位本尊故爲尊東之席以存尊之之意然不席於戶牖之閒則視尊賓之禮又有閒矣蓋遵來觀禮與賓介衆賓本自不同不與鄉人齒者則固不可混之賓介衆賓之中卽與鄉人齒者亦何嘗不置之賓介之外要之賓賢之禮與尙齒之禮本自不同注謂不與鄉人齒其說本合疏引黨正及文王世子之文說固非舛但與此經賓賢之意不相符耳

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

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於門疏也正義曰敖氏云入謂入門左內也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公入也盛氏世佐云疏云復西階下東面位是也蓋亦介在賓南衆賓在介南矣案經上云入謂入門也下云迎謂迎於門內也此復位自爲階下之位主人降阼階階位在東賓介衆賓降拜者別於賓介亦以其在門內也迎於門內而拜降等者之禮也公於主人爲踰等乃後升者非正賓也升階正法容尊則先升方氏苞云遵者宜先次於門外一人舉觶相者使人告而公大夫遂入主人乃降而迎迎而不拜以遵有主道也必要其節者使早入則主人之禮不得專於賓

介故入於一人舉觶之後示衆賓之酬爵既奠禮之連而不相及此類是也張氏惠言云鄉射禮云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疏云入門左容賓及衆賓門內東面蓋衆賓可也張氏爾岐云如賓禮者謂拜至獻爵酢爵也若今之若者朱子云此但謂如字讀之如今人所用之若耳張氏爾岐云公若大夫入言或公入或大夫入其降迎皆如下文所云也韋氏協夢云如若同不定之辭也公與大夫或來或不來或不定之辭也蔡氏德晉云如猶及也此公如大夫入之如與媒氏若無故而不用命者之若同皆訓爲及惠氏棟古義曰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案古而與如通用如猶若也故如而或讀爲若鄭以爲義本相通但如與若有訓爲相似者如此若此之類有司徹若是以辨今文若爲如是也有訓爲相及者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詩宗廟及會同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及五六十如也春秋傳請爲靈若厲謂盜靈及厲是也此公如大夫入鄭讀如爲若若者猶言公及大夫入耳若謂公之入如大夫之入也云讀若今之若若者蓋當時之語凡相及之詞多言若故舉今語以相況耳漢書文帝紀丞若尉致武帝紀爲復子若孫

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

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禮耳若其酢則主人於公大
此介同諸公雖尊禮亦加之
條經文所載差略謂公升如
同謂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
公則獻大夫當如獻賓之禮
獻酢等皆如介之殺於賓也
禮非也鄉之學士宜從鄉大
而賓介則不敢抗禮也大夫
升尤不可公厭大夫以升如
旨送爵崇酒拜皆不於阼階
以讓於賓大夫不敢正當禮
諸公之禮壹如賓大夫之禮
決不可通也盛氏世佐云此
射禮大夫則如介禮無諸公
賓及考鄉射禮所載遵者獻
禮者諸公之禮既無明文可
但謂自拜至以後當與賓同
如其獻禮耳酢則仍與介同
酢竝如之以經文斷之則張
簡而該如賓禮三字足以檃
括一章待公之禮無事於繁

席加席主人席上席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如
大夫席再重〔疏〕介禮者亦如其獻
大夫一也鄉射言大夫之酢其儀與
之所以辟正賓也楊氏復云獻遵一
如賓禮則自拜至以後其禮當與賓
洗不齊肺不告旨禮殺於賓但無諸
禮張氏爾岐云如介禮其入門升堂
也方氏苞云疏謂如賓厭介而入之
大夫以入蓋主人雖敬執賓主之禮
夫與鄉大夫比肩事主不宜使厭而
如介禮謂拜洗不齊肺不啐酒不告
階之類與介同耳蓋介不敢正當禮
禮以讓於諸公其義正同經乃總言
諸公之禮壹如介惟加席及辭席有異疏說
此云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鄉
射禮大夫則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
獻酢之禮僅與介同不見所謂如賓
可考於是諸儒各以已意爲說楊氏
同言如獻而不及酢敖氏謂如賓禮
同辟正賓也張氏爾岐云謂拜至獻

陳也既云如賓禮則自拜至而獻而酢無不如之矣鄉射所陳
特其所謂大夫如介禮者耳言大夫如介禮者亦如其獻
大夫則無諸公可知也此蓋賁賁之禮有必不可殺者焉得以
辟正賓爲辭乎張言獻酢而不及酬是其所未備也如介禮則
無酬矣　注云加席上席也大夫
之也席端席北端也不徹不使人徹之也主人對不許其辭也
不去亦謂不使人去之也大夫
席端諸公唯再重已亞辟之大
禮無諸公則主人不聽其辭而
以無所別也無諸公則大夫之
主人之北面而云辭加席委於
也此重席乃云加席者但取其
凡加席與其下席異物而長半
一人去之云諸侯之加席與其
過於二焉故辭之而主人亦許
司几筵設席之法天子惟三重
重敖氏嫌其尊卑無辨故設爲
明言加席則此說固不可得而
之辨在西席之名物不全係於
熊也天子三重次也莞也繅也
大夫以下則惟蒲筵繭布純而
差等也若席之重數豈有常乎
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

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亦大概言之耳周禮既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以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又諸侯相饗則三重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則一重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以降尊以就卑也是也公食大夫禮蒲筵繅純加莞席臣以君屈也是席之重數隨時變易義各有主不可執一論也即如此篇主人鄉大夫也然以賓故不敢有加席亦是降尊以就卑之義士一重大夫再重禮之正也大國之孤又尊於大夫故爲設三重以異之猶諸侯三重而上公則四重也然因其辭而即去之則亦再重而已豈可議其僭乎又案公食大夫禮云蒲席常繅布純加莞席尋此公與大夫之加席亦當與彼同記不言者文不具耳敖氏謂上下之席同物非

右遵者入之禮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 疏正義曰賓服校勘記云通解敖氏俱無上服字朱子曰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無服今有

之衍文也○張氏爾岐云此下至篇末言鄉飲明日拜謝勞息諸事注云拜賜謝恩惠者敖氏云拜謝其飲己之賜也介不拜賜者禮主於賓也云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者敖云鄉服鄉飲酒之服即朝服也變朝言鄉見其與昨日同也鄉飲酒士禮也乃朝服者放君之燕禮故如其服也方氏苞云據經文乃特著賓之鄉服與鄉射之朝服異也士人爲用興賢能則朝士與鄉民之分界也故雖升朝服不言可知故經略焉而記乃詳之而賓之服宜辨故特著其爲鄉服即修業於鄉之服玄端是也蓋冠服可攝盛即鄉射亦可攝盛唯鄉大夫興賢能則朝士與鄉民之分界也故雖升於司徒未入於國學則仍鄉服而鄉大夫之拜辱亦如之蓋報禮於賢士與之同服示不敢以事示國政以嚴終也若鄉射之賓則宜多公士即閒用學士亦可假以朝服蓋春秋學政之常意耳習射禮輕故玄端以息司正與鄉飲相變各有當也注說似未安記獨補士人之服正以記玄端與朝服每分言之士冠端以見于君則其別顯然矣特牲禮冠端玄注玄冠有不玄端者蓋謂朝服則緇衣也六入爲緇衣色稍異而冠則同故注疏或混而一之如士冠主人玄冠朝服注謂衣與冠玄是也豈對文則有別散文或可通歟盛氏世佐云鄉服則正行禮之日賓蓋處士服矣處士服緇布冠深衣錦帶案經文或可通歟盛氏世佐云鄉服之鄉讀如嚮日之嚮鄉服承明日而言注昨日即解鄉字

也方氏謂士修業於鄉之服爲鄉服其說無據拜賜拜辱所以終燕飲之盛禮故服朝服以重其事至息司正輕於禮賓故釋朝服而服玄端方氏謂拜賜拜辱服玄端息司正服朝服亦昧於輕重之宜矣拜賜既服朝服則正行禮之日亦服朝服經鄉服二字總昨日之禮而言盛氏謂正行禮之日賓盍處士服亦非淩氏釋例云凡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鄉飲酒禮明日賓服以拜賜又云主人如賓服以拜辱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疏云此主人與賓俱朝服又射畢明日賓朝服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是鄉飲酒鄉射皆用朝服也惟息司正主人始釋朝服更服玄端也燕禮記燕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初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又云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又禮畢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又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賓朝服以受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又大夫相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是燕食之禮皆用朝服也禮記射義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呂氏大臨云諸侯之射大射也燕禮用朝服則大射亦用朝服矣又案鄉射及公食大夫戒賓注以爲鄉射明日賓朝服鄉射禮日賓服鄉服者鄭以鄉射及公食大夫戒賓皆用玄端經無明文疑不可從云今文曰賓服鄉服者鄭以鄉決之故從古文無止服字今本經文亦作鄉服殆涉注文而誤衍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拜賓復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

拜辱于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復集釋楊氏俱作服張氏云拜外乃退賓服自屈辱也案釋文復扶又反近湖北本作腹誤益甚案張氏以嚴本爲據楊氏又沿嚴本之誤徐鍾俱不誤注云拜賓復自屈辱也者敖氏云辱拜賜之辱也主人往拜賓辱者敵也凡尊卑不敵則不荅拜賜之禮引鄉射禮者賈疏云明彼此賓主俱不相見造門外拜謝而已也主人釋服也古文釋作舍〈疏〉正義曰注云服玄端燕私輕也盛氏世佐云朝服以朝玄端以夕是朝服尊於玄端隆殺之宜也淩氏釋例云凡鄉飲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玄端鄉飲酒禮明日拜賜拜辱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玄端也疏云昨日正行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玄端也鄉射經注同疏云朝服之下衣則次玄端故知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鄉飲酒鄉射其禮盛故用朝服息司正不介不殺不拜至不拜洗無俎主人不崇酒不拜眾賓不旅酬其禮殺故用玄端也又案鄉飲酒禮經又不言何服唯記云鄉玄端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注於是朝服則初時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惟速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玄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皆服

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玄端者敖氏云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其說當矣云古文釋作舍者惠氏棟古義曰大射儀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爲舍周禮大胥職春入學舍菜注舍即釋也占夢職云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胡氏承珙曰鄭君於周禮既讀舍爲釋此經即從經文作釋釋舍字不用蓋釋舍同聲之轉惟釋字於義訓較切耳乃息司正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

〔疏〕正義曰敖氏云息燕之異名考工記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此禮亦於學宮行之必息司正者以昨日勞之而行之又殺於賓黨故也釋服乃息之者此無所放故服其衎之禮又殺於賓黨故也釋服乃息之者此無所放故服其正服也案勞也之勞讀如勞來之勞息有止義勞而止息謂之息息梓人則王以息燕注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禮記樂記息焉注息猶生也馬注息止也勞而止息謂之息淮南精神訓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高誘注息止也勞而止息謂之息故息其勞而勞之亦謂之息此一義之引伸也韋氏協夢云此勞賜鄉飲之贊者司正爲贊者之長舉司正則其餘皆勞矣息司正亦當使人速之觀鄉射可知淩氏釋例云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惟所有飲酒禮明日主人釋服乃息司正庭長也無介不殺薦脯醢羞惟所有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惟欲此鄉射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釋服乃息之者此無所放故服其正服也案勞也之勞讀如勞來之勞息有止義勞而止息謂之息息梓人則王以息燕注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禮記樂記息焉馬注息止也勞而止息謂之息故息其勞而勞之亦謂之息此一義之引伸也韋氏協夢云此勞賜鄉飲之贊者司正爲贊者之長舉司正則其餘皆勞矣息司正亦當使人速之觀鄉射可知淩氏釋例云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惟所有飲酒禮明日主人釋服乃息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正爲賓不殺則無俎皆殺

於飲酒正禮鄉射明日賓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眾賓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羞解遂無筭爵鄉樂惟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惟所有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惟欲此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云勞禮略於飲酒也已下皆記禮之異者又遂無筭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賓坐奠觶於其所擯者遂受命於主人請坐主於賓賓降說屨升堂矣不言遂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筭爵又無司正注云使擯之而已不立之羞注又推經之所未詳者皆殺於飲酒之正禮也無介勞略也司〔疏〕正義曰知司正爲賓者以司正是庭長故以爲賓也正爲賓〔疏〕敖氏云是禮雖主於司正未必以司正爲賓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是其徵矣盛氏世佐云司正羞以州長爲之諸侯之州長士也此乃大夫燕士之禮敖氏所引左傳羞大夫族飲禮故以異姓爲賓非此比也當以注說爲正方氏苞云據經文以告于先生君子兼召知友羞先生君子又不可既不可屈爲司正之介知友又不可不殺市買若因所有可爲介而先於先生君子故無介爲安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不殺不特殺也敖氏云無介不殺皆貶於飲酒〔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案敖氏薦脯醢羞同也不殺則無俎無介勞注云薦同雖非引鄭注然竊疑鄭注羞字亦薦字之誤案賈疏亦作羞集釋楊氏皆同則注自作羞不得因敖氏而疑注亦作

薦也羞唯所有（正義曰羞字承上言之謂薦脯醢所用之羞在所有何物則用之）飲酒正禮用之狗胾此不殺則無徵（徵召）正義曰賈疏云昨日正行禮之餘則召知友故言徵唯所欲也

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先生不以筋力爲禮於是可以來）正義曰敖氏云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者召不召唯所欲（疏）也亦使人告之云可者嫌其禮輕不必來若否則但語告者以復命於主人先生君子若與其位蓋如遵方氏苞云但以告而不敢請來與否聽焉敬老尊賢之意也鄉先生外別有君子以是知先王興賢育材有不敢強以仕者必如是而後禮賢之義備也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春秋戰國時猶有周豐段干木泄柳之儔爲時君所不能屈周公之敎思可謂無窮矣周之士不告以禮輕不敢復煩尊者盛氏世佐云鄉者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興賢之典先生與有勞焉而昨日之禮乃不以告何也蓋正行禮之時酒清肴乾賓主百拜非强有力者不能勝也敢以是煩長者乎故不以告也但使人告之蓋不敢必其來也也至是則禮已輕矣又不敢請而也蓋如此褚氏寅亮云注云徵召也告請也召之與請不但見尊卑之等差且見召者必欲其來也而請者聽其自主蓋既殺於正禮則不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王氏引之云上文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賓介處士賢者即國中有盛德者也然下文云賓介不與則處士有德者但爲鄉飲酒之賓介而此日不與其事豈得復告於處士有德者乎君子蓋即上文之諸大夫也鄉飲酒之日諸公大夫或來或否其不來者則可與於此日之息司正故必以告焉鄉飲酒義曰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士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此鄉飲酒諸公大夫謂之君子之明證士冠禮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鄉大夫則此所謂君子也士相見禮凡侍坐于君子又曰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注云異爵者謂卿大夫也卿大夫則君子曲禮曰侍坐于先生又曰侍坐於長者廐無不侍坐於貴人之理所謂君子者即卿大夫也蓋卿大夫之已致仕者爲先生未致仕者爲君子經言告于先生君子者鄉黨莫如齒先生七十而致仕其齒最長故先之也鄉射禮之鄉先生君子義與此同彼注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亦失之賓介不與禮瀆則變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變仕者惟賓介示眾賓尚有與者與爲預（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豫通解作預今案敖氏亦云作豫古文與爲豫○敖氏云不敢以輕禮溷昨日之尊方氏苞云不古文與者上經曰徵唯所欲則必德行道藝爲主人所心許然後召之非眾賓皆與也人情於得失榮辱

之介可徵其器量使周旋於鄉先生君子之前則有不能自掩者矣此與以五物詢衆庶之義同鄉先生君子徵辨其德器衆庶明徵其行藝皆所以振興羣士以爲後舉所依據也若賓已受正而又以飲食之道召之則褻矣古文與爲預詳士昏禮我與在下案士昏禮鄉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注皆云古文與爲豫作豫則此亦當作豫作預誤也鄉樂唯欲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正義曰放氏云鄉樂者亦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疏凡國風皆是也惟欲者唯其所欲則使工歌之不如昨日之有節矣也蓋亦純用鄉樂之異者耳國風爲大夫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禮盛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息司正禮輕故唯用其正樂耳鄉射禮云一人舉觶遂無筭爵然則工入之節其在無算爵之時乎

右拜賜拜辱息司正此條張氏鄭注句讀無今補

記

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疏正義曰注而復宿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疏戒校勘記云復徐

本集釋俱作又與疏合通解楊氏俱作復張氏爾岐云注曰先戒而又宿戒案釋文復字注曰而復同此又必復字也今案賈本作又陸本作復自不同耳張氏鄭注句讀作後以肛改也云鄉鄉人謂鄉大夫也者敖氏云鄉鄉飲酒也不言飲酒省文耳孔子曰吾觀於鄉王制曰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其徵也於此云鄉者如燕禮記先言燕特牲禮先言特牲之類也張氏爾岐云鄉謂鄉飲酒之禮注指人恐義不盡方氏苞云記曰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又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蓋古者唯飲酒之禮名曰鄉以鄉大夫興賢能退而以五物之禮詢衆庶黨正正齒位皆鄉禮獨言鄉乃可以該之其不言主人何也以經有明文兼明所就謀賓介之先生亦朝服也案注以記朝服而謀賓介主鄉大夫也然記鄉字總此一篇下不言主人方氏謂經有明文是也經與記非一人所作古蓋別爲一卷每篇題其名以別之不與下文連讀也敖張諸說皆確云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韠白屨者李氏如圭云冠玄端玄冠玄端也冠與衣帶同色屨與裳韠同色敖氏云謀賓介如飲酒之始故卽服其服經不見其服故記明之云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後宿戒者張氏爾岐云宿戒之者將其人容有不能令得肄習今鄉飲賓介皆使賢而能爲禮者故不煩宿戒也方氏苞云興賢能國政也惟其人之可無事宿戒故及期而速之賓惟禮辭盛氏世佐云能賢能也使能者卽周禮鄉大夫職云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是也變興言使者合衆而尊

寵之謂之興此以鄉大夫尊士卑又其所治故云使也夫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一有不肖者得倖進則始矣介亦後年擬貢者云皆使能蓋其愼也不宿戒者謂如士冠禮之類三日前戒賓至行禮前一日又宿之而此則否也所以然者冠禮筮日筮賓若不先期告戒恐其至期或以他故不至則不能成禮故須戒而又宿鄉飲酒之禮則三年一行必於正月煌煌大典誰不聞之況幼學壯行之素志詎有以他故而不至者無事數數而戒宿也蓋冠一家之私禮而鄉飲一國之公禮此其所以異也二句義不相蒙先儒乃混而釋之殊失經意若謂此以使能故不宿戒則凡禮之宿戒者所使者皆非能者乎知其不能則不必使使之而又逆料其不能不敬孰甚焉且古之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冠禮又其習見者亦何所不能而必宿之邪案盛氏說能使能固以能即指賓戒也敖氏之說亦不誤

右記鄉服及解不宿戒

蒲筵繭布純筵席也〔疏〕正義曰賈疏云公食大夫禮云蒲筵繭布純此不言常文不具也倍尋曰常丈六尺也敖氏云此不言常則其度或短焉繭布純緣也〔疏〕正義曰云冪宋本釋文作鼏案當以冪爲正○敖氏云賓至徹冪臣禮之節也士昏禮夫婦入于室贊者徹尊冪特牲禮尸即位而徹尊冪皆與此異方氏苞云凡事皆於諸篇互備此經通例也尊有蓋蓋上加冪冪上加勺又反之以覆勺此篇及鄉射皆賓至即徹自獻酌至禮終不再覆祭則陳饌時徹冪酌奠隨覆之神事之尤宜潔敬也故酬尸之後獻酬相繼無復神事則徹而不覆賓祭之尊惟有司以時啟冪而已燕大射更有執冪每酌於膳尊旋啟而旋覆之敬君之禮不異於享神也觀散尊徹冪則不再覆其義顯然矣燕禮至無筭爵君命徹膳冪亦不再覆以酌無算不可以旋啟而旋覆也韋氏協夢云綌冪葛之麤者綌冪辟君禮用綌冪其牲狗也狗取擇人〔疏〕正義曰敖氏云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鄉飲與燕類也而燕於君禮爲差輕鄉飲於臣禮爲差重故牲亦不嫌其同亨于堂東北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鄉飲酒義亭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祖猶發也敖氏云言煮也堂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亭焉凡學宮惟一門故牲爨不於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也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郝氏敬云易象艮爲狗東北艮方陽氣所發生飲以養主故用牲用狗亭於東北象陽也鄭解牲狗爲取其擇人迁也

爵其他用觶爵尊不〔疏〕正義曰敖氏云其他謂酬及舉觶之屬也然記之文意似失於不備夫酢亦用爵也何獨獻哉此上篚之爵三觶一下篚之觶三張氏爾岐云其他謂酬及旅酬奏氏蕙田云酢亦用爵記但言獻者酢統於

獻也敖氏議記文之不備過矣淩氏釋例云凡酌酒而飲之器曰爵爵者實酒之器之統名其別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散士冠禮疏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對爵觶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一豆矣後鄭曰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鄉飲酒記獻用爵其他用觶鄉射記同此爲鄉飲酒鄉射而言也若燕禮大射雖獻亦用觚宰夫爲主人辟君也至於酬旅酬無筭爵則同用觶矣特牲禮主人初獻尸尸酢主人主人獻祝獻佐食皆用角注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是也又大射司馬獻獲者則用散經云利洗散特牲佐食獻尸則用散經云司馬正洗散于篚是也特牲及祝知儀降實散于篚是也特牲記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酌眾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迎接竝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以觚爲加爵因以致於主人主婦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此無疏敖氏曰二觚者長兄弟既則更之以酢於主人也說與注異經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眾賓爲加爵亦當用觚注說是也觚卑於觶故代君爲主人之獻酢用觚殺於正主之獻酢用爵又卑於觶故於獻酬用爵觚也若夫醴用觶而不用爵觚者醴事質故也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挺猶臘也鄉射禮曰祭半臘臘長尺有二寸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修置者左朐右末（疏）正義曰注今本釋文猶臘本亦作臘張淳識誤載臘字而缺其說葢從釋文作通解楊氏俱有左字云挺猶臘也鄉射禮曰祭半臘臘長尺有二寸者李氏如圭云脯橫則爲從也脯五挺通祭而六爲祭也云橫祭是五挺者縮邊也然則邊亦有首尾歟張氏爾岐云薦脯用邊其挺五別有半挺橫於上以待祭脯本橫設人前橫祭者於脯爲橫於人爲縱蔡氏德晉云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也邊實五挺皆橫設所謂左朐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案挺臘皆有直義爾雅釋詁云挺直也鄉射記注云古文臘爲蹊今文或作臘或通作腊皆其類也脯乾則直因謂之挺或謂之臘其義一也云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者敖氏云左房東房也有左房則有右房可知陳氏祥道云鄉飲酒薦脯五挺出自左房鄉射邊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夫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相類葢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淩氏釋例詳士冠禮

儀禮正義七

俎由東壁自西階升亨狗既孰載之俎饌於東方

疏正義曰上云亨于堂東北而不別言陳俎之處則是俎亦未離於其所也故其設時由東壁而來必言由東壁者嫌俎當自門入也云自西階升者明賓主同郝氏敬云亨狗于堂北熟而實於俎故自東壁出由西階升堂也韋氏協夢云俎爲賓設故升自西階

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肺皆離皆右體進腠凡牲前脛骨三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膊胳也尊者俎卑骨卑者俎尊骨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上骨有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捜也〔疏〕正義曰朱子云印本腠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胳作骼無音疏又云有臑肫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刪去敖氏云今印本與石經胳上有肫字案疏云介用胳又云或有肫胳兩言者云又釋文此處無肫音至下乃音之今據釋文與疏之前說則胳上固無肫字又考疏之後說則是作疏之時或本已有兩言肫胳二字者矣是葢後人妄增之而當時無有是正之者故二本竝行其後石經與印本但以或本爲據所以皆誤今從通解刪之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俱有肫字通解敖氏無案賈疏云肫胳兩見亦是也又前疏云下有介俎脊脅肫胳仍有肫字則賈氏所據之本雖無肫字注必明言肫與膊之爲一其不言則鄭所據本無肫字可知也別本葢以注之膊胳即肫胳因加肫字於胳字上唐石經不

察遂從其本要當以陸賈爲正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仍加肫字宜爲盛氏所譏也進腠校勘記云釋文作奏云本又作腠注膊胳也校勘記云盧文弨改膊爲膊案膊即肫字說文肫面頯也从肉屯聲膊切肉也从肉專聲皆非脛骨之義葢假借用之專肫同音膊肫同字今注疏刊本既誤作膊膊以專爲聲不得與肫同用周禮醢人豚拍杜子春讀爲膊案段氏說文注曰儀禮牲肫骼假借肫爲膊字也膊該全脛如禮經之言肫膊是也禮經多作肫或作膊皆假借字以骨爲上校勘記云上徐本集釋無其字今文胳作骼集釋作爲與疏標目不合○敖氏也集釋通解敖氏俱作肫注謂其本云皆脅肩臂胳也凡肩脅不謂之體右體者吉禮所尚故於三俎用之肺在後者便其取之也凡俎橫設其後皆於所爲設者爲右方氏苞云先脊脅而後肩臂何也鬼神不饗味而貴氣臭故骨體以次升生人所食惟肺脊從其質也賓禮所齊惟肺而骨體之陳亦以平時所舉爲先用別於神享也淩氏曙例云凡牲皆用右胖惟變禮反吉用左胖鄉飲酒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肺皆右體進腠鄉射記賓俎脊脅肩肺主人脊脅臂肺介俎脊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少牢禮實鼎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注上右胖周所貴也又云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注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又云下利

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司馬枇羊亦司馬載右體又云司士枇豕亦司士載亦右體此吉禮皆用右胖也是凡牲皆用右胖也既夕禮大遣奠陳鼎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豕亦如之注反吉祭也士虞禮豚解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又云升腊左胖髀不升是變禮反吉始用左胖也至於特牲記賓骼注骼者下尸也有司徹俎左骼者亦下尸也主婦俎羊左臑主婦用左體者因阼俎無體故下主人也此皆禮之殺者故不用右胖也又案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言與載皆合升注合升合左右胖升於鼎也士喪禮奠陳鼎其實特豚合升去蹏注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冠禮若殺注凡牲皆用左左右體升於鼎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斂人道之終故皆合升左右胖異於他禮也又士冠禮若殺注凡牲皆用左胖疏云特牲少牢皆用右胖為歸胖用左則用右而祭之而言也此云用左鄭據夏殷之法與周異也竊謂注凡牲皆用左胖當作右胖左宇荅傳寫之誤疏以若不醴則醮用酒如夏殷冠子之法故為此說以遭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其胖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注凡牲前脛骨之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臑胳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者郝氏敬云凡俎貴骨貴正與前脊正骨也脅骨骨貴主人次之介又次之胳後脛骨也賓骨用貴主人次之介又次之胳

氏云今俎用胳者欲以臑為諸公俎肫為大夫俎也遵者若多則自三以下皆用左體是亦示其相下之意也若無遵者介俎猶用胳不為之變也案李氏集釋張氏鄭注句讀本胳上皆有肫字故其說稍異李氏云周人貴肩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大夫雖尊不奪賓主正禮其俎用臑肫卑於主人而尊於介介用胳若大夫一人則介得用肫故介俎肫胳兩見張氏曰肫胳即注膊胳後脛二骨也賓主俎各一體而介俎肫胳竝言者以肩臂之下雷其貴者為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臑而可用肫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臑與肫而介用胳用體無常故肫胳兩見也盛氏世佐云介俎用胳正也不以遵者之多少而有所變若謂有一大夫則介用胳然則無大夫則介當用臑矣經何以不云介俎脊脅臑肫胳肺也且有三大夫則介更何所用乎其說固不可通也引祭統者明骨有貴賤而俎之尊卑視之也其本也者郝氏云周人尚肺上也云今文胳作骼者胡氏承珙曰說文胳亦下也即腋字亦部云人之臂亦也骨部曰骼是許書於胳骼二字有人獸之別儀禮古文作胳今文作骼鄭於鄉飲酒從古文於有司徹從今文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經言牲體獸骨自明不必作骼始瞭非同說文字書專明一字本義也段氏說文注胳下曰禮經特體之胳今文作骼鄭出古文於注是注從今文也許訓胳為亦下訓骼為禽獸之骨是從古文禮不

從鄭也又禽獸之骨曰骼注云案骨當作體許據儀禮十七篇故云禽獸之體曰骼也儀禮多言肫胳亦作膊皆說文之膞字也骼亦作胳於人曰體也牲前是體三曰肩曰臑曰臂於人爲左肩下臂上也後是體三曰胳曰膞曰臑禮牌賤不升故經多言肩臑臂膞者蓋四肘以下爲貴也胳是本字至埤蒼乃作骼廣雅字林變作骱又或作骹魚虞歌麻通轉之故也云曰骼曰骵者所以別人禽之異名肉部曰臂羊豕曰臑是其例也許案十七篇爲言故不敢謂骼爲人骨也案段氏兩說自異當以骼下爲正鄭於此經曰今文胳作骼段以爲今文作胳古文作骼顯與注悖肉骨偏旁古多通用如腸或作觴徹從今文以其通用可便作耳段以注從今文非也許君據十七篇爲言故謂骼爲禽獸之骨以禮經所言骼皆主牲體言也許君於禮多從今文確有可證段必以許從古文禮不同鄭誤矣說文於胳曰亦下於骼曰禽獸之骨分別言之其實骼胳一字也

右記器具牲羞之屬

以齊拜者不徒作作起也言拜既齊者疏正義曰賈疏云拜受不徒起必酢主人法齊者有不酢主人法

故此是拜既齊起以酢主人者也敖氏云以齊拜蓋指賓主介遵既卒齊而奠齊拜者也既拜而興則與飲己者爲禮故曰不徒作然此拜乃前禮之節其意未必與後禮相通記乃合之以生義似失之又經言奠齊世佐云以齊拜者謂凡奠齊事無空起也試以經文考之蓋一一不爽如主人獻賓賓之告旨也坐奠齊拜執齊興是以齊拜也下即云賓西階上北面坐卒齊是不徒作也其拜既齊也亦然又如賓酢主人主人坐卒齊興坐奠齊遂拜執齊興是以齊拜也下文即言其再拜崇酒之事是不徒作也以是推之凡介遵之禮皆然至於獻眾賓以齊拜也下云授主人齊降復位是徒作也凡拜必奠齊記乃言以齊拜不言奠齊拜何也凡拜畢即執齊興者謂之以齊拜不執以興者謂之奠齊拜則有徒作者矣如介酢主人主人坐奠齊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阼階是其徵也若夫拜受齊之禮先拜而後受齊方其拜時齊固未入手也不得謂之以齊拜注專以拜既齊訓以齊拜以酢主人訓不徒作固偏敖氏雖兼賓主介遵而言然但指其卒齊之拜亦未備且未知奠齊以齊之分而反疑記失豈不謬哉案下文有拜既齊故注揆下爲言知以齊拜謂拜既齊也

坐卒齊者拜既齊立卒齊者不拜既齊

降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鐍唯工不從此禮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蓋於卒齊之時見其拜不拜

之意坐近於拜故當拜則坐而飲不當拜則立飲也是二儀其例耳又此與下條惟以鄉飲鄉射之禮言之則可若推於他禮則有不盡然者矣云惟工不從此凡奠賤不拜既齊無目不使立卒齊耳

者于左不飲者不欲其妨〔疏〕正義曰賈疏云謂主人酬賓之觶主人奠於薦右客奠之於左是不欲其妨後奠齊也〔疏〕始二

將舉于右便也義曰賈疏云謂若上文一人舉觶爲旅酬二人舉觶爲無筭齊始皆奠於右是其將舉者於右以右手舉之便也李氏如圭云少儀曰客齊居左其飲居右介齊酢齊僎齊皆居右客齊主人酬賓之齊也

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疏〕正義曰於三人之中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爲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疏義曰故氏云主人獻衆賓惟於始長者一人爲之洗經云主人取齊于曲俎下降洗是也一人辭之者禮主於己也張氏爾岐云主人統爲衆賓三人長一洗一人進與爲禮餘二人不敢往參非又爲經文洗升實爵後始言衆賓之長升拜受二人各一洗也又案經文未升堂其辭洗亦自階下東行辭之疏於者三人此時三人尚未升堂其辭洗亦自階下東行辭之疏於

前經以主人揖升爲揖衆賓唯有一洗蓋以衆賓之長一揖衆賓升以此辭洗爲降辭皆誤盛氏世佐云案經文主人獻衆賓之長一人也故此人辭之餘二人竝不爲之洗何辭之有注誤

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賢者衆寡無常也或立者東統於堂或統於門立者堂下衆賓也東面北上統於堂也賓多東面立不盡門內面北上統於門也敖氏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賓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衆賓若多則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者相繼當西上云東上者猶賓厲南鄉而以東爲上說者以爲統於主人是也敖氏故東爲西似未達此義注云統於門亦未的確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疏〕正義曰注以明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薦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樂正位面階東〔疏〕薦守○敖氏云此樂正乃公有司非衆賓也又不立北面於西方嫌其禮異故明之張氏爾岐云樂正本主人官屬故以齒於賓黨爲尊之盛氏世佐云經文獨衆賓之時不言樂正故記之立者亦謂堂下衆賓也方氏苞云舉樂正司正之薦而不及弟子卽他日可爲賓介列衆賓者也有司

與酬則弟子可知矣不言與
薦則酬見言酬則薦不見而或疑於無薦也凡舉奠三作而

不徒奠謂獻賓獻大夫疏正義曰敖氏云言此者明獻禮事無
有不薦者也注云獻賓謂賓介及眾賓也云獻工兼笙者也郝氏敬云舉奠者
賓不徒奠謂樂作也禮成於三三奠既備禮宜少變遵者可入放於三奠既作則遵者不入盛氏世佐云
遵者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樂作起也三作謂奠奠之後復取之而起
舉奠謂初取奠於篚也作起也三作謂奠奠之後復取之而起
三次也徒空也不空奠謂實之以酒此禮獻賓獻大夫皆然故
云凡試以獻賓禮證之經云士人坐取奠卒洗是一作也既又因
也既因辭賓降而奠賓復位後
因對賓辭洗而奠賓復位後復坐取奠卒洗是一作也既又
荅賓拜洗而奠盥後復坐取
荅賓拜洗而奠盥後復坐取奠興適洗是一作也既又因
之不拜洗則少盥後一作矣獻眾賓無辭降之文則又少賓對
後一作矣記此者欲見獻賓及大夫禮降不與介以下同也鄉
射記此句在凡奠者于左之上見獻賓禮也此記於樂作大夫
不入之上見獻大夫如賓禮也獻介及眾賓皆仍獻賓之奠
不得謂之舉奠獻大夫則易奠故得以舉奠統之也注於記中
凡字而字俱無所發明且獻之有薦經文明白何待記乎郝說
初讀之似有理及細考之亦非鄉射禮無介獻賓及眾賓後即
遵入而樂作矣是舉奠二作而不徒奠也何以彼記亦云舉奠
三作而不徒作也何以彼記亦云舉奠
證之則其紕繆顯然矣方氏苞云此謂

無筭爵也古者于旅也語既受三爵則必以善言相告戒或歌
詩以見志如以不徒作爲薦則眾賓皆有脯醢立者皆薦安得
以獻賓獻大夫獻丁爲三舉奠且又去介而著工乎案此記人
咎爲說似皆未得其旨注謂舉奠奠爵爲獻賓獻大夫獻工不徒奠
謂皆有薦然獻介獻眾賓亦
謂皆有薦然獻介獻眾賓亦皆有薦遺介與眾賓而謂賓大夫
與工之獻爲舉奠三作未見其合也盛氏專以獻賓獻大夫言
雖傅會三作之文然以易奠爲舉奠仍奠爲非舉奠似亦未得
經意至郝氏方氏自立新說尤於經無當也今案記言舉奠爲
一人舉觶言也云凡兼二人舉觶言也試以經文證之經言
一人舉觶于賓云賓觶于西階上坐奠奠遂拜執觶興是一作
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觶興是二作也又云坐奠觶遂拜執觶興
是三作也是所謂舉奠三作也不徒奠者謂其必實觶也二人
舉觶之禮亦同一人舉觶鄉
遵者條之上此記在樂作大夫鄉飲酒奏樂條之上鄉射在賓若有
射記此句於凡奠者于左之上者承上坐卒奠拜既奠立卒奠者不拜既
者拜既奠者于左之上坐卒奠
後樂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賢者疏不入敖氏云此謂大
賢者也樂作之時不可亂之故不入若樂既作則獻工與笙矣大
者也樂作之時不可亂之故不入若樂既作則獻工與笙矣大
夫之獻又不宜後於工也褚氏寅亮云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之節
夫之獻又不宜後於工也褚氏寅亮云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之節
樂未作前爲時亦無幾注言後樂賢深得禮意敖氏謂樂作則
獻上大夫之獻不宜後於工然則大夫專爲自己獻不可後而

樂作大夫不入

不入也失之遠矣　獻工與笙取齊于上篪既獻奠于下篪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三齊獻賓介衆賓一獻工與笙三齊　疏笙二獻大夫三也敖氏云既獻工則奠於上篪既獻笙乃奠於下篪也不仍用獻大夫之齊者節異則不相因也既獻大夫而酢則奠齊於西楹南又案注云獻大夫亦然者惟謂亦取齊於上篪耳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獻笙固於西階上矣復記之者嫌上文無　疏亦於阼階上拜送敖氏云此記乃與經同者特因上文而言耳注云古文無上者胡氏承珙云案經言十人獻笙于西階上則獻諸西階上此亦當有上字故從今文

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射則磬在東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在堂上兩階之間東西古文縮爲蹙　疏節也注云縮從也霤以東西爲橫南北爲從者李氏云縮霤者上當堂之南霤於霤也前霤南北節也凡東西爲橫南北爲從南霤則以東西爲從謂之縮霤敖氏云縮如縮組之縮縮霤者縮氏敬云霤榱間承霤也縮亦於阼階上拜送敖氏云此記乃與經同者特因上文上者胡氏承珙云案經言十人獻笙于西階上則獻諸西階上此亦當有上字故從今文也縮霤者當霤東西設之於霤爲從於堂岐云周禮小胥掌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宮縣四面皆縣如宮有牆也軒縣去其南面判縣又去其北面特縣又去其西面特立一面而已鐘磬編縣之十六枚在一虡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而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此鄉飲酒本諸侯卿大夫合鐘磬俱有而直有磬者以方賓賢俾從士禮也敖氏云此禮特縣則有磬鐘鏞及鼓鼗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且可以取節於霤故也陳氏暘曰磬之爲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器也蓋其用編之則雖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虞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鐘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而已爾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爲之齊量其雅大磬謂之毊周官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鐃鼓倚於頌磬面絃則所謂絃者其編磬之繩歟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氏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簴謂之堵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耳謂之取其數可乎典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齊量則編鐘編磬不過十二耳謂之十六石磬十六枚未必非成帝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簴簴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盛氏世佐云編磬之法經無

明文可考鄭云十六枚取象八風而倍之也服子慎云十九枚取十二辰加七律也唐李沖用二十四枚取十二律倍聲也大抵用正樂用十四枚取五聲二變之倍數也諸說紛如鄭公之言頗與樂緯四清者半律也十二律之數也四清者半律皆有半而此缺其八且無變律之數也四清合二八一六十四律加四清合二八一六十二律之蓋以十二律皆有半而此缺其八且無變律朱子嘗譏其法太疎略而用有不周則其非古制明矣馬氏端臨善李沖所用謂其上不失之四清下不失之二變然考朱子之法有三十六聲去其不用者八音亦當有二十八聲李氏僅取十二律正倍之聲而不及其變與變半則猶未備也唯踝氏以周禮典同之文定爲十二枚其議發於范鎮最爲有據尚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則鍾之應乎十二律也古矣大者如此小亦宜然陳氏之言始得之矣古文縮爲蹙者朗氏承琪云說文縮蹴引也蹙與蹴同曲禮以足蹴文選羽獵賦注云蹙蹴古字通經典蹙亦有縮義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傳云蹙蹙縮縮通惟禮經縮多訓從今文作縮故鄭從今文王氏引之云東而可謂之縮當從古文作蹙蹙近也磬折也縮當兩階之閒其北則儐矣磬非折也蹙者近於儐故曰蹙儐考工記工人夫角之本蹙於斗而末遠於斗而不休於氣夫角之末遠於斗而不休於氣鄭注曰蹙近也正與此蹙字同義縮乃蹙之假借耳江氏筠云此經本未及樂縣故記亦不於縣致詳其言此者特以經有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之文本顯磬南之所枉兼不辨磬之拚磬之爲從爲橫亦無以見笙之去堂遠近故特明之謂爲論樂縣磬鐘鏞及鼓鼗說爲得之其云縣者非也敖氏謂此禮特縣則有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也則所見猶未達耳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

席前上升由上升由下降由下疏於經云凡者似爲不見者言也二席南上升降當由下其降則似失之且經于主人之酢云必皆自南方也乃言凡何與方經有明文而記復舉此何也主人之降席無文介之降席雖見於受獻而將徹俎賓主介降席皆不自其方故舉此以著升降之凡例而賓降席之方亦可於升席自西方此類而得之矣豬氏寅亮云此正禮也郎康成所云升由上也其主人受酢而自席前適阼階上是其降亦未然則此記是正禮何以注亦云由便升以自下爲正焉猶身在席正中上而下爲便因其便而禮節生焉故者言也若身在席北而必拘由下之禮則反躐席而不便矣故注兩由便須如此分別看乃得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何歟蓋與彼升降皆由下之說不合故并記駁之耳夫駁記以申其說何所不可司正既

舉觶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獻因其舉觶獻酬於別於凡旅不洗敬禮〔疏〕正義曰凡尊卑其黨凡旅不洗殺也〔疏〕眾每人而洗日不暇給矣注說未安不洗者不祭不絜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承上文惟爲旅者既旅士不入後正禮也既〔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士本爲觀禮來敖而不及與賓介同來者也經不言士入之節而記見此則未旅以前皆可以入也士賤於大夫大夫可以不獻然不與旅酬則與主人之贊同故不與旅則不入矣云此士亦主人請之爲眾賓或有故堂下者也其入則以齒立於西方主人不迎盛氏世佐云此士謂有齒命者周禮典命職大國次國之士一命是也其入也以觀禮亦遵者之類也大夫尊當與於獻故其入以一人舉觶爲節樂作則不入矣士賤於大夫故不得與於獻然非主人之官屬故得與於旅其入當以司正舉觶爲節既旅則不入矣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卽此經所貢之賓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司馬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徒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齒之齒謂命爲大夫士也然則此士與眾賓固不侔矣敖氏一之誤甚且謂未旅以前皆可入皆非也其位亦在堂下東面北上與眾賓齒黨正職云一命齒於鄉里是也褚氏寅亮云敖氏謂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同其失與解大夫不入一也

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以送〔疏〕正義曰校之禮他人無事者皆不入門張氏爾岐云從者從賓介遵者來者主人之俎以東藏於〔疏〕正義曰東方〔疏〕於賓介遵者之俎云出授從者而主人之俎不云授主人之贊者則是受者爲主黨弟子無疑矣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見命之〔疏〕降及階陔作張氏爾岐云命擊鼓者賓出至階其節也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其面西上統於遵也敖氏云有諸公則大夫位於此尊諸公也

不與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俎者面北上統於堂也與及也不及謂不獻酒〔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贊者蓋以學中之有司及私臣爲之西面之位其在洗東南歟與謂與其禮也下言無筭爵然後與則前此所謂不與者獻及旅酬也是句似有脫文位面面且不與旅酬亦飲酒於學之禮異者也特牲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眾

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盛氏世佐云記文雖似錯雜然皆依經文之序鱗次櫛比固秩然而不紊也間有數節之議該茲一記則或見於前或見於後俾讀者得以參考要未有淩亂隔越而不相比者此及下文一條以經文訂之當在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之下否則依既旅士不入之下今在此葢脫簡也不與者謂薦與旅耳今乃綴之於末與上文之言薦言旅者隔越不屬則所謂不與者竟不知其何所指矣敖氏疑有脫文而不知其爲脫簡殊未深考敖案主人之贊者總記助主人理事者與上若有諸公條皆屬總記不依經次故引於末此云不與下云無筭爵然後與則不與之爲不與旅酬不言可知盛氏謂上文隔越不屬則不與竟不知其何指亦未說記文而細繹之也敖疑脫文盛疑脫簡其失正同淩氏釋例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又云無筭爵然後與是不及獻酒者不與旅酬也禮記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是無筭爵之節也考亦引鄉飲酒記證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孔穎達正義鄉飲酒旅酬辯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注辯辯衆賓之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者鄉射旅酬辯遂酬在下者降奠于篚注在下謂賓黨也是旅酬不及衆賓以下也燕禮大射公爲賓旅酬云大夫辯受酬如賓酬之禮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爲卿爲大夫旅酬始云卒受者以齊與西階上酬士又云士旅于西階上辯

注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蓋前主人獻士時祝史小臣師及旅食者皆與故注云然也特牲禮祭畢飲酒賓旅西階一觶長兄弟旅阼階一觶竝衆賓及衆兄弟交鄰以辯特牲記又云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前主人獻酬亦不及衆賓衆兄弟內賓以下也有司徹旅酬尸主人侑相酬畢至于衆賓遂及兄弟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齊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前主人獻酒辯及私人故旅酬亦辯及私人也皆不及獻酒者不與旅酬者如鄉飲有獻而不與旅酬與鄉飲酒記合也亦大射獻獲者獻釋獲者是也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工獻笙鄉射釋獲者爲射而獻非正獻之禮故不與旅酬也燕禮大射獻庶子獻左右正內小臣亦不與旅酬者獻庶子獻左右正內小臣亦庄爲士旅酬之後也無筭爵然後與及之疏正義曰賈疏云以其主人之云此遠下於賓黨也鄉射禮曰無筭爵執觶者皆與旅酬觶亦主人之贊者也方氏苞云特牲記公有司獻次賓此則與酬而不獻何也彼以公有司而助己之私祭義近於賓此以公有司給公事義不得比於賓也特牲私臣獻次兄弟此無獻并不與酬何也士之入治之者也賓興之日可使私臣與賓客同獻酬乎事各異則義從而變也鄉飲義旅酬終於沃洗者與此經異何也彼所釋黨正之飲酒於序以正義禮正齒位也故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以聽政役而豆之數各以年爲差安得以混賓興之禮乎案鄉飲酒義終于沃洗者爲無算爵之節非與此經異也方氏誤與敖氏同

右記禮樂儀節隆殺面位次序

元和管禮昌校
漢州張祥齡校

儀禮正義八

江寧楊大堉雅輪補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射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十一小戴及別錄皆第五 〔疏〕正義曰儀禮釋宮曰案鄉射有二一是州長會民習射一是州長射於序爲少異耳張氏爾岐云據是鄉大夫貢士後以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鄉射鄉大夫是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兇中士鹿中又鄉大夫射於庠州長射於序爲少異耳張氏爾岐云據注此州長習射而云鄉射者周禮五州爲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又鄉大夫比興賢能訖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故名鄉射禮也吳氏廷華云此當兼鄉大夫州長之屬故亦曰鄉敖氏曰鄉射之射言注疏各舉其一耳州鄉學宮飲酒而習射也此與上篇大同小異惟多射一節耳亦飲酒而但以射言者主於射也郝氏敬云洪荒之初禽獸逼人聖王以弧矢爲威教民自衛其來尚矣此男子之業故古者天子至庶人莫不有事於射比其微也相角而爭聖人制爲禮以教之讓於是乎射禮興焉其爲鄉射何也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爲鄉大

夫賓興鄉射爲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敦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昏以士飲酒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之意鄭謂鄉飲於庠庠鄉學習射於序序州學庠序同地異名養則爲庠射則爲序豈養老一學習射又一學也盛氏世佐云此篇陳天子之州長春秋習射之禮鄉老及鄉大夫賓賢能訖亦用此禮詢衆庶侯國亦如之注專指諸侯之州長似未備先儒或曰爲士大夫習射之通禮非蓋以禮屬民而讀灋飲射皆有民社者之責也豈士大夫平居所常行乎士大夫相與燕飲其事有類於射者投壺是也又案庠序之說經傳各異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爲鄉學矣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州長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爲州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術有序術鄭讀爲黨學矣鄭說蓋本諸此又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序別立序凡六鄉遂孔疏云此蓋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遂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庠也又云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也又云庾氏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孟子則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夫鄉學之設但聞鄉黨殊名不聞殷周異號且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明堂位亦云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然則國學之名亦代不相襲矣乃云三代共之此皆不可曉朱子通解學制篇既並列諸說而斷之曰孟子說與上下數條皆不合未詳其故又云古者教人其立法大意皆萬世通行不可得而變革若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則自經言之外出於諸儒之所記者今皆無以考其實矣然不敢有所取舍姑悉存之讀者亦不必深究也斯言眞得闕疑之旨矣然以諸說之時世先後考之竊謂當以鄉飲酒義及周禮之禮爲正蓋周之學制自春秋時已廢不復講故佻達成風子羔作刺魯僖能修泮宮史克至作頌以誇美之及其季世七國兵爭此制益蕩然矣故孟子所至輒憫悼以興復學校爲勸說然其名號沿革之詳容有得之傳聞而失實者又況漢儒攟摭灰燼之餘襍以夏殷之禮何怪其參差而不相符乎乃若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定而鄉飲酒義即儀禮之義疏也亦不容有誤鄭君據此極爲有見郝氏乃執孟子之言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則於鄉學國學之辨尤欠分曉不更爲無稽之譚乎褚氏寅亮云此篇及鄉飲酒敖氏以爲士與同鄉之士大夫飲酒於學宮之禮案之各經義都不合故不可從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主人

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語也出迎出門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已也不謀賓

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射禮先與賓飲酒如鄉飲酒之儀及立司正將旅酬乃暫止不旅而射射已更旅酬坐燕並如鄉飲凡賓至之前賓退之後其儀節並不殊也此下言將射戒賓陳設速賓凡三節皆禮初事○校勘記曰注鄉大夫若在焉鄉誤作卿不言拜辱辱下疏有者字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者賈疏云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爲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之釋官曰案鄭注鄉飲酒義亦以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爲之州長爲士周禮州長次鄉大夫爲之則諸侯之州長當上士爲之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士爲之內則州長也盛氏世佐云主人謂天子即州長稱州伯亦長稱州伯即州藏諸州府伯亦長稱州伯即州及諸侯之州長也若其詢衆庶與則鄉大夫也鄉大夫所居之州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爲主人其戒賓也親之不合使州長疏謂大夫來臨禮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非胡氏肇昕云注云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謂鄉大夫若在州之中則習射鄉大夫主之經所謂主人則稱鄉大夫非稱州長也疏誤會注意宜爲盛氏所駁云戒猶警之也語也者張氏爾岐云賓以州中處士賢者爲之若大夫來爲遵則易以公士方氏苞云賓冠之賓贊始汎戒之前期三日筮之既筮而宿之前期一日告之鄉飲鄉射則並戒衆於即事之日何也冠子私家之事雖前期衆戒尚恐奪於公事與賢能習射則國政也鄉大夫既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衆賓之當與衆公卿大夫之來觀者預備之矣春秋習射其法有常其人有定故可以及期戒速同日而畢事也吳氏廷華云射爲行禮之事最重謂當先期戒賓此與鄉飲俱不言先期亦文省耳鄉飲注乃造作夙與字遂有戒賓與射同同日之說不知戒者先期告之使之致敬何等鄭重若與射同日則召賓足矣何必曰戒此皆因鄉飲酒有不衆戒之說故據之不知彼無所謂使能不衆戒者蓋謂諸職事皆能而嫻於禮故不必衆戒之若以賓言則何得曰使云出迎出門也者盛氏世佐云主人戒賓必詣賓家請之賓出已家大門外迎主人疏謂出序之學門外非云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己也者敖氏繼公云州長教民習射故賓不衆戒而請之爲賓也請下似脫一賓字方氏苞云戒辭而請亦謂致戒辭一同鄉飲酒但不言拜其辱蓋此賓或在朝公士或不仕之君子與鄉大夫所舉賢能不同即或用庠序中學士亦奉長吏之教令而習禮無所爲拜其辱也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兩云賓拜辱此則云迎送者拜辱明其意迎送指其事無異也注說似求之過矣云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者郝氏敬云射必有賓教民序也不謀賓無介禮主射將觀德焉非專禮賓也胡氏肇昕曰此賓能之後將習射以合民儲材不能遽以觀德故注以不謀賓爲事輕也引周禮者鄉大夫職文五

物者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興舞則六藝之射及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馬融論語注曰一曰和志言其平心志也二曰和容言其和威儀也三曰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曰興舞言其中舞蹈也與鄭說異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賓送再拜主人揖賓還射宮〔疏〕正義曰賈疏云射宮鄉庠州序也省錄射事下文張侯等事也無介也其序賓之禮略〔疏〕正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鄉飲有介此無介者鄉飲主於禮賓此主於射序賓之禮略故不立介以輔賓也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近似而未得其情大夫射時難爲耦也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近似而未得其情也謂略於序賓則賓長三人皆得受獻而獨略於介何義乎謂難與合耦則大夫雖眾皆與士爲耦介必學士之越其曹者乃不得儕於羣士而與大夫耦乎益大射鄉射公會大夫燕禮皆有賓無介有介者獨鄉飲酒耳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次比者必有數人故立賓及介而介之禮亞於賓僎眾賓觀感而益自矜奮焉若州長習射則立賓以與主人行禮而倡眾耦足矣無所用介鄉射無介則黨正之正齒位可知大射燕禮則有位者皆在列賢者眾多不可以賓介盡之公食大夫則異國之臣惟

正容當此盛禮而介不與禮以義起各有所當耳案此說可備一解

右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於戶牖之〔疏〕正義曰賈疏云鄉飲酒在庠序有室此據州長射於序以其無室無戶牖設席亦當戶牖之處耳放氏云不言戶牖者此射於序〔疏〕正義曰賈疏云鄉飲酒在庠序有室此據州長射於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牖之閒也明矣凡席於此者皆東上經不悉見之也惟爲神席則西上方氏苞云燕禮司宮席賓于戶西東上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將醴賓改筵東上則凡賓席皆在戶牖閒可知矣下經尊于賓席之東則在戶牖之常位明矣注疏說非高氏愈云賓席南面居尊位也鄉飲酒禮不及布席之面此詳之褚氏寅亮云下經云尊于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戶閒似州序實無室者盛氏世佐云此賓席亦當在牖前經不言者容射於序也鄉大夫射於庠庠有室云牖前可也州長射於序序無室云牖前不可也序何以無室也州之學小於鄉其堂淺去其室壁之限堂斯淺矣無室則無房本記曰出自東房爲射於庠言之也敖氏據此決其有室非序雖無室然其制亦三門五〔疏〕正義曰放氏云眾賓之長三架與大夫士之私室殊而謂席賓於戶牖閒亦非眾賓之席繼而西言繼者甫欲習眾賓亦眾人也繼繼賓席也云繼者明其以次庶未有所殊別

而西衆賓之席亦皆不屬而東上蔡氏德晉云衆賓之席以次相繼而西皆南向當西房之外也注云未有所殊別者褚氏寅亮云明所以相連屬者升降可各由其席之西端不必留隙地也賓既升降由下衆賓同可知韋氏協夢云此所謂繼即鄉飲所謂不屬衆賓之席而拜知席不與衆賓繼又禮以便升降也張氏惠言云西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卿之位在賓西衆賓之席皆在賓之西相繼而西非謂衆賓與賓席相連屬也鄉飲言衆賓之席不屬此言繼而西互爲詳略非有異也方氏苞謂鄉飲興賢能以獻於君使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於興之之日即辨其等列若春秋習射即公士爲賓亦宜與鄉之學士齒無庸過爲區別說似太泥

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

東階疏士位皆然褚氏寅亮云在階上少東而又少南於東序端韋氏協夢云主人席當東序則西面北上鄉飲有介席與主人席對此無介則主人亦無對席矣胡氏肇昕云西序雖無介席而衆賓多則亦席於西序但不得與主人席對耳張氏惠言云記云西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卿之位在賓西西面故有西序之席

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

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尚之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席之東即房戶之閒也張氏也肆陳也疏爾岐云兩壺酒與玄酒篚以貯齊酌尊南東向陳之首在西高氏愈云設尊於賓席之東者賓與主人酌之皆便也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閒此不言房戶閒而言賓席之東者容或有射於序者無房戶可言也賓席隨地而移故依之以見設壺之處且與前互備此古人立言之法

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南北面加勺

洗南肆榮屋翼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下篚亦以貯觶方辟射位也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疏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蔡氏德晉云鄉飲無射事則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者賈疏云周禮小卿大夫判縣者分一肆於兩廂東縣磬面縣鐘若天子之士特縣韋氏協夢云鄉飲酒則縣於階閒今辟射位故縣於洗東北也胥臧云半爲堵全爲肆鄭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鐘磬爲肆諸侯之卿者直東廂有鐘磬二簴爲一肆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故云無

鐘敖氏云縣謂縣鐘磬與鑮於筍簴也鼓鼗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又曰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爲士者之樂皆得縣鐘與磬惟以特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方之縣先磬次鐘次鑮鼓在其南下經云不鼓不釋鐘師職云掌以鐘鼓奏九夏鑮師職云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也然則云掌金奏之鼓鑮明矣褚氏寅亮云小胥云凡縣者知縣亦有是禮亦然則諸侯之軒縣不待言卽天子卿大夫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明文注及疏以義差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磬西縣鐘士則有磬而無鐘也東磬西鐘合之乃成肆就東面分言則均之半爲堵士無鐘直半爲堵而已無鐘則無鑮矣然則陔夏乃金奏之一賓出奏陔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鼓可也集說謂飲射皆有鐘鼓鑮恐未的盛氏世佐云縣編縣也不言所縣者所縣非一等也天子之卿大夫州長遂大夫皆判縣鐘磬二肆諸侯之卿大夫半之州長半之一堵天子之縣正特縣鐘磬一肆諸侯之卿大夫一堵斯禮也實兼此數者故也大夫判縣當東西分列今皆在洗東北者辟君也大射位闕其北唯東面各一肆故於此君禮本合三面皆縣以辟射宮辟之又案春秋襄十一年左傳云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鑮磬皆歌以樂之半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孔疏云以魏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

也知禮法得賜之也據此諸侯之大夫未蒙君賜在私家不得有鐘磬與鑮之樂其有之者蓋出於特典此在公所行禮雖未賜亦合鐘磬俱有鑮未聞據賈疏則卿大夫以下皆無鑮也下經云不鼓不釋則鼓亦有之以其非金石之樂大夫士皆可用也此與上篇皆大夫士之禮敖氏謂引天子諸侯禮釋之誤經云西面則鼓之者東面矣若有鐘在其南鼓又在其南皆面面也鼗間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侯謂所射布也綱持舌繩也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綱卽其足也是也正義曰敖氏云射布而曰侯者王朝射之以威不以取數焉(疏)窻侯遂以名之也諸侯以下則因其名而不改與下綱謂已繫者也綱不及地武則下个亦然張氏爾岐云侯制有巾有躬有舌有綱有綱中其身也方一丈倍中以爲躬中之上下橫接一幅各二丈謂之躬上左右各出一丈爲舌下各出五尺也其持舌之繩謂之綱維其綱於幹者又謂之縗上下各有綱下綱去地之節則丈二寸程氏瑤田云司裘職王及坼內諸侯卿大夫大射皆皮侯臣大射亦張皮侯故司裘注云列國諸侯射之三侯卽引大射儀謂皮侯也據大射儀列國諸侯與其羣侯據射人職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一侯二正士豻侯二正注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三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一侯者二正之侯則天子亦張畫布之侯梓人職所謂

張五采之侯注謂五采畫正之侯是也又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畫獸之侯即此下記所謂白質赤質布侯之等蓋皆以獸畫於布是天子於燕射亦張布侯也下記鄉侯乃此經鄉射之侯而不用下記之獸侯注以鄉侯采法無正文以其爲賓射之類故約之爲二正之采侯也獸侯詳是記者注云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然則雖詳是記而非鄉射之侯也又案鵠正二字散文雖通而實有別故司裘張大侯則曰設鵠大射儀張三侯則曰見鵠梓人張皮侯則曰棲鵠若射人職言正則非皮侯也是以注解鵠字云所射也以皮爲之又云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鞹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其解正字但云所射也以其爲布侯也故孔沖遠齊風猗嗟詩正義云正之廣狹無文鄭於周禮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也盛氏世佐云案鄉侯以布爲之侯中用布五幅幅長一丈廣二尺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寸爲縫諸幅皆以二尺計之又以一幅橫接於中之上下謂之躬躬各二丈其接於躬者謂之舌亦謂之个上舌四丈下舌三丈上廣下狹也合之用布十六丈下綱不及地武則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矣焦氏以恕云侯之上下方左右各有五尺之躬其上方又各有一丈之舌下方亦各有五尺之舌必綴以綱而繫之於兩植而後其侯得牢焉所謂張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侯以左爲尊故事未至則不繫左下綱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下个而以綱束之也下个出於躬五尺中掩之是所掩者二尺五寸矣褚氏寅亮云以左下綱向上斜掩過侯中而束於右上綱故曰中掩束之也張氏爾岐云侯向堂爲面以面爲左射事未至故且不繫待司馬命張侯乃脫束繫綱也盛氏世佐云案中讀如字釋文丁仲反非下舌三丈中掩之是所掩者丈五尺也姜氏訓中爲侯中之中謂掩其中而束之也亦是一解焦氏以恕云謂之中掩者侯中一丈而左方之躬方則適與侯中相掩故曰中掩也不繫左下綱猶若未張者然故下文比三耦之後更曰司馬命張侯也方氏苞云凡經文彼此互見者其見之各有所宜如畫物者司空之屬堂所畫者司宮其升降皆自北階義當於大射見之大射既詳則丹墨尺度升降所由不容有異而鄉射之畫者堂或州之有司或州長之私人不言而可知侯綱去地之數掩束左下綱之度說左繫綱之節義當於鄉射見之俾學士私居習射具知其儀法鄉射既詳則大射惟著三侯之高下與設張者量人與巾車而已聖人制禮審則宜類而使人曲得其情聖人之文隨事異形而揩之各有其地凡互見者皆可以是推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容謂之所以爲獲者御矢也侯道(疏)正義曰注此乏去侯校勘記云乏謂之防說者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也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

此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也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而五步亦謂侯黨之而也然則此乏其南十丈其東三丈乃與侯黨相當與郝氏敬曰乏以皮爲之形如曲屏唱獲者所隱蔽一名容容身於內以避矢矢力至此乏竭故名乏黨偏近也玉藻云侍坐引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步蓋三十丈也而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分則去侯十丈去堂上二十丈也而五步謂去侯而三丈避矢道也張氏爾岐云乏狀類曲屏以革爲之唱獲者於此容身故謂之容矢力不及故謂之乏黨獲也三分侯道而居獲之一偏而者五步此設乏之節也侯道五十步步六尺計三十丈乏居三之一而五步故云北十丈而三丈必於此者取可察中否唱獲聲達堂上也盛氏世佐云此言設之之法也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其南北節也而五步者東而節也黨郝訓偏近得之蓋侯道三十丈若第云三分侯道而居其一未知其近堂與近侯與惟云居侯黨之一而後知其去侯十丈也先儒以侯獲釋之其義頗晦且經云而五步則其在侯而偏明矣何必以黨爲獲乎高氏愈云侯道五十步參三之而近侯身者居其一則下以瞻中否而上得聞唱獲聲於近遠爲得中也又居西偏五步則爲矢所不及矣褚氏寅亮云聶氏崇義曰乏縱廣七尺有半以牛革鞔漆之陳氏祥道云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爲乏之謂之容以獲者所屏也鄉侯五十弓則三十丈侯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棟士制棟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士堂之深自室至堂廉約五丈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計不及二十丈不足以容侯道然則州長雖士而州序之庭蓋深於士廟及寢之庭也胡氏肇昕云方氏苞亦云遠於堂而與侯近故曰侯黨與郝說同但以黨爲獲既混於西五步之文而以黨爲偏近謂參分侯道而居侯偏近之一義亦不顯三分侯道而居其一知其近侯非近堂者經以侯字明之非以黨字明之也考經文以侯黨與侯道對言皆實有所指若以黨爲偏近與上文道非同類矣今案黨所也左氏哀五年傳何黨之乎杜注黨所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往黨衛侯何注黨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然則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謂參侯道而居侯所三分之一也王氏引之云之一二字當在乏參侯道下讀乏參侯道之一爲句乏參侯道之一者乏之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故注言此乏之去侯北十丈也乏在其西五步言之參侯道之一也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爲十丈經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爲步五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幾步而云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西五步也

右陳設

羹定也謂狗熟可食 疏通解俱作孰下同案此二字諸本鐫出宜從孰後不具校主人朝服乃速賓賓送再拜 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 疏正義曰云戒速同服此禮戒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鄉射而朝服其義與鄉飲同盛氏世佐云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明矣鄉飲酒禮不言主人朝服而其記云賓輕重之差於此可見敖說非方氏苞云與賢能國之重典也賓介是戒速亦皆朝服也主人待故戒賓宿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也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則前此皆常服可知矣凌氏廷堪云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玄端經有主人不具其實皆服朝服倉禮盛於燕禮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用朝服豈有倉禮戒賓反用玄端者敖氏之說當矣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敖說是也胡氏肇昕云此經盛氏方氏從注說凌氏韋氏從敖說與注異考鄉射雖先行鄉飲酒之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賓亦文不具也鄉飲酒之戒賓朝服可知如以鄉射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鄉飲故文不具夫鄉飲經文未嘗言朝服也記始言朝服而謀賓介耳記但作經者之後不得云例見於鄉飲也鄉飲戒速同朝服鄉射與之同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以詳鄉飲之所略不得於速賓始言朝服令人疑宿戒之相殊也注說甚特不得據敖說而駁之 賓及衆賓遂從之 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遲衆賓乃至於賓之門而與之皆行也云遂者雖相去有間而事則實相接也

右速賓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 相主人家臣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飲賓之事迎賓拜至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衆賓一人舉觶爲旅酬之端遵入主人獻賓自酢工笙合樂樂賓主人獻几十飾皆與鄉飲酒禮同此爲射而飲其後即詳射事○及門敖氏云門學門也韋氏協夢云鄉飲行禮於庠序鄉射行禮於序庠序唯有一門故皆直言門而不言大門內門 注云相主人家臣 疏正義曰云若射於序則爲之相者其黨正與吳氏廷華云飲射皆公事不當用家臣鄉飲注以相爲主人

之吏蓋以屬揖衆賓差卑禮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同是鄉人官言是也揖衆賓宜異無齒者唯據立爲賓者尊故於衆賓云主人以猶與也先入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差卑云以者賓之進退似主人與聲之轉主賓相接爲平等之稱故曰與也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謂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者敖氏云少進謂少東方氏苞云少進而東以獨與主人揖讓也鄉飲酒之賓介禮宜同盛氏世佐云少進謂少北既云北上又云賓少進者衆賓雖皆北上其實比肩而立賓序在前去衆賓差遠也敖說非程氏瑤田云鄉飲酒禮注皆入門而東面疏以主人至門內霤待賓則賓此時亦在門內霤矣然云北上賓少進者則賓與衆賓堂下西階西之位準此矣賓位直西序衆賓以次而南少退於賓據賓降辭洗降洗進退之節擬之則位不迫於階而遠在階南矣下經賓辭洗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案位亦不得南於洗賓位必與主人位相對衆賓位必與兄弟位相對主人及兄弟之位見士冠禮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而面兄弟立于洗東而面然則兄弟退於主人既曰洗東雖衆兄弟以次而南其長必略當洗主人位在兄弟上雖近於洗必少北於洗準此以定賓位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南北之節北不踰於洗南不迫於階南

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也疏正義曰言皆行者賈疏云賓主既行衆賓亦行敖氏云皆行言皆先後也郝氏敬云皆行主人與賓揖讓而升介至衆賓皆隨賓而行也與賢能則全用賓主之禮故聽其自行教從之亦此義也鄉飲酒之衆賓主人不酬而鄉射則衆賓長亦受酬以大夫不與則長正當介位也敖氏似謂賓與主人同行果爾則宜稱竝不宜曰皆胡氏肇昕云案方氏慤賈疏說然此節究以敖氏郝氏說爲當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等賓乃升敵者之禮也方氏苞云凡敵者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謂舉步少有先後耳此賓州長鄉飲酒同惟此言皆行鄉飲酒升燕禮則賓升公降一等而揖之義亦類此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至於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此盛其禮以尊賓爲敵者之禮也此言主人升一等賓升射禮賓較卑故不敢與主人竝升與鄉飲酒異也舊說多誤吳氏廷華云主人有道賓之義故先升然不讓則疑於倨故讓至於三又主人既先道賓自宜後升注以爲進難無謂主人阼階上當楹北而再拜賓西階上當楹北面荅

再拜主人拜賓
至此堂

右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奠于上篚以降將獻疏正義曰主人坐取奠校勘記云以降賓也疏云通解無坐字○韋氏協夢降洗也賓降主人也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奠與辭降重以主人今文無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坐奠奠於階前也注云阼階胡氏承珙云今文無阼階似當作今文無阼階者疏今文無阼階考文無阼階前蓋今文但云主人西面坐奠而已若只無阼階二字則是以主人前爲句讀爲王前蜀前之前禮經無此文例矣下文賓以虛奠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奠興辭降彼有西階前此自當有阼階前故鄭從古文賓對對荅主人坐取奠與適洗南面坐奠奠于篚下盥洗賓盥手又洗奠飲潔洗疏正義曰注飲潔敬也校勘記云飲徐陳通解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違位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鄉飲酒俱作致○古文盥皆作浣者說詳士冠禮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疏正義曰此處注異彼於東字句此於進字句主人坐奠奠于篚興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疏正義

曰當西序東面校勘記云下西字徐本通解敖氏俱作面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阼階下北面將獻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主人奠爵不言西壹皆作一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主人奠爵不言西面則賓拜洗主人奠爵不言北面故此詳之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疏正義曰朱子云賓降案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賓之前西北面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席之前敖氏云席之當作之席賓進於賓也進物曰獻疏正義曰注進於賓也進下徐本有酒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無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記云少釋文作小疏正義曰注猶少辟也疏正義曰注猶少辟也校勘賓進受奠于席前復位復位西階上位主人阼階上拜送奠賓少退疏正義曰高氏愈云賓西階上拜受奠北面則主人阼階拜送奠亦當北面矣薦脯醢薦進賓升席自西方由下也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折以實俎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奠奠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卻左手執本右手絕

末以祭也肺離〔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右手取肺上爲本下爲末〔疏〕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此亦同故文略耳胡氏肇昕云注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用鄉飲酒文不云弗繚者以彼爲繚祭此絕祭也 侑左手齊嘗也右手在下興加于俎坐挩手絕祭遂祭酒興席末坐之絕以授口嘗之

啐酒挩拭也啐嘗也 降席席西〔疏〕正義曰古文挩作說 降席坐奠觶拜告旨

奠觶方氏苞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升席自下賓不容由西以不欲與主人相背變其常故特著之降席本容自西故不言告旨者張氏爾岐云告主人曰旨酒 執觶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卒盡 主人阼階上荅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觶降將洗以〔疏〕正義曰注以酢主人校勘記云酢釋文觶此不言洗互見 酢主人〔疏〕要義俱作酳○賈疏云鄉飲酒不言虛爲義相兼乃備也 主人降從賓也降立阼階 賓西階前東面坐奠觶興辭降〔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酒東面南當東序 主人對賓坐取觶適洗北面坐奠觶于篚下興盥洗〔疏〕正義曰高氏愈云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篚下當作下篚對前上篚而言以其設於阼階下故云下篚也方氏苞云注疏主人自內出故南面洗賓自外入故北面洗非也古者爲長道通於師鄉飲酒鄉射之主人長也師也賓民也弟子也故雖執賓主之禮而兼存師弟子之義也然則主人之獻賓西北面賓酢主人東南面何也尊賓之義既明著於戶牖間之面位矣其餘儀節又各有時揖之宜主人實觶於尊南而進獻賓之席前自宅北面賓實觶於尊南而降至主人之席前自宅南面然則燕與大射主人代君賜觶而洗皆北面何也君雖使膳宰爲獻主而膳宰所執則爲賓舉觶之人自居其升也從賓之後而由西階亦此義也 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觶于篚興對主人反位反位從降之位也〔疏〕正義曰注主人辭洗進也校勘記云徐本敖本俱無也字與單流標目合通解有云反位從降之位者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復阼階東面面上文主人辭洗進也云主人降注云降立阼階東面面故云從降之位也 賓卒洗揖讓如初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如初者一揖一讓如初獻賓時 主人拜洗賓荅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觶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升字疑衍鄉飲酒禮云賓實齊韋氏協夢云賓既降盥必升而實齊鄉飲酒文略當以此經爲正

王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酢報〔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酢要義作酬注同魏氏云賓以虛齊降酬注將洗以酬主人賓東南面酬主人注酬報經與注以酢爲酬唯此如魏氏說則酬字經一見注兩見也釋文云酬主才各反報也劉云與酢同音義此當爲前注作音而不言下同則此節經注釋文仍作酢歟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齊復位賓面階上拜送齊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酒亦嚌啐〔疏〕正義曰注亦齊啐校勘記云齊徐陳通解俱作齊不告旨酒已物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啐酒於席主人坐奠齊于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奠齊序端擬獻衆賓用之韋氏協夢云鄉飲酒賓面階上荅拜不言北面此主人阼階上再拜不言北面亦互文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將酬賓〔疏〕正義曰鄉飲酒云降洗此降亦降洗也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疏〕正義曰鄉飲酒云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面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酬勸酒賓面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面階上北面荅拜〔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先自飲所以爲勸也韋氏協夢云鄉飲酒坐祭不言主人賓兩荅拜不言北面當從此文爲正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以將酬禮酌已升不拜洗酬禮殺也賓面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酬賓賓面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方氏苞云賓酢主人主人拜賓少退與鄉飲酒同主人酬賓賓拜而主人不少退與鄉飲酒異何也習射以明教卽公士與鄉大夫同鄉大夫爲國求賢故於賓爲賓致敬於州長亦宜與鄉

介受酬之拜皆少退蓋過禮以明尊賢之義也以施於習射之賓則義無所取故無此節賓辭辭主人反位賓辭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復親酌已位酬酒不舉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衆賓爲禮賓謙不敢獨居堂〔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酒此下有主人獻介介酢主人禮今射義無介其儀俱省遂獻衆賓也主人西面三拜衆賓皆荅壹拜三拜示徧也壹拜不備禮也獻〔疏〕正義曰壹拜校勘記云一徐本通解要義俱作壹敖氏作一石經補缺亦誤作一○方氏苞云注似而實非也禮有宜分致者有宜合致者賓主獻酢自不宜使無事者立於其側如謂敬不可並則四時朝覲諸侯旅見天子與天子大合諸侯爲壇於國外五等之君傳擯將幣饗禮同時而卒事君與臣皆爲相瀆矣主人揖升坐取

賓薦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國以多德行道藝爲榮何常數之有乎主人拜送拜送薦於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薦授主人薦降復位既〔疏〕正義曰賈疏云降復賓南東面位盡〔疏〕敖氏云位亦堂下之位賓之南也衆賓皆不拜受薦坐祭立飲自第四以下又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拜受薦禮彌略〔疏〕云亦升受但不拜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諸於〔疏〕正義曰賈疏云還醢薦於〔疏〕據堂下無席者其位〔疏〕據堂上三人有席者衆賓辯有脯不復還主人以虐薦降奠于篚用

右主人獻衆賓

揖讓升賓厥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將進〔疏〕正義曰升實觶校勘記云奠觶〔疏〕實石經補缺葛閔俱作賓賓拜拜受觶舉觶者進坐奠觶

于薦而不授賤不敢也賓辭坐取以興若親受然〔疏〕正義曰敖氏云前篇言受此言取互文也舉解者而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解者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射後賓將舉之爲旅酬故奠於薦西方氏苞云特牲少牢之禮異者詳之同者則互見此篇自獻賓至舉解於賓與鄉飲酒同而一一復見何也士大夫之祭禮眾所習知故可互見若鄉飲酒三年而一舉士不預教則始與於眾賓者或愆於儀惟於州長教射詳之則進而與於賓興者可益深於禮意下而與於蟠賓者亦眾習其節文矣

右一人舉解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氏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旅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疏〕正義曰若有遵者敖氏云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僎也張氏爾岐云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定也案鄉飲酒於篇末略言遵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云如介禮也入門左者敖氏云入門左則鄉者賓入之位也不俟於門外別於正賓云其士也於旅乃入者盛氏世佐云據注則鄉中命士來觀禮者方氏苞云周官以三公爲鄉老大夫者也者亦得謂之遵矣韋氏協夢云鄉飲酒記謂士既旅不入則未旅以前皆可入矣蓋上賤既不得爲遵者必主人請之爲眾賓而後得與其事雖或有故不能與賓同來何必俟旅酬禮行而後入乎注非是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言遵者有公大夫不言士而記云既旅士不入是士限夫貴賤而行禮之節則有別也此士謂命士與爲眾賓之士不同韋氏以爲眾賓之士當爲遵者之士用以駁注謬矣云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者盛氏世佐云謂他鄉之大夫士偶來爲遵者其待之之禮隆殺之宜亦如本然也

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

賓及眾賓皆不出門別於賓〔疏〕正義曰初位門內東面者賈氏云初位蓋上獻畢降立之位在西階西以南當序之位吳氏廷華云初位在西階西以次而南盛氏世佐云此亦與鄉飲酒禮同復初位者復初降時西階下東面位也眾賓在賓南鄭解爲初入門內之位非韋氏協夢云注說非

於鄉飲酒而具於是篇何也獻酬揖讓大夫卽與賓同諸公雖貴禮無以加故獨著其加席辭洗去席之特異者至所自執之禮視賓主人每殺爲遵之道則然公大夫一也韋氏協夢云下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可見諸公亦與焉此直舉大夫者大夫之爲遵者是其常諸公特偶有之故舉大夫以例遵者之禮也盛氏世佐云據注則鄉中命士來觀禮云其士也於旅乃入者盛氏世佐云謂他鄉之大夫士偶來爲遵者其待之之禮隆殺之宜亦如本然也

主人降迎大夫於門內也

賓及眾賓皆不出門別於賓〔疏〕正義曰初位門內東面者賈氏云初位階西以南當序之位吳氏廷華云初位蓋上獻畢降立之位在西階西以次而南盛氏世佐云此亦與鄉飲酒禮同復初位者復初降時西階下東面位也眾賓在賓南鄭解爲初入門內之位非韋氏協夢云注說非

也主人祇於門內迎大夫而賓與衆賓何必降至門外乎且主人與大夫揖進時賓與大夫相等既不可使賓厭大夫亦不可使大夫厭賓觀下文只言主人揖讓以大夫升而不言賓與大夫序升之禮則賓及衆賓不降氏瑤田云初位門內東面指謂賓入門左與主人相面之處也竊以爲此卽賓與衆賓堂下直西席之位也俟大夫入也者瑤田謂堂下之位有堂事乃升也事竟則復初位初位者堂下初立賓主直序之位也先是主人酬賓之後將獻衆賓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注云將與衆賓爲禮賓謙不敢獨居堂瑤田謂斯時賓蓋以事竟復堂下之初位也冠禮冠者見母則堂事竟故賓降於直西序之位主人降也賓言直主人言復互相足也下經賓與主人及大夫取俎降復初位也是時冠者方適東壁賓主卽降非至宇之時始授司正及弟子以降矣必皆從之降者亦以旅酬事竟皆降而復堂下也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荅拜主人以齊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疏正義曰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敖氏云此賓禮自三揖三讓以至於一揖一讓之儀也主人降盛氏世佐云亦取齊於上饗主人以齊統於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言尊盛氏世佐云遵者之席也席于尊東尊東明與賓次尊也不言東上於序則在東房前之西於序則在東堂下之西所謂尊東也此亦謂無諸公則然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方氏苞云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遵席于賓東或疑繼賓席而東此曰席于尊東然後東西之位次顯然竝遵席與賓正相對而尊之設也少南亦具見矣蓋賓與遵之席必偏近於室尊必少南然後出入於房戶者可通而酌以獻酬亦便耳韋氏協夢云自大夫辭洗以前與賓禮同自升不拜洗以後與介禮同惟尊東之席異於賓介耳大夫雖與賓相等而鄉射以賓爲主自辭洗以前同於賓禮所以尊大夫也自升不拜洗以後同於介禮所以尊賓也辭洗以前大夫得如賓禮者以諸公在則亦如介禮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是也升不拜洗主人實斝席前獻于大夫大夫在棟後第二架當左楹之左皆所謂尊東也此亦謂無諸公則然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面方氏苞云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遵席于賓東或疑繼賓席而東此曰席于尊東然後東西之位次顯然竝遵席與賓正相對而尊之設也少南亦具見矣蓋賓與遵之席必偏近於室尊必少南然後出入於房戶者可通而酌以獻酬亦便耳韋氏協夢云自大夫辭洗以前與賓禮同自升不拜洗以後與介禮同惟尊東之席異於賓介耳大夫雖與賓相等而鄉射以賓爲主自辭洗以前同於賓禮所以尊大夫也自升不拜洗以後同於介禮所以尊賓也辭洗以前大夫得如賓禮者以諸公在則亦如介禮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是也升不拜洗主人實斝席前獻于大夫大夫面階上拜進受斝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疏正義曰升不愈云凡所不者皆不以縟禮煩去之不拜洗與介不拜洗酬而拜非以其尊也鄉大夫之尊猶近而以尊廢禮非所安也工則并不辭洗義可參觀胡氏肇昕云大夫如介禮介不拜洗非以其尊也且不拜者主於遵者爲言則遵者自不以拜洗重勞主

人之荅拜也賈疏云以大夫尊故不拜洗不如方說之長主人實齊席前獻於大夫者敖氏云席前獻其西北面與主人既拜送則亦立於階東盛氏世佐曰凡獻必向所獻者之位獻大夫當東北面以其位在東北故也敖云西北面非大夫西階上拜進受齊韋氏協夢云鄉飲酒禮獻介時面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齊此云進北面受齊則於大夫拜時主人亦宜少退不言者文不具○注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校勘記云案不下疏有敢字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者敖氏云大夫再重席者大夫西階上北面拜主人不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鄉飲酒云大夫則如介禮諸公則大夫辭加席此惟主言無諸公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此惟主言無諸公之大夫則是鄉射禮諸公公不與盛氏世佐云本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今觀此章所陳正與上篇介禮相同蓋爲有諸公之大夫而言也有諸公則大夫之辭加席也亦當如上篇所云委于席端主人不徹此乃云主人對不去加席是又與無諸公之有無皆不可定經故錯舉一二以示意歟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齊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

大夫升席正義曰韋氏協夢云鄉飲酒禮不告旨下云自南由東方疏方降席北面坐卒爵興坐簪齊遂拜執觶興主人介右荅拜此與鄉飲小異上故降自南方大夫席南於西階上卒齊拜若降自東方不若自西方之便則當自西方矣敖氏云主人荅拜亦於大夫之右注云凡所不者殺於賓也者賈疏云凡所謂經中亦是殺於賓若然上云不拜洗此云不拜洗非以經中三事以其殺於賓若然上云不拜洗此云不拜洗非以爲言據此則不拜洗非以優尊者其義益明賈氏之說前後自異當以此疏爲正也大夫降洗也大夫若一衆則辯獻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大夫雖衆然受獻後須一長乃酢疏主人如經所陳也辯獻長乃酢唯主人尊賓賤乃可今大夫尊於諸侯之州長於鄉大夫爲主人復阼階降辭敵之不可也賈疏引有司徹爲證非其倫矣

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揖讓升大夫授主人齊于兩楹間復位疏正義曰敖氏云授主人齊于兩楹間者大夫雖尊若與鄉飲鄉射之禮則屈於正賓其禮但比於介故此授受之節亦惟與介同

主人實齊以酢于西階上疏知云案注大夫若衆則辯獻之長乃酢賈疏此經據一大夫而言故獻大夫卽酢有司徹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衆賓長升拜受齊

宰夫獻主人酌若是以辯北面是爲辯獻長乃酢也又主人辯獻三賓惟長拜洗及主人辯獻衆大夫惟長一酢其義則一也若然則遵者兼有諸公亦當辯獻諸公大夫而後諸公一酢從可知矣　坐奠觶拜大夫荅拜坐祭卒觶拜大夫荅拜〔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坐右也既拜當如鄉飲酒禮執觶興然後大夫荅拜坐奠觶於大夫下亦當如鄉飲酒禮坐奠觶大夫荅拜卒觶之主人坐奠觶遂拜執觶興然後大夫荅拜主人坐奠觶于西楹南〔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受大夫酢不奠於篚者爲士於旅乃入擬獻士故奠觶於此也褚氏寅亮云疏說非也旅用觶不用觶前奠東序端之觶獻衆賓訖已奠于下篚此更取上篚之觶獻大夫獻訖亦不復用至獻工又別取上篚之觶而今奠於此者或暫奠之後則奠於下篚而文略歟焦氏以知云鄉飲酒之觶其奠于西楹南獻介之觶也以其介右拜送故也大夫拜送如介故所奠同處然彼西楹南之觶其繼以獻衆賓獻文不具疑主人于復作階揖降時亦當以降奠歟　降將升大夫降立于賓南〔疏〕正義曰賓南下之也鄉射之禮大夫若與則下於賓鄉飲之禮公與大夫皆主於士故也張氏爾岐云賓及衆賓雖尊不奪之正禮宜與賓序升也立於賓南下於賓序升則衆賓位又在遵者之南矣又下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立位矣下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若猶處士固不得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疏〕正義曰敖氏云必降者大夫降立于賓南雖尊不奪正禮宜與賓序升也立於賓南下於賓序升則衆賓位又在遵者之南矣又下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立位矣下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若猶處士固不得主人揖讓大夫大夫亦加尊於大夫與正義曰敖氏云賓亦厭大夫大夫厭衆賓乃升也衆賓其長三人也

右遵入獻酢之禮

庶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疏〕正義曰敖氏云少東據工之下席而言也樂正立於大東辟射位〔疏〕正義曰敖氏云少東據工之下席而言也樂正立於其西猶未至階也鄉飲酒禮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張氏爾岐云案鄉飲酒不射席工亦與此同此注云辟射位恐非經意或是欲其當賓席耳盛氏世佐云案蒲筵丈六尺工四人席六丈四尺也卽謂周以八寸爲尺亦當今之五丈有奇此豈西階上少東所能容乎且鄉飲酒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此云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文互見也樂正立于工席之西猶于西階爲東則工席更東可知經云少東據工席之最西

否言也工賤者先就事布工席亦先布其最西者故經據之而言也故說得之下經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辟射也夫將射乃辟則此席不辟明矣注云辟射位固非張云欲席故樂正逼近階而立遷樂柱後此時已先辟其位者禮主於射示其意也方氏苞云鄉飲酒無射位工升自西階卽北面坐故不言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瑟先賤者先工也面前也鼓柱前變於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面前也鼓柱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便也越瑟者降立〔疏〕正義曰注云面西方〔疏〕射與大射相對大射君禮後首此臣禮前首燕禮與鄉飲酒相對燕禮面鼓又舉鄉飲酒後首相變張氏爾岐云面鼓者瑟首柱前也鼓謂可鼓處與鄉飲酒不同者柱鄉飲酒欲賓賢大射選士其禮重矣故可鼓者皆柱後主於將敬也若鄉射只習藝燕禮只達情而已故可鼓者皆柱前以鳴豫也盛氏世佐云姜說與注疏合之其義乃備益以鄉飲與燕禮對鄉射則大射與鄉飲酒欲與大射對則爲變於君以鄉飲與鄉射對大射與燕禮對則又爲將敬與鳴豫之別儀禮一書此等至纖細之處亦精密周匝乃爾橫說豎說無所不通信非聖人不能爲也讀者幸以是求之云執越內弦右手相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者賈疏云瑟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則云執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深是以此禮與燕禮面鼓則云執之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云挎越手入深也敖氏云前越去廉差遠故不可挎但執之而已盛氏世佐云瑟體首寬尾狹內越內雖長廣狹亦等但弦居瑟上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并而狹此疏說也若然則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得深宜云挎近尾持之手入得淺宜云執今以經文考之反是此與燕禮皆面鼓乃云執鄉飲酒與大射皆後首乃云挎鄭公內有弦結之說不可通矣當以敖說爲正蓋瑟體尾狹越去瑟廉差遠故僅可執也○韋氏協夢云鄉飲工入升歌主人獻工然後笙入今射禮不升歌故工入笙卽入俟合樂之後始與笙竝獻之蓋主人之耳若工未歌而得獻則與矣此所以俟既合樂而後獻與笙入立于縣中面面〔疏〕正義曰注云縣中磬東立面面者賈疏云鄭知不與鄉飲酒磬南北面立之文互見也縣在東階上立者面面蓋

縣之東也盛氏世佐云案縣中磬南鐘北也此主大夫判縣而言鄉飲酒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與此異褚氏寅亮云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鄉飲酒磬在階間則立於其南亦鄉磬也敖氏欲與注異謂立於磬西不可從胡氏肇昕云敖氏謂縣中爲縣中之西然縣在洗東北而笙者立於縣之西則與磬相背既違笙磬同音之義且距階亦未嘗不遠也自宜以注說爲正又敖氏謂此與鄉飲立于磬南之意同考鄉飲酒云磬南北面立此云立于縣中西面其不同可知又此與鄉飲磬所縣不同處故盛氏不從其說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歌之 疏 正義曰注射行下徐本有召南之

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燕禮注云燕亦有胡氏原勘記云行下有此四字此亦宜有

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燕禮注云燕亦有胡氏原勘記云行下有此四字此亦宜有

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焉

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校之化若於躬行下加召南之敘四字則上下文義不相通貫通

解無者是也瞿說不可從

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者方氏苞云獨奏合樂不惟志在射也鄉飲酒以興賢能故升歌閒歌備陳君臣相悅上下志同之樂使觀感而興起焉學士習射則歌二南使盡志於修身齊家之要可矣江氏筠云此禮與大射俱以射故略於樂而大射不略升歌而略笙閒合此禮不略合樂而略歌笙閒注疏謂二南是卿大夫之正小雅是諸侯之正不可略其正是也但二禮於歌笙閒合中既各取其一而用之而大射何以於升歌外別添下管一節彼既樂有二節則此宜亦如之又何以只用合樂一節豈以笙閒二者俱係雅詩之故耶玩下無算樂之文與息司正所云鄉樂惟欲者固不同也況鄉飲酒既得備用四節則此宜亦可以上取以與大射儀相配矣曰大射儀雖二節實止足當此之一節此雖一節實不下大射之二節蓋大射鹿鳴三終新宮三終此則周南三終召南三終節雖不同篇則惟一此其所以異也然則鄉飲酒義孔疏合樂之說其不如賈疏之爲可信者此亦其一證乎又鄭氏於大射工歌謂所歌惟鹿鳴而四牡二篇則不之及合之此鄉射之樂可以定其失矣

工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不興者瞽正義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

正歌備 疏 正義曰注瞽矇校勘記云矇諸本俱誤作矇禮略也 疏 矇唯徐本不誤案單疏正作矇○盛氏世佐云正歌謂鄉樂也大夫士以歌風爲正鄉飲酒升歌笙閒用小雅禮盛者進取也於此益可見矣敖氏云凡歌至於合鄉樂

乃爲備此合鄉樂矣故雖不歌小雅亦可謂之備方氏苞云鄉飲之樂四缺其三而曰正歌備何也凡樂歌必與禮事相應鄉大夫爲國興賢必爲忠孝使民物安阜上下和樂然後可爲邦家之基故必備升歌笙歌閒歌合樂而其義始全修業於鄉學之士則所以養其德行而烝於門內者二南備矣故正歌不過合樂也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堂上正樂畢也降〔疏〕正義曰樂正告于賓校勘記云張氏爾岐立面階東北面〔疏〕曰監本樂字誤細書混疏文內注云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也者賈疏云正樂者對後無算樂非正樂也下射雖歌騶虞亦是堂下非堂上故以堂上決之也○韋氏協夢云鄉飲有歌有笙故歌畢卽獻工笙畢卽獻笙更越閒合二節乃告備此不歌不笙不閒而卽合樂故合樂卽告備告備降然後獻工獻笙也

右合樂樂賓

主人取膏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疏〕正義曰注謂之大師也校勘記云徐本無也字與疏合通解有　云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者方氏苞云州長習射不宏有大師或大師卽其州之人會公事之閒樂與於斯禮又或公卿有賜樂而從以工師者使來襄事耳

儀禮釋宮云案公賜大夫樂於寢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師無所據也此工及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於教民乃公家之事非若冠昏喪祭爲私事者可比或疑州射而君使樂人共其事恐官有不給不知一鄉五州大國三鄉爲州十五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之州長是士亦足供其事且諸侯之州長者然則大師來否原自不一人拜受爵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數雖無可考然人數必多當依諸侯樂工之數必有賜樂之法下經云一人辭降尊也疏降尊也者敖氏繼公定鄭氏以意爲說似未可從　賓降主人辭降尊也〔疏〕正義曰注云大夫不降以大夫或曰大夫不降亦別於賓盛氏世佐云經不言大夫降以大夫或否也若來亦當從主人降大夫不尊於賓也注非鄉飲禮云賓介降大夫如介禮亦不得云別於賓也方氏苞云凡辭而終降者必有對對後必更見降者階下之事唯主人爲工洗賓以降表意主人辭降則有辭而無對竝不見賓階下之事蓋賓降則其升也不可與主人同又不可後於主人而升則主人與身受主人之獻無別也後主人而升則主人與賓長三人經亦不言衆賓降豈得亦以爲尊乎郝氏敬云獻大師洗爵主賓皆降尊也微論大夫如介禮不尊於賓且胡氏肇昕曰注以大夫不降以自安故惟辭焉而遂止爲立說較注爲確褚氏寅亮云明無大師主人不降無以自安故惟辭焉而遂止爲立說較注爲確褚氏寅亮云明無大師主人不

降洗賓亦不降也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瑟辟主人授爵也一人者〔疏〕正義曰注辟主人授爵也校勘記云辟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疏〕陳閩監葛俱誤作辭○敖氏繼公云主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此以上皆大師之禮異也餘則主人與非大師者同張氏爾岐云左瑟者身在瑟右向主人也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相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

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興受不洗遂獻爵于西階上不洗者賤也衆工不洗者笙賤於衆工也校勘記云衆徐本作著與單疏述注合通解作衆胡氏鏜所云敖氏集說亦云乃著笙不洗者似所據鄭注亦作著字然賈疏述注後又云況衆笙乎又云不取衆笙不爲洗也兩出衆笙字正解注之衆笙不洗也當以作衆字爲正○敖氏繼公云非大師則工之長亦不洗也諸侯之笙師益以下士爲之言遂者承工後也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獻之此不笙亦獻之者主人自爲射故而略於樂耳不可以其無事而廢禮也江氏筠云歌笙閒以其無事而廢禮也江氏筠云歌笙閒合四節首二節係兩者分奏後二節係兩者竝爲閒則其所爲者各三合則其所爲者各六乃是自然之次第敖氏何得謂合

樂無笙且閒字合字經俱蒙上立文始分奏者至是而閒代爲之故云乃閒閒猶其事兩分至末而二者并合爲之故云乃合樂謂合非工笙之合則閒亦非一歌一吹之相閒鄉據此經先著工之人次著笙之人而云乃合樂以承之其爲笙工之合奏甚明又考經之著笙入因樂南陔而著者鄉飲禮燕禮與燕禮記文是也因合鄉樂而著者此經是也不合樂則不復著故大射儀無笙入文若謂無算樂時所用則大射亦無算樂何以經不言望人乎況諸凡樂工之獻俱以有事而獻未有無事獻者亦俱於鄉事後獻未有先事獻者其必不然明矣蓋敖氏泥於燕禮遂歌鄉樂之文考經所云歌者實皆不止歌之一事鄉飲燕禮樂備四節而工告樂備但云正歌鹿鳴三篇歌瑟竝用而經唯云工歌云升歌蓋樂貴人聲以歌爲主言歌則足以該餘事也乃閒之所以必言笙者以其歌笙異詩故須著之合樂則歌笙竝其之言歌可包笙在內故燕禮之文然耳且鄉飲酒之禮歌之終益可見矣又案合樂周南召南之樂即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也據注唯於笙以樂言鹿鳴三詩未有云樂者然則此樂之一字非以合笙而得名邪且樂笙一謂人之樂之則所云合者明是指工言而非指詩言矣

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

人以齊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衆賓皆升疏讓以賓升衆賓皆升者賈疏云云亦者亦前主人共大夫行禮訖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也上賓降時雖不言衆賓降衆賓卑從降可知故今從賓升也褚氏寅亮云獻工奠齊訖而反升乃與賓揖讓而升故注釋於此時集說謂卒洗時以賓升者誤也方行賓齊獻工之禮何得又參以與賓揖讓升之禮且尚有降奠齊事賓此時亦未便卽升盛氏世佐云主人揖讓以賓升之節當在此經不言者以大師不爲之洗賓亦不降也方氏苞云注謂兼以賓及衆賓升非也賓雖欲降以主人之辭而止三賓則竝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耳樂以樂賓故太夫三賓及三賓之爲大夫而降不獨以其尊也主人將與大夫爲獻酢崇酒之禮賓及衆賓席位偪介於大夫不宜無事而相參若三賓位在戶牖間而主人別獻工於西階之上絕不相礙且其儀甚簡賓大夫衆賓何故又和牽率而辭降讓升費時失事以促正之禮皆汲汲若不可逮乎胡氏肇昕云經反升就席承主人齊降奠于篚則專指主人可知前獻工賓降主人辭降賓之因辭而卽止不終降也方說似可從

右獻工與笙

主人降席自南方禮殺由便疏正義曰注云禮殺故降席自南方鄉飲此禮殺故降席自南方鄉飲酒禮注不由北方由便是也方氏苞云惟賓酢主人主人升席自北方用升席之正禮尊禮也立司正及將徹俎主人降席自南方臨屬吏及弟子以尊主人注皆曰由便假非禮意胡氏肇昕云臨屬吏及弟子是禮殺於賓也特變其方不用升席之正禮此主人之所以可由便也注自可通褚氏寅亮云此降席之正注云禮殺由便未詳側降賓不從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具樂以樂賓故主人洗獻工從降不敢坐視主人之勤而自安也立司正以旅酬則主人側降而賓從降不疏而賓不從不敢謂禮專爲己也義不宜降而注以大夫尊爲義失之矣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懈倦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疏正義曰注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文徐陳通解俱作解○韋氏協夢云司正爲旅酬立也今未行旅酬禮先立司正者蓋相必主人作之爲司正然後以司正行司馬之事若未作則固不得干其事也

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洗觶者當酌以表其位疏正義曰賈疏云受命于主人顯其事也楹內楹北者謂受主人請安賓之命

注云楹內楹北者敖氏繼公云楹謂兩楹盛氏世佐云楹謂前楹由楹內言其入堂之節也蔡氏德晉云由楹內適阼階者以樂正坐階際故也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之命〔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爲射事而來此時未射若無嫌於不安乃亦請安于賓者飲酒之節宜然也方氏苞云立司正以糾儀而曰請安于賓蓋指不祭立飲不拜之體然也而此篇更有隱義焉敖氏謂禮辭不洗而爲言禮辭之嚴司射執扑以臨不勝者以舷代扑賓大夫皆就不勝者之位而飲方是時賓大夫酬主人之禮未備衆賓皆未受酬先舉罰爵而後舉酬所以愧厲之者切矣先以主人之意請安于賓以示主人急於酬賓而會有司之請射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之文序類如此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禮之盛皇周浹曲得其次序類如此

遂立于楹閒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賓相拜之辭〔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亦不敢必主人之終行射事也盛氏世佐云主人所以請安于賓者爲行禮既久恐賓身或有不安也賓辭亦恐主身有不安也禮之體人情也至矣如第曰爲賓欲去酌之賓故辭毋乃文繁而詐禮辭皆禮之節次宜然也氏泥於安字望文生訓非是

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揖就席爲己安也今〔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揖爲升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云案上文云賓升席主人升席言升則不言就則亦不必言升又云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者謂自堂下升也此賓主皆在階上不必言升今文益涉上主人升就飲酒禮皆揖復席注不云今文揖爲升則鄉飲今文亦作揖可知此作升乃字之誤也故鄭不從之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賀觶興退少立自修正〔疏〕正義曰中庭北面坐賀觶少立愼其位也古文曰少立退立〔疏〕敖氏繼公云此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閒如鄉飲酒禮云中庭互見也其位於司射之南辟射也敖說誤焦氏以怨同及其爲司馬也乃位於司正中庭北賀觶云鄉射之位也燕禮立司正南面于中庭亦在階閒與鄉飲同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爲司馬下經設楅于中庭亦司馬暫立於其南者正其處也至射事畢命弟子退楅則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此即前者西階閒賀觶之所也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階前者西階閒西面其位則司射誘射之後又命獲者執旌以負侯鄭云於賤者禮略賈氏疏司馬自在己位遂命之此亦階閒中庭之位耳迫初

射之時司馬降自西階適
則司馬離階間之位而始
阼階前中庭之位則敖氏
同而不知其非也又曰鄭
燕禮大射皆不言其位於
氏之謂阼階前直自爲此
南乃西階前三耦之北也
禮固無妨也何以決其必
然則經文於燕射之禮只
猶未射也臨射而始辟似
文不具也鄉飲之禮只言
朱氏大韶云敖此節注云
司正爲司馬至誘射之後
階閒如鄉飲酒司正之位
之中庭敖以爲阼階前南
不合經凡言中庭無有偏
射之南乃莊西階前三耦
言中庭不言阼階前鄭於
其故擯位疏聘禮擯者退
擯者爲司正此作相爲司
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爲司
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
設楅於中庭此司馬暫立
於南者正

其處也射事畢命弟子退楅則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
此卽階閒賓觶之處也並在階閒中庭惟初射時司馬降自西
階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也若始定西方東面之位莊司射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閒之位
說鄉射云司馬命張侯倚旌于侯中記云司馬階前
命張侯遂命倚旌又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敖云階前卽觶南之
處此云階前下云由其位文互見也案階前者西階前也以經
不言其處故記著之曰階前蓋弟子及獲者皆在西方故司馬
於西階前西面命之至負侯之命則仍自階閒中庭觶南也故
疏云司馬自莊已位遙命之是也若莊阼階前則離西方太遠
況張侯倚旌之命其節次莊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納射
器下則其在西階之前又可知乃移西階之前以就其阼階之說
強爲之解曰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則記文於前二命何以
云階前於命負侯何以云由其位蓋敖以眞觶之位莊阼階中
庭遂一誤而無不誤韋氏協夢云堂下至門內雷皆謂之庭通
一庭言之則東面南北之中爲中以南北向言之則或南或北或東或西
凡莊南北之中者皆謂之中以東西向言之則或南或北凡莊
東西之中者亦謂之中而以階閒爲東西節中庭爲一而以階閒與中庭爲
云亦當階閒南北之中而言卽鄉飲所
南北節則誤矣中庭蓋東西節也階閒乃南北之中鄉飲曰階閒
此曰中庭互文見義
中而不莊阼階前南北之中鄉飲曰階閒
注云古文曰少退立者胡氏承珙古今

文疏義曰案鄉飲酒禮云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閒北面坐奠觶退其少立注云其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燕禮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注云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大射儀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蓋此所奠之觶將以察儀須少立自慎而後取觶以副司正之義故言少者以爲少節非以爲退節少下立上不當有退字鄭以鄉飲燕禮大射決知當從今文作少立也

進坐取觶興反坐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有進爲是鄉飲酒退其少立耳又執觶取觶皆言觶此不應變觶爲之故二者鄭竝從古文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有進爲是鄉飲酒退其少立耳又執觶取觶皆言觶此不應變觶爲之故二者鄭竝從古文立觶南亦其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爲司正相卽擯也故曰故擯位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有進爲是鄉飲酒退其少立耳又執觶取觶皆言觶此不應變觶爲之故二者鄭竝從古文立觶南亦其故擯位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有進爲是鄉飲酒退其少立耳又執觶取觶皆言觶此不應變觶爲之故二者鄭竝從古文立觶南亦其故擯位疏正義曰注云今文坐取觶無進又曰坐奠之拜有進爲是鄉飲酒退其少立耳又執觶取觶皆言觶此不應變觶爲之故二者鄭竝從古文立觶南亦其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位燕禮大射皆擯者爲司正相卽擯也故曰故擯位未旅序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

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
兔衣也決猶闓也以象骨爲
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
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
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
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
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右
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
司請射者敖氏繼公云示已
不敢擅其事也○注右巨指鉤弦闓體也遂
校勘記云右諸本俱誤作南
唯徐本與此同胡氏肇昕云案放
氏引注亦作右　云司射主
作南
有大射正爲長射人次之司
射正又次之小射正又次之皆是士
爲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
官曰案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謂
子路於時爲司射大夫士無
亦謂之司射也大射以射人爲
射事俱與此異方氏苞云注
人之吏辭未別白以義裁之
相戴記有發則命大司徒教
長會民而習射於序亦禮事
主人之吏與家臣可使與賓
程氏瑤田云此經挾矢矢在弓外居附下故云見鏃下經執矢
矢兼諸弦則在弦上故云尚
附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
左尚鏃也右手持矢且鉤弦而見鏃於
執弓右執矢後開前合而以鏃交

於弦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
爲政請射注云謂司馬司馬政官主射禮諸侯之州長無司馬
官直言有司以比司馬也案此經之相注云主人家臣司正作
相爲之司馬司正爲之是三
吏今有司請射爲司射告賓之詞其非司射爲之明矣州長無
司馬官則司正所作之司馬亦假俗之稱然則有司以比司馬
或即指爲司正歟若大射儀
爲司正略同此經命張侯命
設中取矢乘矢復求矢皆司
侯注云司馬師正之佐也司
屬司馬命取矢負侯者因之
命復求矢此初一番射也其第二番射則去侯者司馬也第三
番射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
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者賈疏云主人無次對大射人君禮有
次在東方不須適堂西也云
臂也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云決猶闓
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者案闓與開同決
鉤弦以利發故云猶闓也小雅車攻毛詩曰決鉤弦也云遂射
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
以蔽膚斂衣也者案文遒李陵荅蘇武書注引說文云韝臂衣也
周禮繕人注云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說文但言臂衣而不
言射韝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凡因射著左臂謂之射韝非射

而兩臂皆著之以便於事謂之韝許不言射韝者言臂衣則射韝在其中矣胡氏肇昕云韝從韋故知以韋爲之韝著於臂以斂袖所以利弦也禮經作遂小雅作拾卽一物也故小雅毛傳曰拾遂也又案詩衞風童子佩韘毛傳韘玦也能射御則佩玦鄭箋云韘之言沓手指段氏玉裁云毛公釋韘爲決而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弭經之極釋韘也大射云朱極三注極經之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韘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會指無名指將指各一小指短不用鄭意以韘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韋爲之故字從毛而易其義淺氏次仲亦以鄭故不從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又作拾鄭氏肇昕云鄭此注云決猶闓也拾斂也決著右臂指義爲長胡氏肇昕云鄭此注云極猶放也以鉤弦拾以藏膚斂衣是二物用處不同大射注云極所韜指以利放弦卽此經所謂決也放義與闓相近與斂相反極及極所韜指以利放弦卽此經所謂決也段氏據以朱韋爲之遂謂鄭以韘沓極爲一非矣說文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聲詩曰童子佩韘決從毛傳以韘決爲一陳氏長發稽古編曰案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鉤弦會指中指無名指陳氏長發稽古編曰案射禮右巨指著韋系著右巨指從韋葉聲詩曰童子佩韘決以象骨韋爲之亦名極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韘之爲決爲沓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得其眞胡氏肇昕云謂沓極所以弭指自與決爲一類與拾之斂臂者極三證決當有所本也又按段氏玉裁云決卽今之扳指也胡氏承珙云毛傳韘玦也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玦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指亦可以佩凌氏廷堪云凡射者之器曰弓曰矢曰決曰拾鄉射禮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注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也詩小雅車攻決拾既依弓矢既調是弓矢決拾皆射者之器也周禮夏官司弓矢掌王之用弓弩矢以服矰弋注射弓矢所用也庾矢弩所用也及習射也考禮經之射用弓不用弩其矢蓋恆矢歐又夏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以共射甲革及射侯之禁令注射弓矢所用也庾矢恆矢庳矢用諸散射後鄭注恆讀曰亙亙謂竹箭幹也箭幹取其堅而重重則矢行疾而遠庳矢用諸近射也謂禮射也鄭注庳讀爲卑卑謂箭幹短小也近射不用遠矢故短小也鄭司農云決者所以縱弦也詩云決拾既依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驅也拾謂韝扞也決拾即決拾也云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方持弦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者案方持弦矢而並持之故曰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巨指鉤弦矢曰挾方持弦矢而並持之故曰執側持者獨持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司馬彪注方猶並也漢書敘傳下晉灼注亦云方並也兼弦矢而並持之故曰方持此解挾之義下記云凡挾矢于二指之閒橫之以左手執弣右大指鉤弦而一義賈疏引橫之以釋方持非是盛氏世佐云案挾矢之法蓋外見鏃於弣如大射之儀也吳氏廷華云注以拾爲蔽膚蓋誤認祖爲肉祖耳據曲禮注祖而卽衣曰褖孟子集說又以祖褖爲露臂蓋祖去左袖露臂衣非肉祖也凡人見射必袒因謂射者用力故肉祖不知禮射本不尙力左臂亦無所用力也且據司射著遂注以遂爲射韝著之所以遂弦蓋因發矢時左臂衣袖褖弦故著此以遂之若既肉祖則無褖於弦何必著遂則射者

之祖不過去上服左臂褾衣必去左臂褾衣者以褾衣是禮服不宜夾禮服著遂故去之記人因大夫曰祖纁纊公曰祖朱纁士以下不言纁故誤以爲肉袒耳不知此止以辨纁之色士以下纁色相似故不言色惟以公與大夫有纁與朱之別故特言之非士以下無纁也云古文疏皆作接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儀禮之挾日音皆子協反挾日干本作市日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與弦成十字形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接然則接矢爲本字挾弓爲假借字與承珙案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挾俾持也是接挾孟子挾貴而問趙注挾接也此挾貴挾長謂有挾持訓接似不相近考廣雅云接持也是接挾皆有持義蓋交接之處必有所持而後固故接得有持義之訓持是本義接訓持乃引申之義故鄭從今文作挾耳大射儀云卒射右挾之鄭注右挾之右手挾弦案卒射則無矢可挾故知爲挾弦是挾即持也徒弦亦可曰挾不必矢與弦接而後言挾也段說殊泥○凌氏廷堪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于賓賓許三耦卒射司射升堂西階階上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三耦卒射司射升堂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再射請射畢釋獲者皆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三射司射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餘皆如初大射初射請射司射自作階前曰爲政請射三耦卒射司射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再射請射司

射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又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者釋獲者皆作階下北面告于公三射司射適阼階下請以樂于公公許餘皆如初鄉射告于賓者尊賓也大射告于公者尊公也鄉射初射告賓復告主人者賓主人敵也大射再射告于公遂命賓者尊賓以耦公也告賓于西階阼階也大射再射升自西階者賓在西階也告公于阼階者公在阼階請射于公者便于命賓也告賓于階上告公于階下者君臣之義也此鄉射大射之別也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疏正義曰注云二三子謂衆賓已下疏言某不能謙也者敖氏繼公云不能謂不善射也高氏愈云賓辭不能不欲以德藝先人也云二三子謂衆賓辭不能不欲外通射者而言韋氏協夢云謂除三耦之司請射故賓言某本不能特爲二三子之請不得不許耳注專指衆賓恐未備胡氏肇昕云鄉射本爲衆庶習禮非爲賓一人故賓辭言某本不能特爲衆庶習射已不得不許耳注言衆賓已下則已通射者而言矣韋說失之敖氏云爲二三子許諾見所以不辭而卽許之意向者賓爲射而來故至是不敢辭但謙遜而已高氏愈云爲二三子則以衆賓樂此不能獨異也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惟告曰請射于賓賓許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不請射于主人惟告以賓許者緣主人尊賓之義也賓許之辭

主人與聞之矣必告之者禮當然也阼階上告主人惟北面東似衍文上言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足以見之矣北面告變於君也大射儀司射東面請射于公褚氏寅亮云觀此知主人之席在阼階上少東矣敖氏謂東字衍文非也

右司射請射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射器弓矢決拾旌中籌福豐也賓〔疏〕正義曰注籌福豐也校勘記云福監本誤作福後並同黨東面主人之吏西面〔疏〕云納內也者案內義與入同吳氏廷華云與射及執事者皆庠序中人何賓黨之可言至投壺爲燕法主歡此亦有飲酒何獨不主歡卽曰習禮何賓黨習而主黨獨不習耶況此事是公事主人亦是公主人弟子斷應在習禮之內蓋鄉學中之學士不當以賓黨言也據疏以賓黨在西經言西面命之故知爲賓黨不知射事諸執事皆在西此納器於西故弟子在西以待事非賓黨在西之謂也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上堂西廉〔疏〕正義曰乃納射器皆在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亦北括〔疏〕堂西者敖氏繼公云初納之時總置於堂西未有所分別既則陳其弓矢如下文所云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者敖氏云此以弓位之上下見尊卑也下文云東序東則此序下似脫一西字也序西堂西之弓其亦皆北上與堉案敖說是也堂西者西堂下也東序東者東夾之東也西序西者西夾之西也卽東壁西壁衆弓倚于西堂下而矢在堂廉賓主人大夫之弓則倚于東西堂廉之上故下文曰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賓于堂西亦如之謂賓主人各在堂下取弓于堂廉而執之也卒射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謂釋於故處也則賓與大夫之弓在西序而明矣若西序則西夾之牆不應賓與大夫之弓獨在堂既在堂賓何以在西堂下執弓自唐石本始脫各本因之郝氏敬云西序堂上而牆括矢端受弦處括言會也矢與弦會也括向北鏃向南順也衆耦之弓倚于堂西階下矢在階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房也矢在〔疏〕正義曰姜氏兆錫云賓與大夫之弓矢亦在西序其下北括〔疏〕主人之弓亦倚於東序矢在其下北括皆互文也高氏愈云倚弓矢各有其地主賓不相混貴賤不相鐍蓋禮貴有別如此

右弟子納射器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選次其才相近者〔疏〕正義也古文曰某從于子〔疏〕曰郝

氏敬云司射自初取弓挾矢至是不釋執所事也凡耦尊者立右爲上射武事尚右左爲下張氏爾岐云御進也侍也進而侍射於子尊辭也盛氏世佐云某字也某子氏也下射稱字上射稱子亦尊卑異辭也堉案義疏云堂西謂之西偏所謂西堂下也大射有次在東故三耦俟于次次西出故耦亦西面此無次射位則猶彼經之次堂西之位則猶彼經之次北也堂西當南出故耦亦南面西面北上尚右此南面東上乃尚左者大射之次與此經射位東西相向大射次中北上此經射位亦北上雖東面異面其北上則一堂而之位在未就射位之先與射位別則亦率其上射在左之常而已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也者敖氏繼公云比猶合也謂合之而爲耦也上下射之辭異示尊卑也其命之惟以所立之序爲先後故不復變位既命耦乃定所謂比也胡氏肇昕云敖氏解比字與注爲異然必選次其才相近者乃可合之爲耦周禮大司馬比軍衆注比校次之也又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在否此比耦與周禮同義故云選次之衆寡注比校次其人之在否某從于子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云遂告曰大夫與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鄭彼注云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華嚴經音義引倉頡云侍從也故古文作從鄭以大射決之故從今文

右司射比三耦

司正爲司馬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司射司正無事疏正義曰敖氏繼公曰以馬此時之位其西面於觶南欺司正爲司馬遠辟君禮也大射儀司馬二人司正如故郝氏敬云前立司正爲旅酬今未旅而射即以司正充司馬供射事高氏愈云飲則爲司正射則爲司馬益才之優者無不宜故皆使其人爲之儀禮釋官曰司正主飲酒之禮司馬主射禮以其同主禮事故職相兼此大夫士之不使司正爲之與此異也韋氏協夢云此時司馬之位已在司射虞位之南下唯云反位則反已立於此矣不著之者是時司射位未定不得先見司馬位也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事至也今文說皆作稅繫左下綱如字古文繫作係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命之者以張侯之事成於此故也注云事至也今文說皆作稅者詳見士昏禮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也謂之獲者以事名之亦弟子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射中者獲執矢中揚旌唱獲時司射將誘射報中之人曰獲者旌獲者所司馬命獲者取旌倚侯北正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

中乃退〔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坐取旌見其偃於地也侯中侯之中央也倚之於此若示射者以中地然退反於西方之位也倚旌而未負侯蓋當誘射之節則異於耦射也且行事亦宜有漸郝氏敬云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

右司馬命張侯倚旌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坐取旌見其偃於地也侯中侯之中央也倚之於此若示射者以中地然退反於西方之位也倚旌而未負侯蓋當誘射之節則異於耦射也且行事亦宜有漸郝氏敬云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

適西方自西階東而往西階前也樂謂瑟也亦西面命之郝氏敬云樂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瞽遷樂于下辟射位也吳氏廷華云弟子工之弟子即上相者也上縣於洗東則不必遷此云遷者蓋指瑟云弟子相工如初此云遷者蓋指瑟云

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西面北上坐笴矢幹也今文無南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如初入謂何瑟之儀與後先之序也堂東堂也堂前三笴坐處之北也必空三笴也辟士人往來堂東之路也位於堂下而坐惟工耳亦無席盛氏世佐云坐必於席蓋遷樂時并工席亦遷之也敖云無席非方氏苞云鄉飲酒禮著工之降而不見所坐之地故互見於此彼注云降立於西方誤 注云笴矢幹也者賈疏云矢人注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胡氏肇昕云考工記以笴厚爲之羽深注笴讀爲稾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又妙胡之笴注笴矢幹也是矢幹謂之笴也

云今文無南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敖氏謂堂爲東堂案阼階下之東南即堂前不必以堂爲東堂但其南去堂之節以三笴爲度疏引矢人注矢幹長三尺三笴是去堂九尺然則經文堂前三笴正緣上南字而設今文無南字非是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北面鄉堂不〔疏〕正義曰賈疏云工西面北上以北面爲序樂正北面則東西爲列故云不與工序也敖氏繼公曰北面者蓋變於堂上之位堂上則樂正與工同面盛氏世佐云以上三節皆一時事當司射遷樂矣經文序事不得不爾非眞有先後也

右樂正遷樂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猶有故之辭拾更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讓者下讓其上也取云拾者謂更迭而取之也司射以此二者命之韋氏協夢云讓與至於階三讓之讓同謂上射讓下射也司射既上必讓下敖之禮也敖氏既比三耦三耦上射先行下射從之上讓下讓其上未確郝氏敬云三耦既比司射先自射教之射者禮儀未閑司射挾乘矢命各與其耦揖讓迭取弓矢勿相襍越皆司射命也姜氏兆錫云命各與其耦揖讓以審其比禮比樂之意此鄉大夫所謂退而以五物詢衆庶者也拾取弓矢亦其中和容之一

徵故首命之張氏爾岐云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即司射之所以命三耦者胡氏肇昕云郝氏姜氏皆於讓字絕句張氏於矢字絕句拾字別一句盛氏世佐以郝姜爲得今案當以張氏爲長各以其耦讓取弓矢此命其取弓矢之辭拾者言其取之有次不相踰越也　注云猶有故之辭者案上文云司射兼挾乘矢又云司射不釋弓矢此云猶挾乘矢故云有故之辭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凡納射器者皆執以俟事　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弣弓把也敖氏繼公云有司弟子主授之是竝授也　注云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者方氏苞云經於前後弟子所有事皆質言之而別言有司獲者則非弟子明矣所有事皆簡便而易供若授弓矢唱獲必有司習事乃能無愆於儀度使以弟子易之設倉皇失措而取觖違非所以誘敎也敖氏繼公云遂則亦授弓者授之人也當以敖說爲正　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未違俟處插於帶右　疏　正義曰郝氏敬云插三矢於帶閒挾一矢於第二指閒備先射也一个謂一矢凡奇曰个○校勘記云注兩插也搢插也

射器則陳之矣弟子乃商于堂西主授受之事故此時復執以授之胡氏肇昕云經凡言遂者皆相因之辭上文言有司授弓授弓訖因遂授矢鄭一

字釋文陳本通解要義俱作定案今本釋文亦作插唯宋本作捷見張淳士冠禮識誤　云搢插也插於帶右者賈疏云以其左手執弓右手抽捷而射故知插於帶右故詩云左旋右抽案插釋文作捷捷與插古字通用樂記注亦云搢猶捷也釋文捷本亦作插插又與扱通士冠禮鄭注建栖扱栖於體中釋文扱作捷本又作插後人知搢之爲插不知捷之與插本同義也因改注中捷爲插幸有釋文猶可見鄭注之舊也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疏　正義曰郝氏繼公云下經云設福于中庭南當洗又云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然則此時司射之位少南於洗而西當榮與司射先立於此欲三耦知其位也張氏爾岐云中謂庭中以釋獲者其設之之處南當楅西當西序此時尚未設中云所設中之西南者擬將來設中之處也　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固東面俟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進亦每耦竝行上射在左如遝適堂西之儀也立于其西南又以司射所立處爲節也俟俟作射案三耦本俟於堂西至此始違俟處進而立於司射之西南以俟射也

右三耦取弓矢俟射

還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一个單疏本標目作箇注云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明卻時還者賈疏云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今三耦立定卻來向三耦之北東面明司射卻時右還西南東面也敖氏繼公云復云東面者以其遠於舊處且明既還而後東面也立於此者示三耦以揖進之節耳張氏爾岐云據注及疏言司射本立於中之西南今命三耦已復還立此經止文詳經文似當仍作先後字爲妥此復言之者欲言其將誘射故復從立處說起耳姜氏兆錫云司射原在中之西南東面因三耦來立於其西南其時司射卻身遜避以便其進立至三耦立定隨復回向三耦之北東面而立注云復言之者明卻時還也味文義當是如此而疏說未明故順其意而發之盛氏世佐云司射自請射之後卽於階前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于堂西又命三耦取弓矢其初固未有定位也經云先立者謂先三耦而立于所設中之西南以示射位也下經云司射先反位與此先字義同其非舊先之先明矣張氏辨之甚當然其自爲說亦非也案上經三耦立于司射之西南見司射之位在其東北也此云立于三耦之北則進而西矣既違故位嫌其所面亦異故復云東面以決之非復出也由三耦東北進而立于其北未嘗有所還卻回還也注云卻時還亦非竢案司射本位在三耦之東北至是將誘射故就射位立于三耦之北及射畢搢扑反位則反於本位不復向射位兩位蓋各自別

搢進當階

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几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疏正義曰放氏繼公云自揖進以下皆敘三耦以射儀也誘射而就左物者亦以其爲主黨也序是也黨屬於州州屬於鄉以此言之則三者之學其小大深淺可知矣序則鉤楹內繞楹之南而東以其物當楣也堂則由楹外謂循楹之東而北以其物當棟也堂有深有淺故爾夫此篇以鄉射爲名而其禮乃及於州黨之學者其故何哉蓋君子之居是鄉或有近於庠者或有近於序者故其射也各隨其居之所近而因便會聚於其中以行禮焉此其所以不容不異也郝氏敬云司射東面立以下皆司射自射以教射也揖進卽所立之次東向一揖進當西階塗北向一揖及西階下一揖此堂下三揖也楹謂近檐兩楹內可鉤行古人堂牖戶皆在後楹間室與房在堂之北後楹中間戶牖室也後楹東間戶牖房也所謂東西階位皆在堂深處而前當兩階非就檐下布席也深氏釋例云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

禮司射誘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揖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大射儀司射誘射入于次揖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升堂之前三揖也鄉射初射上耦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賓主人大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撎三挾一个賓于堂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賓主人大夫揖猶當階揖也由其階階下揖猶及階揖也又云大夫袒決遂執弓撎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大射初射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竝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撎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司射誘射者教射也故其儀與耦射同也大射有次在洗東南故出次西面揖鄉射無次但於堂西袒決遂故耦進東面揖也大射賓侍君射不肖者君尊不降階賓不敢與之耦也○按勘記云注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序徐本通解俱作庠然其說云序州黨之學堂卽庠所見本亦作庠偶誤寫作序耳讀如成通解要義楊氏俱作榭下竝同案春秋左氏經作成周宣謝災鄭引公羊經作成周宣謝災之謝謝徐本公羊經而疏以左氏經釋之非鄭意也且說文無謝字左氏穀梁之作榭未必非後人所改當從

言爲正　云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淡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儿屋無室曰謝宣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者賈疏云注云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者周禮地官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是也云儿屋無室曰榭宣從榭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者鄭解榭名爾雅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及成周宣謝及此州立榭皆是無室故云儿以該之不得從豫及序故云宣從榭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不從今文者以其虞庠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言亦者古文爲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盛氏世佐云禮記學記云術有序周禮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本記云序則物當榭皆作序此古文作豫誤也鄭公從之者取其與榭字略似便改讀以求合於爾雅無室曰榭之文耳詎知榭是臺上之屋所以臨觀講武與此州黨學舍絕不相干不可援以爲據也若夫序之無室其證有三而爾雅不與焉蓋序爲州黨學其規模制度必狹小於鄉學之庠而其器席陳設一與庠同又須留餘地以通行禮者之往來若復去四分之一以爲室其勢必不能容一也庠大於序而射者所履之物止於當楣楣棟前一架也序小於庠而物反當正中之棟若其有室則室之牖前爲賓席席前又設薦俎與物同在一架之內能無礙乎二也又以經文

證之序本與庠對今以堂對言者互文也堂者對室之稱無室不可以言堂故言序則知堂之爲庠矣言堂則知序之無室矣其言簡而義該如此三也之三者皆足以明序之無室鄭公不一爲拈出而輕改經文以申己臆過矣若以序爲夏后氏之學其說出於王制明堂位與孟子異未知孰是然郎謂周人立夏之學於州去室而仍取序名亦無不可何必改序爲庠耶凌氏作序矣復以今文豫作序爲非且下記云釋例云注既云周禮作序序則物當棟正作序字疑注說不然也胡氏承珙云鄭於經豫字但讀如謝所以存古音此既以序爲非而其字爲謝所以存古音此既以序爲非而長并下記諸序字皆不破之者蓋以序榭於禮記學記周禮州長字本通耳經義聞斯錄曰案鄭氏之意蓋以豫序同爲假僭字字本字當作榭故後注有云或言堂或言庠亦爲庠榭互言自作庠榭然周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安知不又以夏后氏之序爲州黨學邪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記與禮之堂皆謂庠物當棟棟之前有楣有庋棟之後亦有棟有庋古人屋皆五架中爲棟棟南爲堂北爲室故序則物當楣之南後楣之南爲庠無室庠則後楣後亦餘兩架庠則物當楣後亦餘兩架而庠之序爲鄉學安知不又以夏后氏之序爲道之五十弓爲定也楹當楣在兩楹之閒故由楹內物當楣之五十弓爲定也楹當楣在兩楹之閒故由楹內物當楣在兩楹之閒故由楹內適作階受命于主人司馬升由楹內適作階受命于主人司馬升堂命去侯亦皆鉤楹內立於楹外言之或疑鄉庠州序之內各有序有堂似非胡氏肇昕云案諸家皆泥於州長射於序之文故說多窒礙而難通不知庠有室序無室此定制也而經於鄉射兼言堂者以禮或有兼行於庠者其制與序有異故因序而并及之玩經文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言序堂言庠二則字明是分言庠序非專爲州長習射而言也鄉射記射自楹閒注云自楹閒者謂射於庠也此鄉射亦行於庠之明證禮經古文作豫今文作序豫序皆從予得聲古相通用鄭讀豫爲榭者以爾雅無室曰榭豫亦無室故讀從之說文無榭字古僭謝爲之故春秋成周宣榭火公羊經宣謝災鄭此注即本公羊之文謝與豫序古音亦相近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取同音爲訓序之讀如謝也云左物下物也者張氏爾岐云物者以丹若墨畫地作十字形射者履之以射左物下射所履故云下物也姜氏兆錫云物者猶物色之物大射禮云若物若墨畫物而午是也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足其足正義曰淩氏廷堪云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併足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于又射參大侯再發此升堂之後三揖也鄉射初射上

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賓主人射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三射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大射始射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皆當其物北面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諸公卿升射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又始射司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三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再射司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三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升堂之後然唯第一耦之上射有位鄉射大射皆同此揖亦在升堂或於庠或於序故曰鉤楹內由楹外大射之餘耦皆無也鄉射或於庠或於序故曰鉤楹內由楹外大射用三侯故曰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其禮既殊故誘射亦異也

注云方猶併也志在於射物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者朱子曰注意若曰左足履矣以志在相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之中也若便併右足則是立而俯視而正足則視侯中之時右足已南先而右次之張氏爾岐云左足履物不及併足右足初旋已南面視侯乃俯正足而立是其志在於射也吳氏廷華云還者北面及物履物後乃還而西面立又轉首南視侯也不方足者未及併足即視也據此則古射者亦側立而向左手把弣向南與今同惟併足而立與今之不丁不八者異記所謂志正體直者必正而向侯也豬氏寅亮云非必正而向侯也豬氏寅亮云向北履物之時左足必履橫畫之隨其縱畫則虛而不履橫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橫畫之兩端也敖氏繼公云左足履物履從畫則履物者當履其從畫也不方足者未還者必先立故言此以明之還謂右還而南面也右還者爲下射之向上射也既視侯中乃俯其亦在從畫而少退與正足謂左右各履橫畫之兩端也亦左足履物不及併足右足初旋已南而後向南謂下射向上射者亦非誘射無分上下也盛氏世佐云射之立法與他時異他時併足而立可也而射者之足則不可併併則不可射聖人於此恐人或有未嫻也故先於射位畫一縱一橫之物而使之取正焉司射於誘射之時既視侯中即俯而視足以察其合法與否皆所以致也方足者併足而立也此常法也正足者正其足於物也物一縱一橫履之者亦左足縱而右足橫如其所畫也至於今射者之立取象於丁猶古人之分茫然莫辨而敖氏遂以左右足橫畫午之遺意注於正足方足之各履橫畫之兩端釋之若然則其身正南面而立矣將何以支左詘右而射乎蓋自文武殊科而射爲武事於是習於射者既守之而慨然也至於疏說之誤則由讀注之不審云左足至右足也者反言以明之耳疏以右足還三字連下還者謂志在於射故左足甫至物右足即還不及併足而立也又云併足則是立儀禮正義八

爲句則非矣得朱子之解注意始明而近世又有謂左足至爲句右足還併足爲句則是立也三句皆是反言者亦失注意

不去旌以其〔疏〕不獲不唱獲故不去旌也〔疏〕正義曰賈疏云以其旌擬唱獲今以三耦誘射不去者以誘射不主於中且不獲也郝氏敬云凡射獲者持旌倚矣西唱獲此教射不計獲故旌倚矣不去也褚氏寅亮云旌倚矣中蓋在正下誘射者必善射其中矣也必不中旌故可不去其不去也非不主於中也蓋見中矣不中旌也注以不獲釋之微矣方氏苞云注謂以不獲教氏謂不主於中皆非也發而不中尚可以致射乎疑旌之高不揜正鵠倚於矣之中央在正鵠之下惟司射發必中的不失分寸故不去旌以爲表儀使人則傚是以誘射畢始命獲者執旌以負矣三耦射則去之正恐矢或集於旌而貫於矣也胡氏肇昕云方氏慤乳說經未可據當以舊說爲正

誘射教也〔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言此者亦有教之意

將乘矢象有事於四方〔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誘射必四矢盡發也大射儀誘射之以四矢射三矢胡氏肇昕云射義云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是注所本執弓不挾右執弦〔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執弓左執弣也挾弓矢盡〔疏〕正義曰大射儀誘射者以大指鉤弦也此不挾則但執弦而已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更

也不射而挾之示有〔疏〕正義曰改作一个校勘記云作唐石經事也今文曰適序西〔疏〕徐本通解教氏楊氏俱作取是也○教氏繼公云南面揖揖退也揖如升射謂如其當物升堂之揖也云出于其位南見是時未有司馬西方之位也自賓與大夫之外凡南行而適堂西出而北行者皆由於此惟發於其位及反位者則否張氏爾岐云司射位在所射中之西南東面今乃出其位南北迴適堂西面衆耦射畢皆當白此適堂西釋弓脫決拾也吳氏廷華云上司射立于中之西南東面三耦又立于司射之西南東面北上司射升堂誘射畢降階南行出于其位之南則當與三耦立處相當蓋三耦本立於其位之西南也司射至此乃西面行與上耦謝至上耦前乃轉而北行至堂西取一个挾之即從堂西取扑然後反位其反位仍由故處自階西至堂西自堂西南行至上耦前西向作之乃轉身東行轉北反位褚氏寅亮云乘矢已射故更取一矢以挾非與上相變之意〔疏〕注云今文曰適序西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上文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在東序衆弓則皆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此司射取矢自當云適堂西又大射儀司射誘射畢亦云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鄭以今文遂適階西彼決此故從古文

取扑搢之以反位〔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搢扑者以三耦將射也張氏爾岐云扑所以撻犯教者書曰扑作教刑平時庠序

儀禮正義九

江寧楊大堉雅輪補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 欲令射者見侯與疏正義曰張氏爾雅侯旌謏云同是西階前至此未有他事當亦西階前命之也盛氏世佐云下記云命負侯者由其位正謂此也張氏云西階前命之非敖氏繼公云使之執旌于侯中以示射者若謂中侯則舉此而言獲然邾氏敬云旌先倚侯三耦將射乃命獲者執旌北向背侯立侯司馬命也 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 文侯爲立疏注云侯待也者賈疏云待司馬命去侯云今文侯爲立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鄉射禮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擕所云今文侯爲立立蓋竣之壞字此經當今文作竣古文作俟侯說文俟大也从人矣聲竣侯也从立矣聲古文多假俟故作俟今文用本字故作竣說文於禮經多用今文云竣待也蓋本今文也此經及大射儀三耦俟于次北今文俟作立皆卽竣之脫壞也大射儀皆遞次而俟侯司馬命也 待也者賈疏云待司馬命去侯云今文俟爲立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鄉射禮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鄭所云今文俟爲立立蓋竣之壞字此經當今文作竣古文作俟侯說文俟大也从人矣聲竣侯也从立矣聲古文多假俟故作俟今文用本字故作竣說文於禮經多用今文云竣待也蓋本今文也此經及大射儀三耦俟于次北今文俟作立皆卽竣之脫壞也大射儀皆遞次而俟侯司馬命也 亦不爲立字也經典竣字少見唯爾雅釋詁云竣待也左傳哀元年日可竣也用竣字爾雅釋文云竣又作俟詩齊風俟我于

新陽汪之昌 校
桐城劉 峻

序之所用也至習射則必有大過而後撻其不中者飲之而已而司射非有事於堂上必搢扑正以示衆射者容體不比於禮節不比於樂皆由平時不盡志於此本當用扑而姑以觥代也而賓大夫主人亦因此各繹己之志矣周官閭胥掌觥撻罰蓋事則吏士以觥罰耳

右司射誘射

著乎而漢書地理志引作竣是俊古相通用也後世不知俊之本訓爲大而以待義當之則俊失其本義而反以竣爲俊之古字故漢書竣待之字多作竣而師古於賈誼終軍彭宣司馬遷等傳皆云竣古俊字釋玄應衆經音義亦云俊古文竣蔡邕三形幾不知俊竣之爲二字矣司射還當上耦而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當謂上下射之閒張氏爾岐云三耦在司射之西南東面今欲西面命射故知左還蔡氏德晉云還左轉而西向也時三耦猶在西階下而南與司射俱東面立司射還向上耦二人使之升堂而射也褚氏寅亮云經明云當上耦作上耦射敖氏云當上下射之閒與經違矣作之必正對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並行矣下經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獲亦專命上射亦正對上射而下射自若在上下射之閒則宏云階閒而何以云西階之東邪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中猶閒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在左先升中等空一等也同階敬與異階升者之義不同其降亦然然則凡升階者必於其中央與吳氏廷萃云揖進時東行以北爲左當階轉北以西中等者上揖已升三等下射乃升一等中空一等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在左以其當就上物也上射差尊故

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並併也〔疏〕正義曰云少左者賈疏繼公云爲下射升堂則皆在右也吳氏廷萃云北面以西爲左東行以北爲左升階少左益略向西讓下射升位也既升並行則轉而東行也張氏惠言云上下射並行中閒相去如兩物容弓升階相隨行及上堂而後左右併階臨故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疏〕正義曰岐云當物上射當右物下射當左物履物還視侯中皆傚誘射之儀敖氏繼公云不方足省文耳合足左右並立於橫畫上所謂正足也吳氏廷萃云當物時上下射尚東向上射先當左物乃供轉身北面揖畢乃北行及物並揖以左足履物尚北向也既履物乃轉身西向卽南面向侯所謂還也還卽視侯中乃井足正立俟者俟司馬司射兩命然後射也此當與誘射參看又大射言執弓右挾正足也謂俯察其足之縱橫必合於所畫之物胡氏肇昕云左足履物右足還不及方足卽併足而立也上文所謂方足也至視侯中乃合足而俟合足而俟字義近曲賈疏云俟俟司馬命去侯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決遂因曰敖氏繼公云惟云適堂是亦不挾也不決遂不挾弓變於大射也云袒執弓則固不決不射不備〔疏〕正義

遂矣乃先言之者嫌執弓者袒必決遂也經文亦或言袒以包二者故以此明之褚氏寅亮云注云因不射不備蓋此經之不挾矢而拌不決遂與大射之雖決遂而仍不挾矢者俱以不射故也其不挾矢與大射同而不決遂與大射異者變於君禮也方氏苞云敦射而會鄉民儀可略不與射則不決遂執弓而不挾可矣大射則擇士以祭君親臨之故不射而決遂執弓而右挾禮宜也

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閒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

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弓末也大射曰左執弛揚猶舉也

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去離也命去侯者令辟射且當獲也注云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疏〕鄭氏敬云時獲者南負侯所居乏在西故西南面命之者之後也者賈疏云于西楹而北東行過由上射之後也云簫弓末也大射儀曰左執弛揚猶舉也者以其敖氏云右執簫爲欲揚弓以弓之上端南向而舉之也必南之者爲獲者在侯故也吳氏廷華云去侯以將射也司馬不徑從堂西南行出司射之西南然後轉東至堂而至階下升階乃從堂當階乃轉北行升階既升又不徑從階上東行乃從西楹西而北始轉東由上射之後立于其後俱與司射示威儀之義同又上射在西下射在東司馬從西來故止由上射後立于其中也獲者在侯中面南面者令去侯至乏在西也在物閒易隱故

揚弓示之南揚者獲者在南也方氏苞云命去侯則揚弓揮之使行故高舉以爲招也命取矢則揖弓俯拾于地故下指以示意也胡氏肇昕云禮記曲禮云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簫注簫弭須也釋名云弓末曰簫言簫梢也是簫爲弓末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

已鄉射威儀〔疏〕正義曰賈疏云而俟者待射者發矢當坐故下省偃猶仆也注云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獲也

絕而已鄉射威儀者賈疏云大射云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而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是其威儀多此不者威儀省故也敖氏繼公云此去侯亦左趨直而乃折北而就乏東面偃旌是旌亦東首矣胡氏肇昕云蔡氏德晉以執旌許爲句諾字屬下讀蓋以大射之諾以宮又諾以商也然考鄉射大射二篇如賓許諾大史許諾皆以二字連讀蓋諾者應之聲僅云執旌許則文義不了當以舊讀爲是

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

正義曰襲敖氏繼公云復左衣也此襲對袒而言上衣雖裼猶爲襲也玉藻曰尸襲執玉龜襲非是則皆裼矣淩氏曙例云凡有事于射則袒無事于射則襲鄉射禮司射請射三耦將射三耦拾取矢大夫眾賓將射賓主人大夫將射賓主人拾取矢大夫就其

耦兼取矢皆袒決遂司馬命獲者去侯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大射儀司射請射三耦射司馬正命獲者去侯命取矢三耦拾取矢君與賓射諸公卿將射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拾取矢皆袒也遂再射司馬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是有事於射則袒也鄉射司馬命去侯訖命取矢加楅訖賓主人大夫卒射飲畢賓主人大夫拾取矢訖射畢司射還射器皆襲是君諸公卿卒射衆耦拾取矢訖飲畢射畢司射還射器皆襲是無事於射則襲也鄉射司馬正獻服不皆襲鄉射大射司射獻釋獲者亦襲此皆飲酒之禮無事於射者也司馬乘矢襲司射數獲襲者皆袒決遂示能射也不勝者皆襲說決拾示不能射也鄉射三耦勝者射司射請以樂射則襲大射不云襲文不具也與前初射再射異於能中故袒襲不相因而相變也請射袒決遂不同者禮射異也反位立於司射之南者敖氏云反謂復其故道也司射之南皆指其虛位言也是時司射不在故位而言反以向者由是而往故前此猶在觶南之位也褚氏寅亮云經先言出於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間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還下射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且失注中圍下射之義又襲復衣也對袒而言故謂之襲與聘禮之襲有別司射之南之位司馬至此時乃改觶南之位於是爲不曰復初位而曰反位者位雖其位於此始立爲爾盛氏世佐云反位則其在此位也不自此始矣方其爲司馬則位在司正也位在觶南及爲司馬則位在司射之南反爲司正復就觶南之位當階間中庭故觶南之位蓋觶南之位當階間中庭故者以司馬之位取節於司射之南從其類也不於其爲司馬時著之也敖云前此猶在觶南之位非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者敖氏云圍下射而降者注來交變以爲儀也盛氏世佐云圍下射者威儀之法宜爾也下文司射命取矢之時上下射皆不在亦圍左物而降則可見矣鄭解似迂當以敖說爲正方氏苞云司馬升降皆紆道而由司射之南何也升降經由堂東西者惟賓主人大夫不敢上擬卒射而降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故司馬先爲之儀又云司馬命去侯升由上後以適堂西與再射命去侯升自右物之後降還左物之後同理當如此別無深意注推說似迂遠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謂矢中人也〈疏〉正義曰相左者賈疏云相左之時在西階之西獵矢從傷〈疏〉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左相近故云相左也敖氏繼公云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著其進之節也相左著其行之方也司馬南行司射北行而相過故謂

之交司馬在西司射在東故謂之相左蓋南行者以東爲左北行者以西爲左也盛氏世佐云凡升堂者皆自其位東行當階前乃直北至階反位亦如之上經云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是其徵矣若然則相左之說當如敖解疏誤也江氏筠云仍是司馬由東而南行司射由西而北行蓋司射由其位進行至堂塗則折而北及行至近階始折而東耳由堂下西階之東當上物之南也氏云由堂下者自堂下而少東行也而階之東當上物之南也其於堂中爲少西故取節于西階也惟命上射者以其先發而下射從之且下射其聞之矣故不復戒戒其射獲獵獲而不及其他者獲近于侯舉近以見其遠也揖以揖受其戒○注獵矢從傍校勘記云陸氏曰傍或作旁案敖氏作旁云射獲謂矢中人也獵矢從傍者賈疏云人謂獲者郝氏敬云司射不升堂由西階東北向上射命曰射無計獲善射者正己無爭勝之心則發必中度獵猶爭也不由拾發獵次爭勝射者所戒蓋初射誘習不釋算計獲故以此曉之盛氏世佐云無射獲戒其傷人也無獵獲戒其驚人也郝說非胡氏肇昕云射獲獵獲皆射不中度之最甚者故舉以爲戒射主于中不得戒其無計獲且射無計獲亦不得云無射獲也相加注獵捷相接之貌矢從人傍而過是乃射上射既發挾弓與人相接之皃皆恐其傷人也故戒之

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后後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當從后弓字衍文挾矢則挾弓可知不必言也大射儀無弓字既發而挾矢是射時乃傳矢也此亦可以見其節矣云拾發者亦見下射既發挾矢而後上射射也古之射者其序整齊而不紊其儀從容而不迫大抵類此張氏爾岐云上射發第一矢復挾二矢下射乃發矢如是更發以至四矢畢盛氏世佐云弓字非衍也謂上射既發第一矢復于帶閒取第二矢傳于弓而挾之也大射儀無弓字省文耳蔡氏德晉云上射先發一矢俟再挾矢于弓而後下射發拾更迭也下射既發再挾矢于弓而後上射又發各行四矢也○校勘記云注古文而后作後非也孝經說然后曰后者後也當從后徐本如是與單疏標目合要義節錄注云古文后作後非通解與今本同案依疏當作孝經說說然后曰各本少一說字云后後也當從后者案此注缺脫當從徐本賈疏云引孝經說者取孝經緯援神契文臧氏琳云案說文先後字作後君后字作后儀禮古文作後與說文合今文作后當是同聲假借字胡氏承珙云案經傳多假后爲後鄭非不知后爲後之假借聘禮記君還而后還注云而后猶然後也此注必云當從后者正以古文多假借字今文多用本字此經古文作後故鄭君辨之謂古文當作后后下射射彼今古文蓋皆作后孝經亦古文故引以爲證又大射儀而傳古文者之誤古文當本作后不作後也胡氏肇昕云此說是也鄭君於禮經多從今文古文許君於禮經多用假借字今文作后后者爲非謂是后不作后後也非以後釋后謂后即後之假借耳亦

以通古今字之異也古人訓詁多有此例如毛詩汝墳愫如調飢傳云調朝也非以朝訓調調卽朝之假僭耳文選注引薛君章句曰朝飢最難忍是毛詩作調用假僭字韓詩作朝用本字也又采蘩于沼于沚傳云于於二字經典多通用而有古今文之別故經文多用于傳注多用於以於釋于所以通古今字異也舉此而此注之從后不從後以後釋后之故可推矣

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之類是以中爲獲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一中而兩言獲也蔡德晉云舉旌之聲高爲宮偃旌之聲下爲時則坐以俟其中也中乃之以獲也且示有所變○注則大言獲獲者旌在地須坐乃舉言獲講武田之類集說田上有師字案校勘記不載各本有如此者敖以意增改耳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宮爲君商爲臣聲和律呂相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一中而兩言獲也蔡德晉云舉旌之聲高爲宮偃旌之聲下爲商蓋一唱而聲再變也

獲而未釋獲但大言獲〔疏〕正義曰注大言獲敖氏繼公云是時未立釋獲未釋其算〔疏〕集說引注無大字○敖氏所以識中之多寡注上下文皆言大言獲賈疏乃以宮爲大言獲商爲小言獲是一矢而再言獲恐未是或一聲漸殺各有所合與盛氏世佐云大射儀云去二矢皆許諾以宮及乏南又諾以商此獲者受去矣命之聲也亦宮商爲二聲非一聲而漸殺注兩言大言獲者據第一聲而言也張氏協夢

云上獲唱獲也下獲獲之算也未釋獲者三耦之射不主於中蓋亦德晉云初射雖有中否而不計勝負但唱獲而不釋算故曰未釋獲

卒射皆執弓不挾矢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挾亦右執弦如司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不挾者變於大射吳氏廷華云卒射承上將上射降三等下射乘矢但南發必唱獲故挾敖之如升射者前揖處皆當揖也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竝行上射于左〔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堂上竝行下射在左今降階必少右乃當上射之後也竝行上射于左者謂上射先降少左下射降乃竝行而上射於左也上射必於左者進時上射在左還亦宜然堂上各發於其物不可得而變降時有先後故因毗降而爲之此將適堂西也上射乃不於右便其反位者以有釋弓等事而未卽反故也吳氏廷華云卿大夫階五等降三等竝云卿上射後降階也中等以上射降乃竝也上下射離物南行隨上射轉西當階轉南時上射面下射在東南以西爲右少右隨上射後降階也毗降中等下射乃前至上射之西竝行上射在左射後降階時上射南下射北上射已於階下著之者明仍在左也張氏寅亮云當發位竝行向西階時始易位經於階下著之者明仍在左也張氏寅亮云當發位竝行上射在左左矣不待降階也毗降中等下射乃前至上射之西竝行上射在左爾岐云竝行毗降階而竝行盛氏世佐云上經云上射升堂少左此云下射稍右從之互文也凡獨升者中階而升也其升則一等如其竝行之節也竝行上差尊者在左差卑者在右雖間一等如其竝行之節也竝行上

射于左兼在堂上堂下言也張云既降階而竝行敖云堂上竝行下射在左皆非胡氏肇昕云上經云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此既升堂而竝行也此經云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竝行上射于左乃既降階而竝行也張說不誤盛氏駁之非是

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進退者交則相揖以其事同也張氏爾岐云相左者降者由西升者由東也蔡氏德晉云相左交者初耦自堂上降次耦自堂下升交遇乃于西階前南下就西以東爲左北升趨東以西爲左也淩氏廷堪例云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揖鄉射禮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矣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竝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再射諸公卿卒射降加三耦三射三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如初此大射之射後二揖也大射卒射北面揖不同鄉射南面揖者君在堂上故也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注不南面者爲不背卿考下文諸公卿大夫卒射亦揖如三耦此時卿已降矣則非爲卿可知敖氏繼公云北面揖者爲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于楹閒嫌也鄉射賓主人卒射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

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及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賓主人分階故多階上一揖既降復升就席故又有及階升堂二揖也又大夫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大夫降無與升射者交于階前之揖者大夫既降復升就席然後繼射者始升也鄉射司射誘射卒射南面揖揖如升射降此無升射故無交于階前之揖也大射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卒射揖復有降階揖者大射諸侯禮威儀多也誘射無耦而亦揖者教眾射者以行禮之節也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

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去扑乃升不敢佩疏正義曰升勘記云北宇誤在司射上○敖氏繼公云司馬之南即鄉者所謂司射之南也此時已有司馬之位又在司射之南正當往來者之北故以之爲節耳釋弓說決拾以已初射之事畢也說遂而言拾者別於用時也俟俟司射命也三當作二字之誤也二耦與此異者無與升揖者相左相揖之事耳胡氏肇昕云下三耦拾取矢節云三耦拾取矢亦如之敖氏亦云三當作二考大射三耦卒射亦如之作三二耦拾取矢亦如之作二細繹經文當以作二耦爲是蓋三與二字畫相似又

涉下三耦卒射而誤耳蔡氏本義本之徑改經文爲二耦注云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卽尊者之側者敖氏云扑刑器也將告尊者必去之敬也士之射禮賓揖以揖賓主之故司射獨以是告賓然之

右三耦射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

弓命取矢揖推之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射將反位司馬將升堂而交于階前則是其去扑與袒執弓之事亦相接爲之褚氏寅亮云司馬適堂西在司射未降先司射甫降而司馬已至階故於此得相交堉案義疏云司射降自西階司馬方升南北相值故曰相左則司馬在東司射在西也盛氏世佐云命取矢命取鞾誘射者賈疏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故周禮司儀天揖時揖土揖鄭注皆以推手解之揖弓者向侯而推之以其命取矢故也揚弓者向乏而揚之以其命去侯故也敖氏云揖弓與揚弓相變爲文則揖者其推而下之之謂與去侯取矢之事異故上下其弓以別之揖弓繼西南而言是弓亦西南鄉矣益以獲者與弟子皆在西南故也揖弓者益右執弦盛氏世佐云揖弓與揚弓相變揚者舉之向上也揖者推之向外也論語曰上如揖益揚則高而揖則平與敖以揖爲推而下之非　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

矢之事已主之也獲者審於視矢雖不親取而主其事　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楅猶幅也所以承笴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馬立于所設楅之南示弟子以設處也凡言所設某者皆謂器之未設者也鄉者射器納于堂西楅在其中今司馬北面不必鄉而命之張氏爾岐云所設而出與弟子在西司馬北面命設之則是時弟子已奉楅楅謂所擬以設楅之處堉案先命取矢後命設楅者益楅自堂西一設卽是矢則合三耦及誘射者總二十八矢須一取之不能促致故必先命之使二事並舉於一時及設楅後又釋弓堂西襲而反位弟子乃得取矢加楅遂進撫而乘之庶幾禮成於敏焉其獲者負侯本爲弟子取矢而設注所謂以旌指教之也若北面負侯侯在其背何能指之以旌意必轉而向侯始可指示之又命取矢不言弟子方委矢于楅及不備又命升堂西南命之者據下云弟子自西方應諾則委矢後弟子已西反故也韋氏協夢云下射履左物此云出于左物之南卽上出于下射之南也弟子位在西南此時奉楅而

出已至堂前但未即設耳故司
笴齊矢者校勘記云徐本無無齊字聶氏通解楊氏俱有朱子曰
注脫齊字據疏補之　云楅猶幅也所以承笴齊矢者賈疏云
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所以承笴齊矢胡氏肇昕
云大射儀總眾弓矢楅注楅承矢器說文無楅字本字作簏簏
弩矢箙也周禮司弓矢曰中秋獻矢箙注箙盛矢器也以獸皮
爲之蓋承矢之器本以竹木爲之而以獸皮爲飾故其字从竹
木爲之而以獸皮爲飾故其字从竹偏旁古多通用詩生民覃實覃訏釋
文訏本亦作詡爾雅釋鳥蝙蝠服翼方言蝙蝠自關而東謂之
蝙蝠服翼其證也故輻通作幅猶覆訓爲服也偏通作伏猶服通
作伏也福通作備也　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於賓　疏曰
敖氏繼公云中庭東西節也南當洗不言北文省也東肆龍首在
西也必東肆者以上射在西也司馬不以弓爲畢者辟大射禮
也盛氏世佐云中庭兩階之間也南當洗亦南北以當深也東
氏寅亮云陳祥道云考之於禮奉楅者坐而無
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束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
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竊謂楅應有足但不高耳南當洗亦
大判言之未必尺寸不爽如
例云凡設楅于中庭南當洗凌氏
祖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
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
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
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
洗東肆大射初射畢司馬正祖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
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
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侯而俟司馬正降自
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
禮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是大射設楅之處與鄉射同
也鄉射既設楅司馬由司射之南遵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
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遵
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
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
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
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祖
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
承笴齊矢之器故設于中庭以
鄉射再射畢取矢加楅大夫之
同大射再射畢取矢加楅賓諸
三射同此則與眾耦異者也又
面坐而奠之南北當
洗此言設楅之儀也　司馬由司射之南遵釋弓于堂西襲反位
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遵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

左右撫矢而乘之撫拊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卽袒也凡事升堂〔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馬所由者亦其位南也是時乃袒〔疏〕司射在其位之北故以司射爲節盛氏世佐云委加于福上也北括則於福爲橫也福之東西設也於茲益信矢于福上〔疏〕注云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者賈疏云注云撫拊之也北括則於福爲橫也福之東西設也於茲益信撫者撫拍之義以右手撫四矢於東以左手撫四矢於西是四四數分之也者賈疏云四數而分之也胡氏肇昕云釋名云撫敷也敷手以拍之也拍搏也手搏其上也是左右撫矢而乘之者左右手相撫拍而四四數分之也云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卽袒也者敖氏云司馬是時不執弓無嫌於不襲此襲字蓋衍胡氏肇昕云上襲以命弟子設福退而釋弓是無事卽襲也此進則有事矣而云襲者以在堂下也故曰嫌氏謂爲衍文非是云凡事升堂乃袒者賈疏云堂下雖有事亦不袒若司射不問堂上堂下有事卽袒司馬與司射遞行事恐同故明之也凌氏釋例云凡射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卫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此初射請射也鄉射禮司射適阼階西升請射于賓賓許諾大射司射適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初賓許此再射請射也鄉射禮司射適西階東面倚扑升自西階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公許大射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賓許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弣右卫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此初射請射也鄉射禮司射適西階東面請射于公此三射請射也鄉射禮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大射畫物畢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侯于次北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大射畫物畢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侯于次北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初射比三耦也鄉射禮司射適阼階西升請射于賓賓許諾大射儀司射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大夫曰某御于子子又云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大射司射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以大夫之耦爲正命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大夫曰某御于子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此再射比衆耦也鄉射禮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再射三射作射如初此作射射誘射皆將乘矢此誘射也鄉射禮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如初射三

釋三射命曰不鼓不釋此命射也鄉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大射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此告卒射也皆射者之事也鄉射禮請射後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大射儀司射請射後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眾弓矢不挾總眾豐皆止于西堂下眾弓矢不挾總眾弓矢與中籌

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
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
以商至乏聲止再射三射及公
也鄉射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
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
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
初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
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
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
命取矢也鄉射司馬命弟子設
命設楅也鄉射畢司馬命弟子
以旌遷命弟子遷楅大射畢司
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
說侯綱遷旌也亦獲者之事而
馬射時獲者去侯至射畢取矢
矢設楅遷楅亦司馬命之也又
中籌楅豐是也弓矢決拾四者
籌二者釋獲者之器也飲不勝
則楅亦獲者之器也飲不勝者
亦釋獲者之器也凡射者之事
射命射告卒射皆司射之事而
凡獲者之事統於司馬如乘矢
獻獲者皆司馬之事而張侯獲

者倚旌負侯去侯及取矢設楅
也凡釋獲者之事亦統於司射
而設中設豐飲不勝者遷中亦
射二篇司射與司馬迭爲進遷
苦儀禮難讀也今比其例而觀
莊綱有條而不紊始知禮經廣大精深非聖人必不能作也若

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
氏繼公云此自適堂西以至揖弓皆如初也適堂西亦由其位
南鄭氏敬云矢不備有遺也三耦二十四矢乃備方氏苞云必
餘於所用之數以備鉤折不可索盡及時求之而莫給也至此
而後發命何也初射惟三耦矢有定數再射則眾耦皆齊又初
射之矢或有鉤折故宜多取以備乏匱也案此亦以取矢爲句
不索爲句命曰取矢即上文之命取矢也矢有定數取之者不
容不給此云若矢不備者恐有鉤折之虞不可不備也不索者
不令矢之盡也矢僅給所用之數則盡矣不索乃復命取矢之
故

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
增故曰加鬲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

同互〔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弟子已應即往取矢司馬乃降由
相明〔疏〕司射之南執弓反位如初弟子既加矢于楅司馬進撫
之如初此經文略也褚氏寅亮云不盡之矢必棲於〔疏〕蔽處須
求乃得案求亦取也孟子勿求於心趙注求者取也〔疏〕注云鬲

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者敖氏云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遐荏西方之位故獨應之

石取矢委楅第一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言若者或射或否荏時欲耳射者繹已之志君子務焉大夫遵〔疏〕正義曰張氏者也告賓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曰子與賓射〔疏〕爾岐云自此至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言賓主大夫衆賓耦射釋獲升飲之儀射之第二番也司射請射比耦三耦取矢于楅衆耦受弓矢序立乃設中爲釋獲之射三耦射賓主人射大夫射衆賓射司馬取矢乘矢司射視釋獲者數獲設豐飲不勝者獻獲者獻釋獲者凡十三節○請射于賓如初者敖氏繼公云請射請三耦之外皆射也其辭亦曰有司請射耳如初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也此請射與下請釋獲亦示聽命於賓之意韋氏協夢云鄉射以賓爲主故卒射必告始射必請則遂告於賓敖氏云言遂者謂承賓許諾之後也賓若不與射則雖許諾而司射亦不告然則上言請射于賓者非獨爲請賓射明矣　注云言若者或射或否荏時欲耳射者繹已之志君子務焉者敖氏云若皆與射而後告是其或欲或不欲固已前告司射矣主人與賓爲耦

禮也假令或有一人不欲射則欲此一耦蓋不可與餘人爲耦故爾焉氏以恕云記云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是凡荏堂上者或射或否各順其欲初無一定也義疏云案主人以射故而請賓賓以射故而應主人之請必無不與之事而經云若者者蓋不爲必然之詞且爲大夫及三賓言之耳愚案射者繹已之志君子務焉是射者其宜也特此禮爲鄉人習射則賓主大夫及衆賓無妨以不能自謙也云必無不與者明與經戾矣又義疏云案大夫與三賓之或射或否疑已前定於納射器之時故此時司射得據以告于賓愚案納射器在初請射之後司射堂下命之弟子納之堂西及東西序也當請射于賓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則賓一已之射否尚未定也蓋姑陳射器而射否則俟其自擇前定之說恐未然也然則與射及否直定於司射升階再請射之後未告賓之前而如之胡氏肇昕云初請射節司射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此云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是賓之或射或否卽于賓對司射時明之經文固顯著之矣至若主人與大夫衆賓之射否蓋卽繼賓而告于司射注所謂在時欲耳是也下文賓主人大夫衆賓之許諾則告有一不許諾者則不告其人也蓋主人大夫衆賓之許諾與否皆於賓許諾中括之經文簡而義該當以意推之也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大夫曰某御于

子大夫皆與士爲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嫌自尊別也大夫爲下射而云御于子尊大夫也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告于大夫曰告上一命已下齒於鄉里疏石經徐陳通解楊氏敖氏俱有以耦二字○注及羣士來觀禮耦謙也者敖氏繼公云大賓主人皆士於衆耦之上主人耦賓尊賓爲上射也大夫射大夫與大夫爲耦此主人則爲尊君兼鄭敖兩說乃備云士謂衆賓之在下者及羣士來觀禮者也禮一命已下齒於鄉里者敖氏云上謂衆賓也大夫宜與衆賓長爲耦若衆則以爻而爲之不足乃及於堂下者焉盛氏世佐云士謂命士也命士來觀禮者非衆賓也敖云衆賓長則士之來觀禮者亦與衆賓齒可見矣讀亦非然觀此注所言則士也褚氏寅亮云有大夫則以公士爲賓然則衆賓之中無士矣葢既爲士則不在詢衆庶之中也若堂下一命之士齒於鄉里者亦觀禮而非習射者也敖氏誤以衆賓爲士不知此固秀民而非士矣方氏苞云士當爲在官之士非也鄉大夫之士卽異日所賓興也大夫與學士耦而爲下射若在官之士而居大夫之右則悖矣西階

上北面作衆賓射作使疏而爲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作衆賓射使之降三賓也案衆賓盛氏謂堂上降衆賓在堂上故降也然此節爲射事也盛氏世佐云衆賓將與射者皆尊謂堂上三賓以下文衆賓將與射者皆言之爲是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立比衆耦謂立於此爲比衆耦耳比之之事俟衆賓射其命衆耦如三耦降而後爲之盛氏世佐云是時衆耦猶未比也先言之者明司射立此之意耳經中此例開有之如鄉飲酒及此篇獻資禮皆云南面坐奠觶于篚下盥洗亦非謂遽已洗也敖說是此注若移於下經司射乃比衆耦之下則得矣吳氏廷華云上倚扑升此復搢之也衆賓在堂乃至堂西比之者葢將比未比俟皆降始比之下經衆賓皆降適堂西而堂下在彼下又大夫之耦上經已告大夫不待比注兼及之以其與比者一時同命之也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將及衆賓多無數也疏與則或有不與者矣記曰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是也降者由司馬之南適堂西而堂下之衆賓皆從之不言者可知也此雖未執弓矢亦必由司馬之

南者異於大夫也繼三耦而立居其西也衆賓之立以齒則大夫之耦爲上可知乃著之者嫌其不與耦竝立則或變於有耦者也衆賓若多堂西南面之位不足以盡之則當東面於西壁而北上也言若有者見堂下之士多寡無定數也張氏爾岐云司馬位在司射之南若有東面者或賓多南面列不盡也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尊者事至乃降也賈疏云言未降後有降階之理故下云三降與耦俱升射也注云見其志在射者盛氏世佐云注意蓋曰經不言不降而言未降者見其志在於射俟三耦卒射乃降也此於義未爲失疏家不曉而爲之說曰言志在射者以其射在堂上故也郝氏敬從而詆之其誣鄭公也實甚故特爲白之大射儀云諸公卿皆未降鄭注亦云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云言未者後當降故云未若終不射不得言未則得注意矣

司射乃比衆耦辯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偏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乃者言爲耦者也大夫之耦亦存焉而然後可比之不言命之之辭者如上耦可知也大夫之耦則先命之其辭曰子與某子射其方有事也衆耦謂衆賓自耦上射之辭異云辯者爲下節

右司射請射比耦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反位者俟其耦畢遂命之也郝氏敬云始誘射三耦命司射共矢二十八箇是三耦餘一乘也皆收委於楅故就楅取之拾取上射取一下射取一彼此更迭至四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遂命者承上比耦而言遂來者蔡氏德晉云反立西階東面司馬北之位也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疏正義曰此拾取矢疑衍王氏引之云上文既云命三耦拾取矢則自皆袒決遂以下皆言三耦拾取矢之事故承上文以起下文曰三耦拾取矢也始而袒決遂執弓以待拾取矢既而上耦繼拾取矢是之謂三耦拾取矢矣三耦拾取矢五字之意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爲皆袒決遂三句而設也皆袒決遂之時尚未拾取矢也而其事歸於拾取矢則統謂之三耦拾取矢且下文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與此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相對爲文不得以爲衍字吳氏廷華云袒決遂在堂西乃至司馬西南之位蓋卽上射時立於司射西南之位也盛氏世佐云於此言拾取矢者明其袒決遂執弓擬爲此事耳卽上文司射立比衆耦之侀也韋氏協夢云三耦拾取矢題下事也下乃序其事而言之與前一入洗舉觶于賓同意敖氏繼公云惟云執弓是亦不挾也亦變於大射者與此所立者卽其故位更以司馬

爲節近故爾鄉者司馬未在此故以司射爲節賈疏云案上司射位在中西南司馬位在司北上也案義疏云三耦取矢經云司馬之西南賈疏以爲異位非也注云必袒決遂者明將有射事者賈疏云始取未有射事而袒決遂者以其取矢訖卽有射故豫著之 司射作上耦取矢之者還當上司射作射時左還當上耦西耦如作射〔疏〕正義曰上司射亦作上耦取矢亦如之 司射反位面作上耦射今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南則折而北行故北面揖也及揖者下賓主人及福揖注所謂當福之東西主西賓東面相揖也前後互推之可見盛氏世佐云及福揖謂及福之東西而揖也姜說得之下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東面而上射揖進坐此揖唯上射有之下射進坐不揖也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如初又云大夫袒決遂執弓就位而后耦揖進坐大夫爲下射故耦進坐揖大夫不揖也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鄉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賓主人拾取矢皆進階前揖及福揖拾取矢如當福北面揖也大射儀初射福北面揖及偏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此上射如初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進當福進坐說矢束上射東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進坐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大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諸公卿大夫耦進當福進坐不云揖者文不具也蓋拾取矢耦進揖猶射時耦進之揖也當福北面揖猶射時當階北面揖也及福揖猶射時及階揖也拾取矢庭不升堂且無物故無升堂當物及物三揖也進坐獨上射揖然命射之揖唯第一耦之上射揖者亦猶射時司射命射上射揖也進坐之揖凡耦之上射皆有之則與射時異也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在西下射在東如其物之位也胡氏肇昕云經文於此二句盛氏以爲與上及福揖爲上射倒裝句法是也蓋經文此必倒引者上以明及福揖爲上射在福之東而西面下以領起上下射之進坐亦一東一西面也 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順

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還反位東面揖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由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疏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進坐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疏北面取之便也盛氏世佐云此揖不言北面可知也矢南鄉人于楅南、進就楅也此時上射仍東面于楅西取矢敖說非取矢必坐者以楅卑故也以下記楅制考之則其不高大可見矣注云橫弓者南踣弓也卻手由弓下取之便也者敖氏曰橫弓踣弓也此橫弓覆手也覆手橫之以上端向下射敬之也弓下弦附之下也盛氏世佐云橫弓注云南踣弓是也蓋東面而坐而向者以南北爲橫卻仰也手右手也弓下弓弦之下也東而坐而南踣弓也以南踣弓則執弓之手必覆覆者手在弓背之上而弦向下也左手覆弓上執之而仰右手自弓下取矢兩手相對爲便也經言右手之卻則左手之覆可知言右手自弓下則左手在弓上亦可知此立言之法也焦氏以恕彙說曰敖云上射覆手橫弓以弓之上端向下射者敬之也下射卻手橫弓以弓之上端向上射也人北面弓東西俱爲橫也案義疏云弓之兩端皆簫也而有上端下端之別者附側有撻士喪禮設依撻焉是也撻在上則爲上端執弓者必以上端向人爲敬上端向人爲敬不異矣敖氏以上端向人爲敬之說似是實非吳氏廷華云東面面以在楅之兩旁也言進者從楅兩旁東而面至楅也疏云卻仰也謂左手執附右手取矢也弓上下者楅橫矢直北括而南鏃括有羽末向括取矢者執鏃則羽順出於當而無損執括而南鏃括則逆矣東面者右手當鏃便於弓下取之仰手者以手在矢下也不覆手者弓下矢上無餘地也面面者右手羽不可執故必從弓上向左執鏃順羽而出之矢在手下故手覆也右手仰則左手當在弓下而仰也兼矢于附便再取也順羽者以手順之左手當在弓上而覆右手覆則恐委矢或逆也且興者隨順隨興也左還者上射左手向外轉而南乃東反面面位下射轉左向南乃東反面位也又上射何弓在楅外矢時經無北面之文因不必東面面位不改不過進而近楅耳非北面也唯取矢者一向東面當西踣弓而橫于南北若南踣弓則弓在楅外矢亦有弓上東面而南乃西反東面位下射轉左向南乃東反面面位也又上射何弓在楅外矢時則橫弓者左執弓者言不挾也盛氏云兼并矢於附即順羽興則是橫弓者惟取矢之時則左手并執矢也凡執弓兜也并矢于左手順其羽且興者疏云謂順羽之時則興也郝氏云兼諸附明左手并執弦也順羽者手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

氏敬云矢羽在北右手仰取矢身左轉向南羽順在北非執弦亦右手也云不言毋周在阼非君周可也者大射云左還毋周反面揖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此謝彼爲言彼有君在阼周則背君此在阼非君故周可也敖氏曰左還者以左體向右而還也于楅前必左還者以楅東辟宓順之反位不言毋周是亦左還也此與順羽之反位異皆變於大射云盛氏世佐云左還向左而還也敖氏云以左體向右而還非反位反其楅面東面之位也復云東面者嫌還而變也蓋東面者以北爲左左還則面北矣於是遂西轉南向至其故處而仍東面焉此則左還而周也與大射異者大射威儀多此則惟取其便故也注在阼非君之說似迂焦氏循燕禮記正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燕禮司正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爲內也此三耦左還者以所立處及至將匝內也大射云毋周者既以左手向外而轉身也此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向外繞其所立之處乃復以右手向外而即便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於匝故不言周與不周案朱子此條論還周最爲明析而注家下射背之由正可由此思之也又曰燕禮司正南面坐取觶鄭云右還北面及少立左還南面坐取觶鄭云右還必從觶西爲君之在東也北面而左還者亦從觶面也敖氏謂堂上堂下背君毋嫌而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觶東往來則不惟鄭異解而鄭之右還正敖之左還敖之右還乃鄭之左還其左右適相反也然考毋周之戒大射於上射下射皆詳之不言其他如上射也此必非闕得失而但取相變爲容者矣況皆內還者言東面殊面而內還則同故特辭以明之也如皆北面則當言左還而無取乎異其文而曰內還也又曰大射毋周義疏云毋周變於鄉射之周者也君在堂上取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之嫌且司射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不嫌也案司射與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此只一人微背於君則何所嫌若取矢于楅先弟子之三耦繼乃諸公卿大夫之眾耦多人還周而背君妥得不爲嫌邪敖之立義其與鄭異而失之者莫此爲甚矣又曰天體至圓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故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十八宿左轉故春則中星南方朱鳥七宿也夏爲東方蒼龍秋爲北方玄武冬爲西方白虎中星迭移是從東而左行也依此言之則鄭之左還合敖之左還與鄭正相反者謬據也敖箋燕南而右還而北面云從觶東而行及北面左還而南面云亦從觶東而行是直目左還爲右還目右還耳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與其他如上射爲左還耳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云亦南踏弓左手執弓仰而向上故右手覆搭矢爲便也朱子曰上文東向覆手南踏弓則弦向身此云西向卻手南踏弓則

弦向外敖氏繼公云此橫弓卻手也卻手橫之亦以上端向上射也人北向弓東西向橫也弓上弦附之上也凡覆手卻手而橫弓其弦皆向身與盛氏世佐云下射進謂自其幅東面之位而進也不云揖者文省耳坐而面坐也橫弓亦南踣弓也而面坐而南踣弓則執弓之手自俯矣仰手執弓者手柾弓下而弦向上也執弓之手既仰則取矢之手不得不覆亦取其便也弓上弓弦之上也案朱子弦向身向外之說卽自注中手柾弓表弓裏悟來今不從者蓋以卻手與覆手相對卻手取矢則執弓之手必卻若謂下射橫弓之法手柾弓裏而弦向外是左手未全卻也與經覆卻相對之意未合故不敢棄經而任傳也敖氏云凡覆手卻手而橫弓其弦皆向身亦非其他如上射者敖氏云他謂兼諸射而下也惟西面揖異爾吳氏廷華云此東踣弓也如上射者左還還反位是也惟揖則西面與上不同盛氏云所異者位面耳西面者以南爲左則其左還之法正與上射相反也凌氏廷堪例曰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下射各一揖初射畢二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射順羽且與執弦而左還還反位東面揖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上取一個與其他如上射此下射取第二第三第四矢經雖無文皆拾取矢如初賓主人拾取矢如三耦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是鄉射大夫與其耦拾取矢大夫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初是鄉射兼取乘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與其他如上射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也又再射畢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大夫進坐說矢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坐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又云大夫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之揖也三射畢如初是大射兼取乘矢亦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射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上取一個與其他如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亦四矢皆揖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是大射畢拾取矢如初是鄉射畢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各四揖也又再射畢諸公卿大夫拾取矢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還反位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三射畢如初是大射兼取乘矢亦上射下射各一揖君也上射取矢自弓下下射取矢自弓上之與相敵者爲耦則拾取矢卑者與尊者爲耦則兼取矢示不敢與之拾也又案鄉射大射初射三耦拾取矢末耦之下射代爲取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是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亦兼取矢也鄉射記取誘射之者旣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不相因也旣拾取乘矢揖皆左

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个楅南鄉當楅之位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拾取乘矢更遞而取各得四矢也敖氏繼公云不捆矢不兼挾皆左還亦變於大射進謂東西行而相近也盛氏世佐云進謂各自其楅東西之位而南行也當楅南將折而西矣故以是爲揖畢左還反位然後南面揖竝左還上射東南行下射西南行將至楅南竝左轉而北揖且挾然後轉而南行下經左還上射于右是也敖氏謂上當楅之少進則去楅近也若向當楅處則遠矣不可言少進也褚氏寅亮云北面下揖三上大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揖時上下射皆已離東西之位一在楅西南一在楅東南矣至少進則西南者向東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楅揖之處於是皆左還北面揖而揖三挾一揚當北面時上射在西是于左也下射在東是于右也至再左還而並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退而從上射之南竝行則反在上射之下也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上射于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也敖氏云上射固居右殊不可解又取矢時上射在北是居左反位時上射仍在北是居右猶升階進射時上射在下射之南也敖氏云楅南鄉當楅之位者張氏云楅南前屨西物是居右也　注云楅南鄉者進時北面揖之位也今退至此皆左還北面揖三矢而挾一个胡氏肇昕云敖氏以當楅南爲鄉及楅之位故與鄭異不知

經明云當楅南是爲鄉當楅之位無疑以爲及楅之位固已與經文相戾矣　揖皆左還上射于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疏〕正義曰注云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者張氏爾岐云揖挾已而揖皆左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疏〕還而面面竝行前者進時上射在北是在左今仍在北是于右取其反位北上爲便也敖氏繼公云上射固居右矣復言之者嫌或當如卒射而退轉居左也凡每耦既射若既取矢而退者其曲折皆與進時同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者賈疏云以其初北面時東面相當今西行宜竝故下射少南行乃西面也吳氏廷華云揖爲將左還也左還者左手向外自北面而西而南也南面以西爲右上射本在西又言之者嫌降在左也又上射本在右嫌降或居左故特明之注云上射轉居右若上射本左至此始轉而右者誤矣下射左還少南行云云其說亦合但係面折時事此時方南行亦不可遽以爲說　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進者之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經文揖下唐石經有退字案錢氏大昕云宋本亦有之大射云退者與進者相反位較此文稍詳此處退字亦不可少○敖氏繼公云相揖者亦以事同也盛氏世佐云進者之北者張氏爾岐云進者自南東行反位者自北西行故得相左凌氏廷堪例云凡拾取矢後四揖曰既拾取矢揖曰左還揖曰北面揖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鄉射禮初射

畢三耦既拾取乘矢揖皆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上射于右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鄉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既拾取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還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再射畢三耦取矢如三耦又云衆賓繼公卿大夫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大射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後之四揖也鄉射三射畢三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別以遢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大射三射畢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遢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矢不挾則無北面搢三挾一个之揖射畢禮終故節文亦異也鄉射再東皆釋弓矢賓主人拾取矢卒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遢賓堂西主人堂席故無與進者相左之揖而有及階升堂二揖也又云大夫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遢耦及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此大夫獨升耦不升故并無及階升堂之揖也大射再射畢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為耦大夫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矢拾襲反位此即鄉射大夫與進者相左之揖也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而后反位后誤作後○敖氏繼公云三亦當作二大射云二耦是也朱子曰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則是下耦之下射也張氏爾岐云以授者以誘射之矢授之也注云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者賈疏云弟子即納射器者下耦將司射乘矢來向位而面弟子即往逆受之下射乃反東面敖氏繼公云下耦之下射於既拾取之後又兼取誘射之四矢皆兼諸弟至楅南乃北面搢三挾五个至西方以四矢授有司而挾一个以反位此見其異者也此西方即堂西也士喪禮以東堂下西堂下為東方西方亦其徵也有司即弟子之納射器者因酌主授受于堂西故此下射出于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受之也大射儀曰以而授之盛氏世佐云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則是下耦之下射就而授之也注云弟子逆受非褚氏寅亮云逆受者卑賤之分也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俟其至而受者胡氏肇昕云經云以授就後者言注云逆就而授之弟子逆而受之與經文義正相成敖氏說殊偏而盛氏反據以駁注非也

右三耦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撍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言此者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疏正義曰注云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疏者未射無楅上矢也者賈疏云以第一番唯有三耦射無賓射法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故氏云未拾取矢固不拾矣乃言之者以繼三耦拾取之後嫌當如之也其後取矢于楅乃拾故此云未也是時雖未拾取矢亦讓取弓矢拾如鄉者三耦之爲進立射位以射事至也張氏爾岐云衆賓初射當于堂西受弓矢于有司故不拾取矢案三耦初射時亦云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則衆賓不拾取矢又不僅以未射也盛氏世佐云此衆賓于堂西受弓矢于有司皆如三耦初取弓矢之義其取之之法亦更迭取之上經云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是其徵也云未拾取矢者謂不如三耦之拾取矢于楅耳不言不而言未者以第三番射時亦有拾取矢于楅之事故也張云衆賓不拾取矢不僅以未射非云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胡氏肇昕云此節賈疏說多未明析詳注意蓋以經言衆賓未拾取矢者以上言三耦拾取矢此繼言衆賓受弓矢事嫌與三耦同倫以衆賓亦拾取矢也故經特著之曰衆賓未拾取矢拾取矢之禮必初時有射者後乃有

此禮故上有三耦射後乃有三耦拾取矢之禮此時衆賓未射故不拾取矢至第三番衆賓射乃亦有拾取矢之禮也經文衆賓未拾取矢對上三耦拾取矢言至三射衆賓亦拾取矢是不以其全不拾取矢故不曰不而曰未注就本節言之故轉未爲不而下又推言之以盡其義也

右衆賓受弓矢序立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恆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疏正義曰如初者蔡氏德晉云謂與誘射之儀同也方氏苞云射事畢皆以弓矢授有司于堂西誘射之矢三耦之後者以授有司則司射之射事畢矣故再射第舉作射如初示不復誘射也三耦三射皆與賓主人大夫與再射三射司射則一弟子筋力方進故三射皆與以強教之賓大夫主人三賓則有年長者矣故射止於再而不欲與者亦聽焉皆禮之曲盡乎人情也命去侯不言如初者放氏云可知也胡氏肇昕云賈義禮正義九

疏云此臣禮威儀省司馬初命去矣時獲者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再番三番命去矣直許諾無不絕聲故不言如初大射君威儀多故第二番與前同獲者亦宮商趨之故言如初初於第三番禮殺復不以宮商直許諾又不得言如初賈氏推究頗詳較故說爲精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者敖氏云先去扑乃進與司馬交于階前則去扑當于西方而不于階下矣不言相左不言升及堂上所立處亦文省吳氏廷華云司馬降反位司射將升故交于階前亦當相左去扑亦當倚于西階釋獲者郝氏敬云釋籌於地計射者所中獲射中也堉案大射以弓爲畢此經無文辭君禮也○注衆足以知之矣校勘記云侯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矣陳本作矣案矣即矣之譌今本據此遂誤作侯胡氏肇昕云疏述注亦作矣　云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恆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者敖氏云司射于誘射之後改挾一个至此時猶然也必云猶者嫌既久則可以不挾也官以司射爲名故執弓必挾矢以掌射事也云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者言君子不必人之已知而遂不挾也故必猶挾一个備尚未知當教之也　賓許降搢扑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當〔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面教之〔疏〕立於所設中之東亦示以設之之處如前設楅之爲之釋獲者在堂西故北面命之既則復西面視之中實算之器也名之曰中者取其中於侯而後釋

算也此不以弓爲畢亦猶大射禮　注云視之當教之者賈疏云謂教其釋算安置左右及算數告勝負之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　鹿中謂射於謝之也於庠當兕中〔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中形如伏獸鑿其背以受八算算射籌也故氏繼公云釋獲者自執中而不執算亦變於君禮　注云鹿中者以士人士也記曰士鹿中盛氏世佐云鹿中特爲諸侯之州長言耳若天子之州長皆大夫其待賓大夫及大夫同兕中士用鹿中可也二者當兼有經第言鹿中者蓋據賓言之　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面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興其而侯興還北面受算反〔疏〕正義曰坐設中南當楅面序東面者盛氏世佐云中蓋東面設之首在東也知此以經言東面實之　餘算委于中西其末在南而于中爲橫則中之東西設可知矣下記云鹿中釋獲者奉之先首而此云釋獲者坐設中東面則其首在東亦可知矣凌氏廷堪例云凡設中南當楅面當西序東面鄉射禮再射同則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楅面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

興共而俟大射儀再射司
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
委其餘于中面與共而俟
是大射設中之處與鄉射
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
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
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
射取矢加福訖司射立于
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
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
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算實
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
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
數告若左有奇者亦曰奇
右鈞此數獲也蓋中者實
也算者郝氏敬曰籌也中
一矢也南末者敖氏繼公
寅亮云實算者東面算于
則南末與矢相變吳氏廷
射執中先首則中亦東面
素其本也又云中當西序
獲者來自西堂下當東南
面序西序之西爲西堂又
行及東面設中執算者亦
面設中執算者亦應東面

其後釋獲者當西南取之
委者統于中而言也蓋算
氏云待其將射乃執算
賈疏云以其所納射器皆
序之內南面故執中者既
東面實之也胡氏肇昕云
必興者知還北面而受算
氏謂興受算東面故受算也
貫不釋釋貫猶中也不中正不
也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
而不脫言此者明雖中而
脫則巧力俱全安有不釋
也敖氏求深反失郝氏敬
貫布則釋算不中不貫則
不釋算之理命辭蓋期其貫不期其必脫
不釋算万氏苞云注謂不中正不釋是也而於貫之義尚未切
著蓋必射甲革楛質而後可貫必矢貫於鵠的而後有白矢襄
尺剡注井儀之形故詩曰四鍭如樹也王制鄉簡不帥教者習
射尚功習鄉尚齒州長之法也曰尚功則當以貫革爲賢尚書傳所云貫革之射閑于蒐
狩者謂甲革也周官圍人充楛質以習射于澤宮州長習射亦
用澤宮之禮則所貫楛質也疑土大夫雖晝布爲侯必以木爲

蔡氏德晉云南末則算縱矣而曰橫
算于庭則縱于中則橫也其而侯者敖
注云興還北面受算反東面實之者
當西執中與算皆從堂西來向西
既東面坐設訖興還向北面受算迴而
者以設中既東面而

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司射亦於
西階之東視上射命之經文省
作闕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

匡蒙以布實草於其中而著於侯之背面以受矢故以翦草之工充楛質也若但畫布以爲正則數貫之後不可復射且所謂貫者特穿之而過無所謂白矢參尺剡注井儀之式矣古文貫作關者惠氏棟古義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即儀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字通史記伍子胥傳云五胥乃還反後漢祭肜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曰貫謂上弦也古串與患通又讀爲貫故古文患作悶从心關省聲也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惠說非是鄭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此貫即貫革之貫詩猗嗟射則貫兮傳亦云貫中也从一横貫象寶貨之形凡毌之屬皆从毌禮記注云貫革謂射穿甲革也古文作關者亦穿物横持之義說文關以木横持門戶也禮記禮器見輪人以其材關轂而輻後關轂而輻者疏云關穿也若呂覽之中關史漢之貫弓則皆彎字之俗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故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文選注引作彎弓賈誼書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史記陳涉傳引作貫弓要皆非訓中之義也胡氏肇昕云字有正義有俗義有引申之義而皆以聲爲主聲近而義亦隨之也古音貫與關相近滿張弓謂之貫亦謂之關因之而張弓中革謂之貫亦謂之關義本相成此經當用中革義如惠說與義未顯胡氏駁之是也臧氏學標謂不滿張弓者則不釋獲其義用惠說以解孟子關弓本不誤而依惠氏云即儀禮所謂不貫也韋合禮經則不惟誤解儀禮并誤解孟子矣又案張弓本字作彎亦有横持弓關矢也是也上射揖司射又說文毌讀若冠毌可讀爲冠猶貫可讀爲關也上射揖司射

還[illegible]不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執所取算

疏[illegible]義曰賈疏云八算者人四矢一耦八矢雖不知中否要須一矢則一算改實八算擬後來者用之敖氏繼公云右取算以予左手執二手共執之也俟謂俟射中乃釋算

右司射作射請釋獲

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委餘算禮尚異也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乃射謂堂上拾發矢也若中則獲者言中則獲者坐而釋之合於中西用此算故因名此算曰獲坐而釋之法也一个謂一算覆言釋獲之法也下言數獲謂奇者縮而之位也下言數獲謂奇者縮亦空蓋中西之算横則釋者縮亦空也餘算釋之不盡者也於一耦卒射乃反委之既則與共而俟以待算也上二耦射射上射在右下射在左尊右也故釋亦如之八矢不必盡中故有餘反委之者釋算于中西之位委之也

亦南末張氏爾岐云釋猶舍也以所執之算坐而舍於地中首東向其南爲右其北爲左中西其後也注云委餘算禮尚異也者謂餘算釋之不盡者委之於地別取中內入算以禮尚異不用其餘也云委之合於中西者敖氏云中西謂中西之算胡氏肇昕云中西中之後也中後故云反委之每一个釋一算上釋于中之左此謂矢之中者矢不中則不釋于中之右下射釋算故手中得有餘算餘算則反委之合於中西也合於中西爲宏也賈疏謂橫委其餘於中西手中餘者與之合夫中西本無算以手中餘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云與之合非已無算以手中餘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者委之方有算也而云與之合非已

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言此者著繼卒射皆不言其儀亦不以如初蒙之者亦以其可知故省文也吳氏廷華云改後言興則取時坐也俟俟下耦射也下耦射興中耦同故經不言第言卒射興則與第一番同下當有司射告賓之文與

而射

右三耦釋獲而射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射不告賓主人射者辟君禮也皆由其階謂主人賓主人大夫止於堂西主人序東自釋弓於故處也反位升謂反位而後升也位者主人階東賓階西當序之位也反立於此相待而升也此升堂揖揖就席揖皆就席也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言序亦爲庠謝互言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序西主人序東賓階西當序之位也反立於此相待而升也此升堂揖揖就席

東階賓大夫西階也堂東東堂之下也堂西亦然賓主人之弓各倚於其序矢在其下而二人乃皆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大夫亦降者別於不與射者也盛氏世佐云賓主人之弓矢本在東西牆之外堂廉之上豈得於堂上取之哉敖說始誤矣

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復言皆由其階者賓主射乃豫言之耳主人爲下射之儀者如三耦可知盛氏世佐云復言皆由其階者三耦同階而升嫌此亦如之也故言之南惟賓主人第言階而無司馬之文則升降皆由司馬之南知盛氏說非也堪案敖說是而無司馬之文則升降皆近於堂與衆別也

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凡耦之升降皆乃分階而行又不上射先而下射後此賓爲上射主人爲下射別見其升降之序則是主人先而賓後如常禮亦與其他爲耦者不同也

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

也凡自側階升降者經皆不見之江氏筠云鄭謂此賓主人俱釋弓于堂之下敖氏則謂爲堂上案經於賓主人之祖決遂則言堂東堂而於大夫則執弓釋弓俱言堂而至下拾取再射加于楅之矢賓主人之祖決及襲亦俱言堂東堂而其言序者獨此大夫之取矢揖進耳記云凡適堂而皆出入于司馬之南惟賓與大夫降階遂而取弓矢蓋以尊者宜逸故也然則既有有司主授受何以勞賓主大夫之自釋前後釋弓已明見優尊之法何以獨此時不然乎則鄭謂堂序互言自是不易之論矣蓋說者多泥序東序西惟堂上得稱不知經因不專以目堂上也士喪禮襲經于序東注序東東夾前疏釋曰經云主人降自西階東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東夾前者謂鄉堂東東西當序牆云序東東夾前也觀此說可以知之堂而以弓矢柱序東序西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觀此說可以知之東西序西也故射畢而主人與賓釋弓仍柱序東序西後文又云賓堂東主人堂西皆釋弓矢襲與此經文異矣

注意蓋以堂屬序以序屬序亦爲序端東序西序序東序西皆非州序序平地謂之庭尚上謂之堂有階爲堂無階爲庭此篇州序之義乃堂上之東西牆耳士冠禮主人直東序賓直西序亦與此篇之序同觀納射器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柱弓下眾弓倚于堂西矢柱其上主人之弓矢柱東序東則主人堂東賓堂西以弓矢柱序東序西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觀此說可以知之東西序西也故射畢而主人與賓釋弓仍柱序東序西後文又云賓堂東主人堂西皆釋弓矢襲與此經文異

而事正同不然豈賓主大夫之弓矢據鄉學言乎堂東堂西指堂廉下言序東序西指堂廉上言俱于東西序則柱序外堂廉柱堂廉下而矢柱堂廉上耳云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者案記云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注以此決之也

右賓主人射

大夫祖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

大夫爲下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大夫與賓同降止于堂西也大夫執弓亦有司授之南也大夫爲下射者以貴下賤之義也大夫于士尊固尊矣若復爲上射則大不敵故與士爲耦則必爲之下射方氏苞云大夫雖尊爲遵則有主道故於眾賓亦遜焉案義疏云大夫尊與賓主等乃一升一降由司馬之南者蓋就其耦於射位不得不與眾射者同至釋弓堂西其耦已止則大夫自當徑至階下如賓主之禮不必由司馬之南也又大夫弓矢倚于序此執搢挾乃柱堂下者案賓主人有司自東西堂上授之大夫當亦然

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

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耦於庭下不竝行尊大夫也在堂如〔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經言士與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疏〕大夫爲耦之儀其異於三耦者惟於庭少退耳則其他皆同可知褚氏寅亮云耦先升三等而大夫從之上射之禮也皆釋弓于堂西亦過司馬之南而後爲之以與耦俱行故也○注耦於庭下不竝行尊大夫也者謂揖進耦少退降無下字云耦於庭下不竝行所以尊之也云在堂如上射之儀近階耦少退不與大夫竝行所以尊之也云在堂如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者謂及階耦先升升三等而大夫從之揖如升射謂堂上三揖耦先降與先升同皆上射之禮也以近射事故得申上射之禮也

右大夫與耦射

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大射三耦卒射司〔疏〕正義曰衆賓繼射章氏協夢云此衆賓謂不請於公及賓〔疏〕與大夫爲耦者敖氏繼公云不言如三耦可知也釋獲皆如初敖氏曰皆賓主人以下也〔注〕云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在如初中故以明之韋氏曰司射作上耦則二耦三耦至賓主衆賓皆與間矣故不必更作之案經言司射所作唯上耦在衆賓繼射下明衆賓射非一耦而所作唯上耦其餘耦不更作也唯上耦對衆耦言不對賓主言也注推及賓主明餘耦不作賓主亦不作也引大射者賈疏曰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卒射釋獲者遂以擯升降是雖不作猶爲擯相之但不請也

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則空手耳〔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後射者既由司馬之南而適侯侯數也〔疏〕堂西釋獲者乃事亦終之也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以告無所執也云侯侯也不升堂降於司射也左右猶言上下射也此亦據其所立之物而言之〔注〕云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亦終之也者以前番射司射告卒射此不告是使釋獲者終其事也云無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以告無所執也云侯侯數也者敖氏云謂侯司射視算乃數之

右衆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

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
握謂中央也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言大夫之矢則矢
有題識也肅慎氏貢楛矢銘其括今文上作尙〔疏〕正義曰敖氏云禮無決而不遂者此
矢銘其括今文上作尙〔疏〕決字當爲衍文上經云司馬適堂西
不決遂袒執弓此宲如之也司馬降亦由司射之南釋弓于堂
西襲乃反位○注貢楛矢校勘記云楛釋文作栝云字又作楛
云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茅使大夫并取不煩拾也者郝氏敬云大夫之矢束
大夫之禮宲然非以其不拾取故也盛氏世佐云矢兼束之以茅者
矢皆異束之以茅而其取之也亦拾則可見矣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
每人各一束而言也此云兼束以四矢其一束而言也姜氏兆
錫疑此誤當從大射作異束非云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
也握謂中央也者朱子云注疏上握之說未明宲束之之處當
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鏃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
也敖氏云上握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矢以鏃爲上括爲下下經
云面鏃是也盛氏云上矢鏃也四寸曰握下記云箭筈八十長
尺有握是也上握焉者謂束之之處去鏃四寸也矢長三尺
羽六寸刃二寸束之去鏃四寸則去羽尺有八寸矣必於此者
恐其傷羽也褚氏寅亮云取矢必先脫束然當其束時亦必遠
羽而近鏃斯不損羽故云上握焦氏以恕云大夫爲下射則西
面取矢所謂覆右手自弓上取北括之矢者也然必進坐說束
而後取之則敖氏上於手握之說爲得之胡氏肇昕云握在手

之中央故云握謂中央也束於握上謂以茅束之於手所握處
之上卽敖氏所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盛氏據褚梁注握四寸之
文解說雖新然非經上握之意矣云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
賓也者韋氏昭夢云兼束大夫矢者以異齊尊之也主人主也
安得束之注以不束主人矢爲不殊於賓始指鄉大夫賓賢能
時行此禮者亦不束主人矢與盛氏云雖鄉大夫爲主人亦不
束者以賓故俯從士禮也云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者敖
氏云周官鄭師職曰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然則古之射于學宮者其射器亦皆公家共之與此大夫之矢
未必大夫所自有也但於衆矢之中取乘矢而兼束之卽爲大
夫之矢矣胡氏肇昕云案盛氏謂當從敖說今案前弟子納射
器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
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賓大夫主人衆賓弓矢各分
別言之是其弓矢皆必有所題識始可知也雖其弓矢不必皆
其人所自有然其有識別而不混於所施則有可懸凝者注云
未可非也肅愼氏貢楛矢銘其括事見國語注引以證矢之有
題識也云今文上作尙者胡氏承珙疏義云案上下字作上尊
尙字作尙鄭於上握從古文作上於觀禮尙左從今文作尙者
皆取其當文易曉耳

司馬乘矢如初〔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乘矢惟言如初則是不進束矢亦異於大射禮

右司馬命取矢乘矢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

釋弓去扑（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遂者由釋獲者之西而北行射事已（疏）也由中東明于階西直進也盛氏世佐云司射視設中命上射訖即反中西南之位至是云遂適西階西者謂自其位而北行也進由中東則于階西東行而出于中之北矣注云釋弓去扑射事已者視算既在射之後射訖而視其算故云射事已也敖氏云釋弓并矢去之去扑而視算爲算中有尊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視之敬也必釋弓矢者射事已矣因去扑之時可以并去之也不執弓則不空袒故襲不言說決拾文省韋氏協夢云司射命取矢之時本未決遂故此不云說決拾文敖謂文省非褚氏寅亮云注云射事已明其敖氏謂不敢佩刑器以視之迂甚中西之地有算而釋獲者又在故由中東釋算爲純（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右獲上射之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敖氏繼公云先數右獲尊上射也二其少南就右獲（疏）正義曰耦陰陽相合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疏）縮從也於數者東面爲從古文縮皆爲蹙（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取算爲純純猶全也謂陰陽相合也

之當在所釋右獲之南注云於數者東面爲從者賈疏云凡言從橫者南北爲從東西爲橫今釋算者東面則據數算東爲正故云於數者東面爲從也云古文縮皆爲蹙者詳鄉飲酒禮者又在其南有餘純則橫于下又異之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則以自近爲下南北爲橫也敖氏繼公云有餘不成十者也下謂委之亦南北異之以次而西此橫者亦南末也其縮者東末與盛氏世佐云橫南北設也下中西少南也純之縮者順中而設故亦以西爲下敖氏云縮者東設非注云自近爲下者謂以近釋獲者爲下也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疏）正義曰盛氏謂餘純之南也與自前適左東面起由中東北於故東面鄉之（疏）正義曰起由本由中西誤集說本更端故起所添注云少北於故者賈疏云故則又算也又移至左算之後東面鄉之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十誤作實注云變於右者張氏爾岐云於右獲則自地而實于左手數至十純則委之于左獲則自左于而委于地數至十純則異之是其變也其縱橫之法則同其餘如右獲謂所橫（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謂如其所

縮所橫及每委異之則次而北與盛氏世佐云敖說每委二字當作十純 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賢獲勝黨之算也齊之而取其餘

疏 正義曰注云賢獲勝黨之算也者敖氏云勝黨所餘之算也張氏爾岐云賢猶多也賢獲所多之算云齊之而取其餘者敖氏云既數左獲少退當中之正西校其算之多寡卒進取其所餘者二手共執之以升 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

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爲雋也假

疏 正義曰賈疏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干者數如右勝告曰右勝于左若干純若干奇

疏 正義曰注云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一已上得稱若干一也一外無若干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一已上得稱若干一也一外無若干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奇亦言若干奇亦言若干奇言若干者衍字也孔氏穎達投壺正義曰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云九奇也朱子曰孔說差勝然或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盛氏世佐云孔疏與注合若朱子所言則奇仍不可言若干矣又案投壺曰遂以奇算告曰某黨賢于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若然則釋獲之取賢獲無論多寡止一算而已亦不盡所餘而執之胡氏肇昕云投壺某黨賢于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不言若干者承純而省之也盖所餘之算盡純數則曰若干純若有奇數則不除其純數而唯曰若干奇也賈疏云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右而總計之飲則仍視各耦之勝負假令十算則曰五純假令九算則曰四純一奇盖算有二即曰純矣孔氏穎達謂九算則曰九奇恐未然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而興共而俟

疏 正義曰賈疏云此將爲第三番射故豫設之或委一如前法敖氏繼公云兼斂算者古算位說一篇今錄於後曰中而者而執之也○淩氏廷堪云射禮數獲即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而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于數者東面爲從孔氏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面縮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易校數案此籌皆東面直引也經又云有餘純則橫于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于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案此籌皆南北橫引也經又云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鄭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投壺疏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西直引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於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于地實于

左手此則總斂于左手一取之于左手委于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變爲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信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于地二算爲純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于地有餘純則橫于下奇則又縮諸純下及其數左獲也總斂其算于左手以右手取之二算爲純即委之于地十純則冀之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于下奇則縮于純下如右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于地于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數獲亦然其法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蓋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既夕禮云讀書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草乘除之位正如此唯其位平列爲小異耳自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此見于禮經者尚可推見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揲蓍以證古算籌而不及此蓋未之深考也

右數獲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

公云命設豐乃不搢扑者以尊者亦當飲此豐上之觶故也褚氏寅亮云敖說非也賓主大夫之飲固執爵者酌授于席前卒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敖氏繼公云命設豐乃不搢扑者以尊者亦當飲此豐上之觶故也褚氏寅亮云敖說非也賓主大夫之飲固執爵者酌授于席前卒解而授執爵者也不在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則此亦北面設之也注云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敖氏繼公云豐以木爲之其形似豆所以承罰爵者聶氏崇義禮圖曰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戴朴以爲戒張氏鎡云鄭注鄉射何所據乎孔聖人一虡一觶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亡國之豐爲戒哉恐非也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授爵略之也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疏〕正義曰注酌者至事之弟子其少者也敖氏曰弟子不待司射命之而洗觶升酌者設豐實觶者也者賈疏云以其執弟子禮使令故知其事相因可知也此不命之而弟子知其爲勝黨者蓋於釋獲者升告之時已與聞之矣勝者之黨實觶者主于飲不勝者也然亦惟發端以見其意耳故後有執爵者爲之云耦不酌下無能也者上敬養而亦使他人酌則非下無能審矣蓋勝者張弓而先降彼此相形實有難爲情者雖法行於有司而同儕猶略見獻酬之意故使子弟洗酌坐奠于豐亦曰敬

耆之義耳吳氏廷華云少謂勝者之少者卒射已立于堂西升酌畢降立于堂西與衆射者同奉司射北面之命遂俱袒決拾執張弓反于司射西南之位不言決拾張弓可知又云耦不酌說可解不可解罰齊自取欲故不授非略之也凡射者儀節皆俟有司之命行之弟子之升酌因設豐之命也則執弓反射位亦當在下射命之之後與衆俱袒而反位也云酌者不俟其黨已之也者敖氏云辭飲尊者之禮也云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者敖氏云反位反堂西之位此時袒執弓於禮無所當疑衍大射儀無之盛氏世佐云勝者之弟子亦與于射者也其洗觶升酌也自堂西而來則其反位也亦反于堂西耳注乃以爲反射位者因經袒執弓三字在反位之上而誤也夫衆射者之弓皆釋于堂西禮未有于階前袒執弓者敖氏所以有衍文之疑也以愚考之則亦非衍也蓋云降袒執弓則其適堂西可知矣反位者反南面東上之位就其耦也先袒執弓而後反位者爲其耦已執弛弓而俟也經言此者遂著司射遂袒執弓以下事與此洗觶升酌同節也且以見此弟子之亦與射也不言決遂文省也褚氏寅亮云經云勝者之弟子則卽射賓中之年少者矣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前洗酌有事也先反射位者事畢也注皆因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楅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袒執弓三字爲衍文而以反位爲反堂西之位非也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

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司射袒亦決遂經文省耳方氏苞云不言決遂下適階西釋弓矢說決遂有明文也右手執弦如卒射注云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者上文卒射執弓不挾右執弦此亦如之也敖氏曰執張弓射時執弓之常法也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弛固襲說決拾矣復言弓言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弦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亦司射以是命之也手執弛又不得執弦注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者也以前降堂時既襲說決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襲說決拾起勝者之袒決遂也敖氏曰不勝者固襲脫決拾矣復言之者承命勝者之後宜明言之不然則嫌亦袒決遂與之同也云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者案說文張弛弓弦也弛弓解弦也是張弓爲弛弦之弓故言不能用之也云兩手執弛弦此亦如之也敖氏云左手卻執弛則右手其覆執簫厲司射先反位居前俟疏正義曰敖氏云所命來者張氏爾岐云所命謂三耦衆賓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疏正義曰敖氏云三耦以下皆如司射所命而後進也大夫之耦亦當進立于三耦之南郝氏敬云射位始序立作射之位司射與司馬位之西南也司射

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
先升尊賢也少右辟飲者也亦相飲之位〔疏〕正義曰凌氏廷堪云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及階揖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小射正作升飲射齊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三射飲不勝者初經云揖如升射則亦當如射時未升堂之前耦進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之三揖也注云先升尊賢也者敖氏云先升道之勝者升三等而不勝者從之也上下射在庭如初儀至階乃以勝負分先後蓋屈信之節然爾雅氏協夢云耦不酌不授而同升者不敢自矜其功也但勝者先升則已有別矣云少右辟飲者也者朱子曰右自北面而言則東也所以辟當飲者使當升取觶也敖氏云少右辟飲者變於射時也云亦相飲之位者賈疏云相飲者皆北面于西階授者在東飲者在西朱子曰相飲之者立於飲者之右也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立卒觶不祭不拜受罰齊不備禮也〔疏〕正義曰敖氏云進固北面矣乃言之者右手執觶左手執弓〔疏〕嫌南面奠觶則亦當南面取觶也少退者欲與勝者竝乃飲也豐下豐下之南方氏苞云投壺禮不勝者奉觴勝者跪曰敬養主賓相歡無所謂榮辱也此則同耦相視絕無禮與辭有司行法私禮無所施注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賈疏云此無正文以祭禮皆左手執觶用右手以祭此亦可知也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不由次〔疏〕正義曰敖氏云後升者先降為主故勝者先升不勝者先降勝者從降亦中等不勝者若下射也則既降而少右上射則少左庭中之行如射時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復〔疏〕正義曰凌氏廷堪云釋例曰凡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曰再射飲不勝者耦進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三射飲不勝者耦出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又云眾皆繼飲射齊如三耦三射飲不勝者如初是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也此二揖猶射時卒射揖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及拾取矢時既拾取矢揖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也拾取矢在庭故曰進退射與飲在堂揖當物揖故云升降也此飲在西楹之西勝者不與故無升堂揖當物揖及物揖三揖與升射時不同也又鄉射賓主人不勝則不執弓

執觶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觶者反就席鄉射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疏云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賓主人飲罰爵其禮異於衆耦者優之也敖氏繼公云不勝者釋弓而已勝者又說決拾而襲也經文省耳　注云侯上以侯司射之後命　有執觶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者案弟子亦與於射者番射敖氏曰侯謂南面東上疏云正義曰注云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端　故主人使贊者代之贊者不射者也方氏苞云尚有三射弟子多與焉如每耦之弟子皆升洗酌費時而失事矣故別使執觶者代之惟於初升之一耦見其義執觶與獲者同稱則亦州之屬士耳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端者敖氏繼公云執觶者之升似當相上耦未升飲之時立於序端以俟之也胡氏肇昕云弟子無事壁坐奠于豐上以後階上弟子酌南面坐奠于豐上疏云正義曰注云侯上以俟司射之後命有執觶者主人遂降至上耦升飲既訖將飲衆耦於是有取觶實之之事而執觶者代弟子以升自西階立于序端以執其事不必於上耦未升飲之時而立以俟之執觶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也敖說與鄭異非是

者如初每者輒酌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以至於偏　疏面　注意蓋每人既飲則執觶者輒爲酌之以至於偏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觶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也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勝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於其左皆鄉之　注云優尊也者鄉氏敬云賓主人不反奠殊尊也方氏苞云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州長卽有事時之軍帥師旅卽以將爨敬之比故貴于豐俾自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不敢授爲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以飲爲罰非獻酬以將爨敬之故又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其罰蓋法不行於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又曰騰酬以奠而不敢舉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飲卽酌也故老病不能射者輒酌之以至於偏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

弓執觶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也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勝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於其左皆鄉之　注云優尊也者鄉氏敬云賓主人不反奠殊尊也方氏苞云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州長卽有事時之軍帥師旅卽以將爨敬之比故貴于豐俾自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不敢授爲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以飲爲罰非獻酬以將爨敬之故又其罰蓋法不行於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又曰騰酬以奠而不敢舉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飲卽酌也故老病不能射者輒酌之以至於偏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觶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也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勝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於其左皆鄉之　注云優尊也者鄉氏敬云賓主人不反奠殊尊也方氏苞云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州長卽有事時之軍帥師旅卽以將爨敬之比故貴于豐俾自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不敢授爲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以飲爲罰非獻酬以將爨敬之故又其罰蓋法不行於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又曰騰酬以奠而不敢舉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飲卽酌也故老病不能射者輒酌之以至於偏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觶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也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勝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於其左皆鄉之　注云優尊也者鄉氏敬云賓主人不反奠殊尊也方氏苞云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州長卽有事時之軍帥師旅卽以將爨敬之比故貴于豐俾自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不敢授爲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以飲爲罰非獻酬以將爨敬之故又其罰蓋法不行於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又曰騰酬以奠而不敢舉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飲卽酌也故老病不能射者輒酌之以至於偏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觶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也　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勝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於其左皆鄉之　注云優尊也者鄉氏敬云賓主人不反奠殊尊也方氏苞云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州長卽有事時之軍帥師旅卽以將爨敬之比故貴于豐俾自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不敢授爲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以飲爲罰非獻酬以將爨敬之故又其罰蓋法不行於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又曰騰酬以奠而不敢舉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飲卽酌也故老病不能射者輒酌之以至於偏也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

弓立于射位甚無謂也況大夫之耦不勝大夫竝不執張弓也而謂大夫不勝耦乃執張弓乎既不執又何釋敖氏說似臆撰胡氏肇昕云上文賓主入大夫不勝則不執弓是大夫與賓主入同禮也大夫既飲亦反就席不執弓也敖說非鄭氏云大夫飲耦不升賓主入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可以飲勝者同升可知孤無疏正義曰敖氏云言特升飲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飲能對疏而耦不升則耦飲而大夫不與亦宜爾執弛弓而升飲衆賓之不勝者其禮然故不得以所與爲耦者之異而變也鄭氏敬云大夫耦飲大夫不升則賓主入耦飲同可知○注無能對字云尊者可以孤無能對者盛氏世劉校勘記云徐本無劉字云注意蓋謂不勝者特升飲是以其無能而孤之也大夫與其耦尊卑不敵故可耳衆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觶徹猶其敵者則必與之偕也設豐者反豐於堂西疏正義曰敖氏云衆賓繼飲繼說作既執爵者反觶於篚疏○敖氏云衆賓繼飲皆如三耦也自命設豐以下皆言勝者飲不勝者之禮若左右釣則無此而郤獻獲者與郤氏敬云射爵郤罰爵也

右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疏正義

曰敖氏云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之注云鄉人獲者賤明其主以侯爲功得獻也者敖氏云是時獲者負侯未還就而獻之辭君禮也獻時蓋西面南面大射之禮獻獲者于侯西北三步吳氏廷華云大射服不與獲者竝稱則二者等耳卿大夫不備官此獲者亦當以其屬攝之周禮服不下士攝者雖卑未必賤於下士但大射設尊此不設尊大射獻服不于侯西三步此即獻之于侯者彼諸侯禮詳此大夫禮略也注以賤爲說非是堉案獲者之位入負侯也右个也左个也侯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也薦右也再負侯也之南也入者以負侯始亦以負侯終方氏苞云獲者不宜得獻且有俎獻于侯示以侯而得獻也大射則服不先受獻于侯之西北設薦俎而後轉以祭侯示不寧侯本不當祭而服不私獻之也示獲者以侯得獻宜於鄉人校射見之明不寧侯本不宜祭於諸侯之大射見之禮之變必有義而置之各有其所如此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脯醢設之亦當侯中在獲者之前注云皆三祭爲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薦有三祭謂脯之半臘者三也俎祭侯三處也者賈疏云三處下文右與左中是也敖氏曰皆三祭爲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先設薦俎乃受爵亦變於君禮也其將祭侯三處也注云皆三祭爲其將祭侯也祭侯之前面設之俎在薦南吳氏廷華云諸經獻後者蓋將設猶未設下左右中及西北三步乃設薦俎此在獻前者蓋將設猶未設下左右中及西北三步乃設之下注薦之於位是也薦祭脯醢俎祭肺脯則下記祭牛

臟橫于上是也祭祭倉也禮倉必有祭也三祭者注所謂獲者以侯爲功也侯有中及左右故必歷三處祭薦俎及酒示三處皆其所也又經明言獻服不其受齊乃祭酒祭薦祭俎皆獻禮耳注因此經祭字遂以祭侯言之周禮注亦以此爲說據夏官射人祭侯則爲位則祭侯固有其禮但不可以獻服不即爲祭侯據此齊及薦俎皆一蓋專爲獲者設耳若謂祭侯三處則應三齊三薦俎不應止用一齊一薦俎爲移此就彼之計且獲者亦不應代侯卒齊以尸禮言則侯北面尸亦不應南面也又據經先獻獲者後獻釋獲者亦可謂之祭中乎張氏爾岐云皆三祭謂祭侯之左釋獲者兩獻俱有祭若以此祭爲祭侯豈下離肺皆三也蔡氏德晉云三祭謂祭侯之左右中三處故俎之肺與脯之半臟皆用三也

獲者負侯北面拜受齊司馬西面拜送齊

齊於侯薦之於位疏正義曰此經云獲者負侯北面拜受齊司馬西面拜送齊負侯主也其設薦俎西面鎛以南爲上爲受齊主也敖氏云固負侯北面矣復言之者古文曰再拜受齊明其還而倚旌乃拜且嫌受獻或異面也注云拜送齊不同面者辟正主也賈疏云上文正主獻賓獻者同面今此與受獻者不同面故云辟受齊於侯薦之於位者賈疏云此云負侯於侯下云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是面注云西面鎛者據設人而言盛氏世佐云注意蓋謂上文設薦俎之法設者西面鎛之以南爲上俎在薦南也知西面鎛者以送齊者亦西面故也先設於此者爲其受齊於侯故亦於其負侯之位薦之也獲者北面而設俎在薦南者以其暫鎛於此且變於祭侯也疏誤吳氏廷華云儀禮之例獻受在階上及席前受訖就席乃設薦俎是注所謂薦之於位不在此受齊之所也又云設薦俎薦在內俎在外注所謂鎛謂俎鎛出在外則是由南而北鎛注以爲西面鎛失之矣又曰設必因乎位獲者北面則薦俎當以北面爲準北面以東爲上注以爲南上亦不合據疏云據文東面蓋指下文左个西北之設言不知彼是獲者東面故可以爲南上且亦不可謂之西面鎛也疏爲之解曰據設人而言然據此經獲者北面送齊者不南面相向則下文獲者東面薦者亦未必西面相對也少牢特牲尸東面故南上與下獲者東面同但下設在左个西北此射牡侯焉得以彼證此云古文曰再拜受齊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獻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齊與此獻獲者事同知古文再字衍也

獲者執齊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者也爲設邊在東豆在俎當其北也言使設新之疏正義曰郝氏敬云侯北向以東爲上右偏則爲个姜氏兆錫云獻齊於侯負侯拜受謂居侯北三步而不西耳若謂於侯拜受則侯中與左个皆一侯之內北也相去幾何何以云使人執其薦與俎

從之適右个郤惟去其侯三步東往右个故曰執而從之又曰適盛氏世佐曰經云獻獲者於侯又云獲者負侯北面拜受齊則其於侯中明矣侯中與右个在一侯之內乃云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而適者禮以變易爲敬不徑自中而移於東也下經云適左个中亦如之然則自右而移於左自左而復移於中皆使人執其薦俎從之而適也豈必去侯三步而後可云適哉姜說誤矣　注云獲者以侯侯而得獻故就侯而祭其薦俎與酒焉示不忘本也云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者以前使爲獲者設薦俎是主人贊者故知此亦同也云邇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者賈疏云侯以北面爲正依特牲少牢皆邇在右故知邇在東右廂豆在西左廂面坐祭薦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而獲者又在薦北如常禮矣其設薦之位亦脯西而醢東蓋上右也薦俎不統於侯者此獻主於獲者非爲侯故耳焦氏以恕云祭侯之祭以今時例之亦如旗纛神之祭相似但今則加嚴敬而古之祭侯頗略直與始爲飲食之祭相準然始之設薦

爲受齊於侯鵪之於位獻鵪異處敖氏謂獻鵪皆在侯細玩此經及大射儀其言獻也則異其文此則曰獻獲者於侯又曰獲者負侯北面拜齊明其在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齊明獻之於位也兩處經文不同也至其言鵪也則同於獲者將祭時俱曰鵪俎從之於既祭後俱曰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鵪俎益無異詞然則兩禮所設鵪俎俱在其位明矣如鵪俎先設於侯中乃獲者不先祭中反令徹其鵪俎先祭右个左个然後仍設故處而祭中何耶故當以注爲正至所以獻鵪雖主獲者實兼爲侯是以俎有三祭既有三祭則當爲侯祭矣故注於其祭酒而曰反注反注者向身內注與凡禮外注異所以明其爲侯祭也然則祭侯時鵪俎之設亦當順侯北面之位矣敖氏亦誤又大射之獻亦當在侯南面之位而不當從南方二侯故彭獻就其位異於此注云北面者欽定義疏云是時獲者東面司馬必北面乃得受齊於獲者之右也受齊必於其右者以送齊時由其右故也司馬受齊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鵪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之南（遷設鵪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於南右之也凡他鵪俎皆當其位之前（疏正義曰敖氏云司馬既獻獲者於侯之後即北面立於侯之西北以俟獲者之來與此自執其鵪者已授齊則不敢徒手而勞人也注云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疏正義曰敖氏云司馬既獻獲者於侯之後即北面立於侯之西北以俟獲者之來與此自執其鵪者已授齊則不敢徒手而勞人也注云於此方言復位則是

遷設鵪俎就乏明已所得禮也者賈疏云前設近侯見享侯之餘此近乏者已所有事之處遷近乏是明其已所得禮故也云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於南右之也者敖氏云辟如辟舍之辟謂離於故處也此改設于乏南故云辟設必就乏者亦近其位也不當其位之前者凡他鵪俎謂燕及會并祭祀之鵪俎皆當其位之前與射異也獲者負侯而俟（疏正義曰敖氏云事未畢而受獻故反而卒侯侯命去侯張氏爾岐云俟後復射也

右司馬獻獲者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齊升實之以降獻

釋獲者于其位少南鵪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位辟中疏正義曰敖氏云釋弓矢說決拾爲將洗酌而行禮也不執弓矢則當襲矣去扑者獻則不可佩刑器也說決拾襲當於堂而不言者文省也釋獲者聽命於司射故司射主獻之獻時蓋面北面既授乃北面也折上當有設字蓋文脫也有祭脯與切肺也獲者與釋獲者皆賓之弟子以有勤勞之事於此乃得獻則其他弟子於獻眾賓之時亦不與明矣盛氏世佐云司射升飲者訖即爲此獻釋獲者之事亦與司馬獻獲者同節也經中此類甚多若必一事畢乃爲一事則一日之閒有不能終禮者矣階西司射倚弓矢與扑之

所說決拾襲當于堂西不言者從省文方氏苞云賓主人大夫而外衆賓薦惟脯醢而獲者釋獲者乃有俎有祭何也以祭侯宏有薦俎也獲者釋獲者有俎而司馬司射無俎何也事有所專以主祭侯而有加俎猶大射所先薦司正與射人而司馬則與羣士偏獻薦燕所先薦司正則與羣士偏獻薦也特牲少牢衆賓兄弟皆有薦脅何也祭自尸食以後皆與祝侑賓兄弟獻酬之時三射禮成餘時無多人人皆備祭肺祭酒之節日亦不暇給矣燕禮若射則不獻庶子義可類推也堉案釋獲者之位在中西本位也少南就其薦也薦右也司射之西也辟薦少西故賈疏云以釋獲者位在中西辟中也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脅司射獻之於其位少南所以辟中也注云不當其位辟中者北面拜送脅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脅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脅司射受脅賁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疏正義曰敖氏云就司射之西則又少南於薦西也亦辟俎疏其薦謂於薦西也立也拜受立飲不同面者異於堂上之獻也獲者亦然注云亦辟俎者據上獻獲者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是辟薦兼辟俎也此但云辟薦不云辟俎省文耳以與獲者同故云亦辟俎敖氏云辟與上經辟設之意同惟云辟薦據釋獲者所執而言也辟俎則有司爲之

右司射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適堂西和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爲將復射疏釋獲者事畢反位自此下至退中庸而俟言以樂節射之儀司射又請射命耦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司射作上射升請以樂爲節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卒射又命取矢乘矢又視算數獲又設豐飲不勝者又拾取矢授有司乃說侯綱退旌退楅退中與算其九節射之第三番也○韋氏協夢云司射既賁于篚即適堂西釋獲者亦即辟薦此二節蓋同時爲之經因敘獻釋獲者禮而先言釋獲者既辟薦然後司射適堂西也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射位也不序取疏正義曰注云位射者賈疏云下云各以其耦反于射矢位疏位故知此是射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者也張氏爾岐云位司馬之西南東面位也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衆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鼜不言先三耦未有

拾取矢位〔疏〕正義曰注云鄭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疏〕先者張氏爾岐云初三耦拄司射西南及司馬立司射之南三耦拾取矢移位於司馬之西南是拾取矢時射位始定故注云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也又射者堂下凡三位堂西南面比耦之位司射西南東面三耦初射之位司馬西南東面則拾取矢以後至終射之位也盛氏世佐曰上經于三耦初取弓矢之時已云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及其將飲不勝者也又云司射先反位并此凡三言先矣其義一也第二番將射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不言先文有詳略耳注說非又案射者堂下止有二位堂西南面比耦之位一也司馬之西南即司射之西南也疏以此位分爲二非韋氏協夢云疏請鄉射有堂位二也司馬之西南蓋始射司馬未有定位故以司射西南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是三位考經文初番射時射位拄司馬西南拾取矢位亦拄司馬西南及再番射時司馬爲節也若然則鄉射唯有二位而已

反于射位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疏〕正義曰注云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者賈疏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

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以之故轉爲與則平敵之義也胡氏承珙云疏說是也上文主人以賓揖大射儀以耦左還注皆云以猶與也胡氏肇昕云敖氏云以其耦進謂上射先而下射從之也進亦竝行若大夫之耦則亦以序而獨進下文云大夫就其耦是也敖蓋因經以字因有先後之別不知以與一聲之轉故古多通用鄭君以今文之與注古文之以以其音義相同不煩改字也

右司射又請射命耦反射位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前揖南面相俟〔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作拾取矢就射位西南使之也所作亦惟上耦而揖行也〔疏〕其餘以次進也郝氏敬云前射委楅惟二十八矢故三耦拾取其餘皆取諸堂西今賓主大夫眾耦矢皆委楅故自三耦至眾賓皆取矢于楅三耦爲正先拾如初反射位注云南面相俟而揖非也〔疏〕揖行也者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各於堂下之東西方袒決遂執弓訖乃皆進賓進而東主人進而西及階各於其階前南面揖而行荅楅在中庭之南當洗故自堂東西來者皆須南行就之也疏云各於堂上南面相見而揖非也〔疏〕及楅揖拾取

矢如三耦及楅當楅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疏〕正義曰注云及者賓主人東西行及楅所曰階前揖而南及楅揖而止所止之處卽拾取矢敖氏位猶未離乎階前矣然則衆耦於楅東西之位亦空如是也云不北面揖由便也者以三耦及衆賓皆於楅南北面揖賓主人各由東西是由便也褚氏之揖則東西相向矣敖氏謂亦南面揖非吳氏延篆云據上三耦拾取矢先東行當楅南北面揖然後上射東面下射西面進直東西當楅之處主人轉向楅西行賓轉向楅東行及楅乃揖則與三耦面位不同三耦在楅之南故須北面揖此在楅之東西故無北面揖由便之說非也

卒北面搢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

〔疏〕正義曰注云亦於三耦爲之位者張氏爾岐云與三耦搢三挾一之處同也敖氏云此儀異於三耦者蓋退於北與退於南者不同也案盛氏以敖說爲是

揖退皆已揖左還各

〔疏〕正義曰賈疏云賓主還相背各向堂塗反堂東西之位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北面揖訖各由其故道而反堂東西之位此進而北行也乃云退者自楅而言也注云已揖左還非案拾取矢以上經文以如三耦說之矣迨既拾取矢據三耦當有南面揖少進當楅之文經第

言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而已省文可知

賓堂而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

〔疏〕正義曰敖氏云賓主人將堂揖退相背各向堂塗反堂東西之位盛氏世佐云賓主人釋弓矢也不言說決拾者可知也○注尊賓也者以上將祖先言主人尊賓也云尊賓也者以上將祖先言主人祖是盡敬之事也此將襲修容之禮也

大夫祖決遂蓋

〔疏〕正義曰敖氏云祖決遂於堂西就其耦降祖決遂於堂西就其耦於射位與之拾取矢疏於賓既出堂而爲之少退也以其行事於庭無堂下之異故不得如升射之儀也

揖皆進如三耦

〔疏〕正義曰敖氏云如三耦則耦不揖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

〔疏〕正義曰注云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耦以將拾取者盛氏世佐云注蓋原大夫說矢束之意亦欲如三耦之拾取是以敵者之禮待其耦故云下耦也吳氏廷華云注下耦下同於耦也束矢亦尊大夫也說之不敢當其尊也故曰下於耦敖氏曰凡大夫之取矢于楅者必說其矢束以當拾取也其自爲耦者並行至楅南卽爲之其與士爲耦者卽位而後爲之此其異者也說矢束不言北面亦文省盛氏云此大夫之說矢束言於西面之下則亦西面說也敖云北面非興反位而后耦揖進

〔疏〕正義曰而後校勘記作后云后作後非興反位皆不揖以

非及耦行禮之事也方氏苞云自大夫以上矢有束必矢與其人之志慮血氣相應而不可混也脫束以矢當拾取也其自爲耦則竝行至楅南而脫之以拾取而同升就席也與士爲耦則脫束而反位其耦乃進取矢俟耦反其位而後大夫釋弓矢以升故取矢時卽分先後也大夫先脫束示欲與耦拾取也耦進而兼取乘矢示不敢與之拾也然後大夫亦兼取焉則尊不陵而卑不偪矣　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也相下相尊君子之所以相接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耦兼取乘矢不敢拾取者以其非亦兼諸弟矣此與三耦異者其取矢干楅則拾以爲儀言順羽是者惟不拾取矢耳餘則同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　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大夫不序於下尊也〔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耦反位反司馬西南于序而而升卽席優尊者也堉案言耦反位大夫不反位可知言大夫適序西耦不適序西可知反位者反射位也必取道于司馬之南上經大夫與其耦揖退之後耦自南行轉西以反位大夫則自轉而西行北折至堂西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

司正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鬳言還當上耦而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疏〕正義曰敖氏云進由司馬之東而進今文或言作升射　常大抵以有事於彼爲進卒事而反爲還也　注云鬳言還當上耦而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者賈疏云上番將射時云司射還當上耦而面作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云今文或言作升射者敖氏曰經文上字似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後人亦疑其誤而易之矣胡氏承珙曰敖謂上字衍是也疏云此直進作射似經文但云作射如初本無上字鄭不從今文作升射者大射儀司射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亦不言作升射也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耳其決遂執弓挾矢自若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司射惟去扑耳其決遂執弓挾矢自若也〔疏〕似不安襲蓋衍文以樂樂者用樂爲歡樂也以此請之於賓故曰請以樂樂于賓大射儀曰請以樂盛氏世佐云此襲字非衍也蓋射武事也故請射則祖樂文事也故請樂則

襲言襲則其說決拾可知矣不釋弓矢者射未畢也方氏苞云初射再射欲其容體比於禮也至三射又欲其節比於樂初射再射欲其不失正鵠也至三射又欲其循聲而發射之初弓矢未調三射而後樂作俾循序而益致其精也射之終筋力既乏三射而樂始作俾嚴終而彌斂其氣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其事至難故聖人陶冶羣材而磨礲其德性者如是其曲盡焉其辭曰請以樂賓不敢質言之也賓喻其意故不辭而遂諾案義疏云凡司射升堂惟去扑而已其袒決遂如故未聞變袒而爲襲也注疑襲爲衍文是也　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許東面於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者遙號命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也○注號命之可也校勘記云命徐陳通解楊氏俱作令　云樂正亦許諾者據大射儀有樂正曰諾也云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者賈疏云樂正位東階東南北面大師位東北面面賓在堂南面樂正猶北面不還面面是以下文特云東面命大師明此時不面面受命矣吳氏廷華云經不言樂正受命面位下東面命大師是正面相向以示所命之重也則受命亦當面面向司射與大射同可知但文不具耳　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疏正義曰注云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節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貍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蘩五節鄉射爲大夫士禮故鼓五節歌五終者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云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者賈疏云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以知樂終始長短也王九節者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故也敖氏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乘矢勞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盛氏世佐云此當以疏說爲正敖氏好立異而引周禮射人職爲證以愚考之則不然蓋自敖說推之則王之九節五正五節之間拾發乘矢而其先以聽者四節也諸侯之七節三正三節之間拾發乘矣今其先以聽者天子諸侯同爲四節而大夫士僅減其一焉固已不倫矣且其拾發乘矢是節之多者似促數而節之少者反舒長此亦理之不可通者也夫天子以下降殺以兩禮之大凡也節也夫天子諸侯同爲四節而大夫士僅減其一焉固乘矢一也而乃有五正三正二正之不同而節之少者反舒長此亦理之不可通者蓋射人所云九節七節五節三節者以其樂節言也所云五正三正

二正者以其侯采言也鄭注蓋不可易矣　上射揖司射還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　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壹發五豝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閒若一者重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命大師者見所命者必其長也此惟據有大師者言之　注云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壹發五豝五豝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者朱子曰據詩但取壹發五豝之義耳騶虞則為仁獸之名以官備云者諸儒有以騶為文王之囿虞為主囿之官故立此義而鄭注因之與其詩箋自相違異胡氏肇昕云周禮鍾師疏引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凡此諸說皆與毛詩異而與射義合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荅曰白虎黑文又周書王會云備者許慎從毛說而鄭無駁亦以毛為是注禮則用韓魯說者以與樂賢之意相近也褚氏寅亮云詩孔疏謂射義注引詩鄒章斯言最的可釋朱子箋注相異之疑然注云思得仁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為官與箋義亦無大異至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又云騶麑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也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豈也者案鄉射得奏騶虞說者不一郝氏敬云國風小雅上下或可通用也高氏愈云意其音節有可相假用者也蔡氏德晉云周官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大夫以采蘋上以采蘩皆五節今騶虞而仍如采蘋采蘩之五節則其等未嘗辯且周南召南為鄉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天子歌騶虞亦不必天子獨用不可以僭禮律之也盛氏世佐云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士無大射大夫以下無燕射有鄉射射義及射人職所言以樂節射之蓋皆賓射也故與此異鄉射得歌騶虞者二南為鄉樂騶虞篇次在召南內故得用之且大夫士去天子遠無嫌於僭也若諸侯之太射與賓射同大射儀云奏貍首是也以是推之則天子及大夫之大射亦與其賓射同樂可知矣又投壺云命弦者曰請奏貍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類是也乃奏貍首者燕禮殺故變而與諸侯之賓射同所謂禮窮則同也然但以瑟奏之而不用金石之樂亦異也鄉射與投壺雖奏騶虞貍首而其節則止於五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胡氏肇昕云騶虞為鄉樂故鄉樂得用之且與樂賢之志相宜也盛氏推論說多未確不如蔡說為精矣云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者賈疏云采蘋是鄉大夫樂節其他謂賓射與燕射儀禮正義九

若州長他賓客自奏采蘩此篇有鄉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虞以其同有樂賢之志也云閒若一者重節者賈疏云閒若一謂五節之閒長短希數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疏〉正義曰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大盛氏云反位反工南北面位也

右司射請以樂節射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眾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揖應鼓與歌之節〈疏〉正義曰注云降者眾賓者賓主人大夫卒射皆升堂惟眾賓降也敖氏曰降乃釋算降者眾賓疏降揖眾耦之最後者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吳氏廷華云大射射賓主人大夫亦降脫決拾乃升則降者不獨眾賓也〈疏〉正義曰注云右卒射如初卒已也今文〈疏〉云今文曰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曰告于賓〈疏〉正義曰案上文已云卒射釋獲者告于賓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上文已云卒射釋獲者告于賓已左右卒射矣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不言可知猶大射儀於此云升告左右卒射如初亦是告于賓不言可知猶大射儀於如初亦是告于賓不言可知猶大射儀於再射時既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於公曰左右卒射其後三射既畢亦但云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不復言告于公矣胡氏肇昕云升告左右卒射六

字爲句謂以左右卒射升告之也若作告于賓當有曰字如上文告于賓曰左右卒射其義方顯若僅作告于賓似左右卒射爲告賓後事矣故鄭不從今文

右三耦賓主人大夫眾賓以樂射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

右樂射取矢數矢

司射釋弓視算如初算獲算也今〈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曰視數長六尺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言常弄乃不誤也算數也从竹具文曰視數也〈疏〉者胡氏承珙曰說文云筭聲讀若筭是二字音同而筭爵無算樂之類當作筭無算爵無算樂之類當作筭然經典每多錯出筭是計數之物雖亦可通爲數義究不得即以數字代筭字鄭此注云筭獲筭也今文視筭作視數則是以詁字代經文者故不用與　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疏〉正義曰敖氏云言如者止於此無復實算於中之事矣蓋以

其不復射故也

右樂射視算告獲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通解設豐二字不重出案大射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胡氏肇昕云升飲如初下通解因彼而誤敖氏注大射云當更有敖氏云大射儀云卒湛豐與觶如初此脫一句也

右樂射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疏〕正義曰賈疏云言猶袒者亦是有故之辭只其常袒恐不袒故言猶以連之也盛氏世佐云司射請以樂樂於賓也經既云襲矣至是言猶袒者蓋自其命勝者不勝者之時而袒也其間命樂正及視算皆襲胡氏肇昕云以樂樂賓節敖氏以襲爲衍文韋氏協夢據此節猶袒決遂明司射前此皆袒以敖說爲是然考初番射訖數獲司射適西階西釋弓矢去扑襲則三番射訖視算亦必襲矣經不言者互文相見也視算既襲命勝者不勝者又袒而此四之云猶袒決遂也盛氏說推究頗精當從之　注云側持弦矢曰執者對方持弦矢曰挾而言張氏爾岐云方持弦矢曰執於者矢橫弦上而持之側持弦矢曰執者矢順并於弦而持之云面猶尚也者尚與向通尚其鏃者張氏曰鏃向上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弛以遂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

不挾亦皆執之如司射也不〔疏〕正義曰注云不挾亦皆執之如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疏〕司射也者謂亦側持弦矢也賈疏云兼諸弦弛則與司射異司射直執一个無三矢兼於弛三耦以下則執一个并於弦又以三矢并於弛敖氏曰拾取時猶皆兼諸弛自若亦象揖三挾一之儀且如司射之戒也賓與主人則亦于福東西之位爲之云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者敖氏云不反位但由司馬之南而過也授有司授之以弓矢也必授之者射事止則並反於所受者也此文主于三耦及衆賓大夫與其耦亦存焉若賓則自階下以授有司于堂西主人則以授有司于堂東也

辯拾取矢皆升就席　謂賓大夫及衆賓也相俟堂西進立於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疏〕正義曰注云衆賓謂堂上退於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畧下〔疏〕三賓也云相俟堂西進立

於西階之前者以上授有司弓矢于堂西故知相侯於此也云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於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者賈疏云皆依上文獻後升及留在下之法鄭氏曰揖皆升就席謂衆賓三人也衆賓三人必俟拾取矢者辭而後升若主人賓大夫則既授弓矢即升如初禮固不俟其辭也胡氏肇昕云經文云皆自謂賓主人大夫及衆賓也正承上文賓主人大夫衆賓而言不得專屬衆賓也敖氏故與鄭立異非鄭氏敬亦曰賓主大夫以下席在堂上者皆復升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大夫必俟辭拾取矢者辭而者以射事至是而終故變於初也

右拾取矢授有司

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疏〕正義曰司射之扑于堂西之等以其不復射也敖氏曰反位其猶在中西南與不言釋矢可知也司馬命弟子說屨之左下綱而釋之〔疏〕正義曰注掩束之不言釋之說解也釋之諸本俱作奄云說解也釋之不復射掩束之者敖氏曰釋則是不束也說而釋之變於射與未射之時鄭氏敬曰凡屨未射左下綱不繫掩束之射畢又脫繫復掩之盛氏世佐云說屨之左下綱異於射時也釋之謂不掩束異於未射時也其不全去之者見此禮主為射也疏云備

復射非也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侯諸所退皆侯堂西備復射也旌位也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疏〕正義曰注云備復謂旅酬後咨欲燕射也云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者敖氏曰此據大射儀而言也退薦俎各當其位之前與

右退諸射器射事竟

司馬反為司正退復解南而立當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旅酬二人舉觶徹俎坐燕送賓以至明日拜賜息司正諸儀並同鄉飲酒禮○敖氏曰射事已畢復其故職也云復解南見射者解不徹是時司射亦當復東方之位鄭氏敬云初司正揚觶退立于中庭觶南末旅而射而射改為司馬今射畢旅行復為司正仍立觶南以監旅也張氏爾岐云觶南者司正北面監衆之位

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疏〕正義曰鄉飲酒禮釋官曰案樂正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周禮樂師職曰令相與此經合敖氏曰命弟子亦適西方命之也鄭氏敬云樂正初自西階命弟子贊工遷東階下辟射今射畢復命弟子贊工升西階東北面坐初不言樂正者正樂告備則降立堂下今樂不言樂正者正樂也

工反而樂正仍立階下懸閒可知也注云降時如初入者敖氏云謂後先及相之儀也郝氏曰如其降謂如降往東階時左荷右相也云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者張氏爾岐云西嚮東北面樂正告樂備後降立之位遷樂於下則立阼階東南北面今當命弟子又復來此也敖氏曰反坐謂反其故位而坐也工既坐弟子亦降立于西方高氏愈云反坐復其舊時之坐也前因將射工降坐于阼階下之堂前矣此則因行旅酬而工復升各復其舊時之坐以待舉樂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與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賓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殺也賓立飲疏正義曰俎西之觶張氏爾岐奠于篚西者也主人阼階上北面拜送旅酬而同禮殺也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而同禮殺也疏正義曰據獻酬之時賓主各於其階也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賓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疏正義曰注鄉所酬校勘記云鄉徐陳通解楊氏俱作嚮云其既賓

觶進西南面立鄉所酬者賈疏云以上賓酬主人阼階上賓觶進東南面則知此主人酬大夫西階上賓觶而亦進西南面也

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謂以長幼之次酬眾賓疏正義曰注云長謂以長幼之次酬眾賓者謂堂上三賓以長幼之次而酬也敖氏云此惟據主人所酬者而言大夫若眾則相酬辭乃及長盛氏世佐云大夫若眾則大夫長受主人酬訖即賓觶酬眾賓長眾賓長酬次大夫大夫交鏑以辭也敖說非蔡氏德晉云此主人酬大夫及眾賓之長與鄉飲酒酬介之禮同

酬某子某者宇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無大夫而眾賓長相酬之時也盛氏世佐曰此謂長若眾賓乃相之若主人酬某子猶主人與賓爲耦而告賓曰主人酬某猶大夫爲下射而以耦告之曰某御于子也受酬者自大夫右大夫如介禮也○注此言某酬某子者校勘記云此葛本誤作化云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敖氏云司正稱酬者之字稱受酬者曰某子彼此之辭也此主爲酬者命受酬者意欲尊敬之故於此言字於彼言

子所以不同引春秋傳曰者莊公十年公羊傳文以證子之尊於字也云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者明射禮之異於飲酒也吳氏廷華云此特主人及大夫獻賓長之禮即尊之亦非下爲上之可言敖氏謂稱字稱子彼此之辭是也要之司正作受酬者則某子是相對者之稱故辭有彼此且酬者與受酬者較則又以受酬者爲主故稱其字也方氏苞云有司敎射者私家之行事當序賓以齒而射者設以父族母族之尊行次酬卑者而司正代爲尊之之稱義無所取況以次相酬受酬者必少而卑者又各有少而尊長而卑者甚多設曰某子酬某子則不辨其誰轉爲尊稱亦未見其安夫子孫祭告以字呼祖考則不得爲卑稱明矣蓋因衆賓姓同者甚衆雖以姓舉而不慮其相混矣但其中何惟酬者稱字則所酬者雖有同姓遞酬者則宜竝稱字而記無文蓋既明於異姓相酬之稱則同姓之不得更稱姓者竝以字舉可知矣章氏協夢云某子受酬某子據酬者而言也此云某酬某子據受酬者而言也其意蓋曰某酬某子於某子受酬經特互文見義耳注非胡氏肇昕云旅酬之禮以次相酬則此酬者即先受酬之人故司正但作受酬者之爲某子不稱其字而但稱其氏緣酬者之意以尊之也要之酬者之爲某子其敎本受酬者自秩然不至相混而司正必作之者禮貴防其未然也

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 退立俟後酬者也始升相立階西北面 〔疏〕正義曰注云退立俟後酬時司正不與其事故必退立至後酬者又始升相也 衆受酬者拜如飲賓

如賓酬主人之禮辭 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在下謂賓黨也 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異於賓 〔疏〕正義曰引鄉飲酒記者賈疏云欲見主黨不與酬之義吳氏廷華云在下謂諸執事即鄉飲酒記謂主人之贊者賓與禮重故酬不及贊此詢衆禮輕故亦與酬耳 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

右旅酬

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之贊者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以起無算爵韋氏協夢云大夫若衆亦唯舉觶於其長若有諸公則舉觶於諸公而大夫亦不與矣褚氏寅亮云鄉者二人所舉之觶賓與大夫奠于薦右未飲今仍使二人終此上事俟其飲畢受觶酌酬主人及長堉案使二人舉觶使之者未詳敎氏謂司正使之是也至二人所舉即前奠於賓與大夫薦西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之交鏡以辯皆其所舉可知 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

皆席末荅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
與大夫皆荅拜舉觶者遊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
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坐奠之不敢授〔疏〕正義曰注云坐奠之者對獻酬時皆親授此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辭辭其坐奠以〔疏〕正義曰必辭者賓與大夫不敢以尊自居也
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不舉舉觶者還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
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崇者此釋
楊氏敖氏俱有坐字通解無注云不舉者盛禮已崇者此釋
經反奠之義敖氏云此奠於其所亦皆少違其故處而恆其俎
之西也方氏苞云未請安于賓未命弟子徹俎而猶奠酬觶何
也進退拜送坐興之禮說屨升堂後不可復行故須拜送坐奠
于其所然後升坐而取欲可以不興不拜也吳氏廷華云舉觶
者堂上無位此云反位者其西階上之位與云古文曰反坐者
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此賓與大夫當舉觶者奠于薦右之
時既坐受觶以興矣至此乃坐而反奠于其所反奠者謂還奠
于薦右上文一人舉觶亦云反奠于其所彼不言坐者省文然反奠連文與此正同古文作反坐者誤

倒鄭所不從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觶如〔疏〕正義曰燕禮初二
復使二人君命長媵一爵於燕禮媵爵之爲〔疏〕大夫媵觶至旅酬
人舉觶之禮當如燕禮之媵一爵故引以況之敖氏云言此者
明不舉觶于賓長此二人舉觶雖曰正禮然若無大夫則缺一
人以其禮唯當行於尊者耳方氏苞云大夫不與衆賓長可同
於介之受酬而不可同於爲介舉觶何也鄉飲酒之介乃德行
道藝亞於賓以待後舉者故禮多同於賓而與大夫等鄉射之
衆賓長非必德行道藝遠過其曹也主人繼賓而酬之乃所以
達其意於衆賓若特爲舉觶則義無所取而受者轉不能安矣

右司正使二人舉觶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
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已成酒清肴乾强有力者猶倦焉〔疏〕正義曰注至此盛禮已解俱作以云酒清肴乾强有力者猶倦焉者本通鄉飲酒記云已徐本通
貴者也辭之者不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疏〕正義曰
敢以燕坐褻貴肴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疏〕韋氏協
夢云上言請坐于賓亦傳主人之辭也下言主人曰亦傳辭于賓也此與鄉飲酒皆互文司正降自西階階

前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疏〕正義曰注順賓意也校勘記云賓重脩監本誤作濱云上言請坐于賓亦司正傳主人之辭此言主人曰互相備文乃相足也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疏〕正義曰注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故云歸其盛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之耳注云以東授主人侍者者盛氏世佐云鄭為此說者所以成其為賓黨弟子耳姜云弟子當是主黨則其以俎而東也無授主人侍者之事矣〔疏〕正義曰注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故云歸其盛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侍者之耳注云以東授主人侍者者盛氏世佐云鄭為此說者所以成其為賓黨弟子耳姜云弟子當是主黨則其以俎而東也無授主人侍者之事矣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為將燕

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凡俎各自鄉其席〔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此三節皆同時為之蓋賓取俎之時主人與大夫已降亦授弟子經特各終言其事耳非有先後也眾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為將燕

右請坐燕因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坐空屨褻賤不宜在堂也說屨〔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賓主人說屨之時則摳衣為其被地〔疏〕大夫及眾賓亦皆說屨畢主人乃揖賓升賓厭大夫大夫厭眾賓眾賓亦序升也注云說屨則摳衣為其被地者賈疏云曲禮云摳衣趨隅彼謂升席者引之證說屨低身若不摳衣被地屨之案少儀云排闔說屨於戶內一人而已矣注云雖眾敵猶有所尊也彼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戶內其餘說屨於戶外若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與在堂矣此及鄉飲酒臣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所以禮賓主人行敵禮故皆說屨於堂下也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賓觶飲卒觶不拜

案酒無算爵也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疏〕正義曰注順賓意也校勘記云賓重脩監本誤作濱云上言請坐于賓亦司正傳主人之辭此言主人曰互相備文乃相足也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升受俎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疏〕正義曰注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故云歸其盛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人侍者之耳注云以東授主人侍者者盛氏世佐云鄭為此說者所以成其為賓黨弟子耳姜云弟子當是主黨則其以俎而東也無授主人侍者之事矣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

二人謂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觶也卒觶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坐於席禮既殺正義曰注云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不復崇疏執觶也者敖氏云使之亦司正也此舉觶謂取而酌之卽下文所云執觶者受觶遂實之之事也方氏苞云二人舉觶卽舉賓大夫前賓于其所之觶也賓大夫不興而取賓觶飲則命舉觶者取之明矣敖說失之胡氏肇昕云賓主人大夫眾賓說屢升飲則興拜之儀多省故必使二人舉觶凡堂上舉觶執觶之事皆其所掌鄭注故渾括言之云卒觶者固不拜矣又獻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此則卒觶故云卒觶者固不拜矣又獻酬時皆坐卒爵拜既爵云此坐于席禮既殺不拜故云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據上正旅酬時賓酬主人卒觶不拜爵者據正獻酬時賓酬主人大夫眾賓復崇者據正獻酬時賓酬主人卒觶不拜矣又獻酬時皆坐卒爵拜既爵此則卒觶故殺不拜故云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云此坐于席禮既殺不拜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算爵不拜唯受爵者拜案鄉飲酒鄉射旅酬以前燕禮大射爲大夫舉旅酬以前皆是立行禮禮盛故拜至無算爵則坐行禮禮殺故不拜考鄉射禮無算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賓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觶者不拜受辭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賓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賓于賓與大夫無算樂是無算爵皆不拜也以鄉射推之則鄉飲酒無算爵不賓之禮與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不賓之禮與介取賓觶餘當與鄉射儀同經不云者文不具也燕禮大射無算爵卒受爵者乃飲賓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無算樂是燕禮大射無算爵亦不拜也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長皆賓觶於其所皆揖其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注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有司徹賓了之禮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經雖不云不拜準以飲酒正禮則皆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士也有執不拜可知也唯受爵于君者始拜燕禮大射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撤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是酌膳進公公不拜也又云執撤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坐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受賜爵者興授執撤爵者坐公坐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執撤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公者拜然亦降席拜而不降階拜則已殺於旅酬之禮矣鄉射無算爵受酬者不拜受注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而燕禮大射受君之酬則拜者君尊異於常人也又燕禮大射公有命徹幂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而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此則命徹幂之拜亦降階拜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示禮有終也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賓長眾而錯皆不拜

鐙者實主人之觶以之次賓也賓長之觶以之次大夫其或多者迭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也〔疏〕張氏爾岐云大夫與衆賓等則得交相酬或大夫多於賓或賓多於大夫則多者無所酬自與其黨迭飲也敖氏云鐙謂以次更迭而受也大夫若惟一人則衆賓長先受其觶以次鐙行之大夫若有二人以上則皆及於大夫之觶長受而鐙則賓觶但至主人而止與所以然者以二觶並行難爲旅也若無大夫乃行主人之觶爲其無二觶故爾堉案注曰賓曰以則皆執觶者爲之矣大夫之觶長受雖不言以亦二人以之可知至旅在下者於西階上卒受者既奠爵于篚始云執觶者洗酌反奠于賓與大夫則堂上相酬皆自酌也胡氏肇昕云經文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二句相對而鐙氏乃讀長受而鐙爲句而爲賓觶總承賓觶大夫之觶言之故敖氏之義言其交鐙也但至主人而止之言以與注爲異不知鐙之爲義言其交鐙也以二觶交鐙相酬始易盡旅也何哉若無大夫止有一人舉觶則以次迭相酬主人之旅酬之法乃云二觶並行難爲

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疏〕正義曰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鐙焉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者盛氏世佐云堂上皆坐飲故使使坐者自若而飲者特升升自酌以旅在下者此當與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舞降復位

〔疏〕正義曰注衆賓之末校勘記云之誤作至未徐葛俱作未葛本其末仍作末亦俱作未

不以己尊於人也於徐葛陳閻通解楊氏俱作孤與單疏合是也〔疏〕正義曰不使執觶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孤人也者盛氏世佐云堂上皆坐飲故使使坐者自若而飲者特升升自酌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立飲若升自酌以旅在下者此當與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觶者酌在上舞降復位是以已之尊孤人也所以卒受者必是謂齊故云尊者可以孤無能此方旅酬義取弟長而無遺故云不以己尊孤人也淩氏曙例云凡無算爵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案鄉射禮無算爵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又云執觶者皆與旅此注主人之贊者即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贊佐也謂主人之贊者而北上不與無算爵是也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俎者益據鄉飲酒義終於沃盥設薦俎者言之也以此推之則燕禮大射執膳爵者執散爵者亦皆與於無算爵也特牲饋食禮宗人獻與旅酬於西階上立飲若洗

堂下異位當拜也者以堂上
位嫌其當拜故復著之敖云
嫌親酬當拜也非云古文曰受酬
者不拜者胡氏承珙云此酬
者下乃云受酬者不拜受則此古文受字衍也受酬者不拜受
禮殺雖受尊者〔疏〕正義曰注雖受尊者校勘記云禮殺雖徐本
之酬猶不拜〔疏〕楊氏俱作進通解作雖○敖氏曰鄭君旅酬
有拜而飲者拜而受者故於此一一明之韋氏協夢云受酬者
不拜指長受酬而言也下皆不拜指其次受酬者以下而言方
氏苞云日暮人倦受酬而拜尊
者將荅勞故轉以不拜為敬辭旅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疏〕
正義曰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故云於
此始旅贊者統諸執事以及於沃洗者尤卑嫌有拜故著之
執觶者皆與旅嫌己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疏〕正義曰
觶者于西階上卒觶是已飲也亦自以齒與於旅也〔疏〕上文舉
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所謂逮下之惠也卒受者以虛觶降奠
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復奠之者燕以飲酒
意也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旅于西階
夫之觶皆為膏實觶觶為之〔疏〕上故卒受者降奠觶敖氏云此
以降者一觶也然則主人所飲之觶執觶者其先以奠于篚與
盛氏世佐云上文及此兩言卒受者依注二觶並行則卒受者

二人也敖氏主唯行大夫之
酬皆執觶者酌以送之受者各於其席坐飲故二觶可以並行
至於旅在下者之時同在西階上酬者又須親酌若復二觶並
行頗覺其祿粻而無次況一階之上而行禮者常四人焉能曲
盡其進退雍容之度乎然則旅在下者蓋用一觶也所用之觶
毋論賓與大夫但取行至三賓之長堂下賓長飲而酬主人之贊者亦以次交錯而辭也
眾賓之末者三賓之末飲而酬堂下
其一觶則執觶者以降奠于篚注云執觶者酌在上者辭降復
位其在斯時與敖謂堂上唯行一觶注謂堂下亦行二觶皆未
合讀者試以上下經文反復玩味必有能辨之者褚氏寅亮云
俟再舉也飲酒至末雖不行酬亦必酌而奠之蓋不敢必其不
舉也胡氏肇昕云盛氏自立新說謂堂上行二觶堂下行一觶
非也考堂上既二觶並行則卒受者各執一觶以旅在下者安
見其祿粻而無次且經言旅酬而終之以執觶者皆與旅酬則
受酬終於執觶者執觶者一人二觶並行二人既各受酬乃各
以虛觶降奠于篚而復洗升以反奠于賓與大夫其始終之序
不相淆亂宜如此上文注云
執觶者酌在上者辭降復位謂
觶者將與旅酬而盛氏遂據以為一觶降奠于篚其在斯時均
殊屬牽合要之敖氏故與鄭
無當也自宜以注說為正
乃止主人之意也者敖氏云
謂無算爵也云今文無執觶
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為爵實觶

爲之者賈疏云今文此經云執觶者無此執觶又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齊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齊之科明不從也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此節注疏皆譌錯不可讀許氏宗彥云此注今文無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皆爲齊十五字當在上執觶節下承珙案此經卒受者以下竝無賓觶大夫觶字注何得爲此語自是上節執觶者受觶以下之注誤移於此但云今文無執觶亦誤彼經云執觶者受觶遂賓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皆爲齊蓋總言執觶以下諸皆云今文執觶及賓觶大夫之觶字今文皆爲齊今文下衍無字耳若今文無執觶二字則者字無所屬不成文義矣至此節注文或謂但當有今文賓觶觶爲之者亦不從也言亦則不止此語可知詳疏意此經執觶者洗升賓觶注云今文無執觶者賓觶觶爲之則以無執觶者嫌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賓觶觶爲之則今文字誤亦所不從故疏云亦不從也章氏平云注今文無執觶案執觶上疑脫虛觶二字今文益作卒受者以降虛者今文若無執觶則亦必無者字是卒受者洗卽上文不當云奠于篚奠于篚執齊者洗升實之疑者既無執觶者則下文洗字又注及字連執觶故疑注文有脫字案此說亦通然於賓觶大夫之觶終無說以解矣

右坐燕無算齊無算樂射後飲酒禮竟

賓興樂正命奏陔陔夏其詩亾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疏〕正義曰引周禮者鍾師注仕子春云客醉而出奏陔夏

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賓不荅拜禮有終〔疏〕正義曰敖氏云降謂降堂及階至階上也韋氏協夢云降與及階連當以敖說爲是方氏苞云拜送眾賓異異於鄉飲酒禮何也鄉大夫同卿也惟既獻於主之賢能乃以賓禮寵異之故雖介不拜送若州長敎射則概執主賓之禮可矣韋氏協夢云大夫之出當在賓及眾賓之後主人既送賓與眾賓然後入揖大夫乃出再拜送之下記云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是也

右賓出送賓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拜恩惠也〔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朝處士則曰鄉服方氏苞云賓爲公士爲賓言也士而攝用之亦宵雅肄三之義惟隱居之君子不宜朝服但既抱道不仕自不得以鄉射之賓強之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不褻禮也拜〔疏〕正義曰注云不見不褻禮也者賈疏云禮辱謝其自屈辱

苞云別記云無辭不相接也鄉飲酒及射禮既畢更無辭可致故拜于門外而不見士相見禮主人復見以還贄有禮與辭也敖氏云拜賜之禮賓至於門外擯者出請入告主人辭不見賓乃拜主人拜辱亦如之

右明日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 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之飲酒以其昨日尤勞倦也月令曰勞農〔疏〕正義以休息之〔疏〕也江氏筠云飲立司正至射則轉爲司馬正射時有司馬又有司射二者皆主人之吏司射主射事其勞較司馬始有甚焉又擯相係司正之職而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其升降似勞之宏亞於司正而殊於餘執事者矣士冠禮有賓有贊冠者爲介嫌此禮或當放之而用司射爲介故經特明之也無介勞禮略貶於飲酒也此〔疏〕正義曰注云勞禮略貶貶於鄉飲酒鄉飲酒有介此無介也敖氏曰昨日正禮已無介則此可知矣乃言之者嫌不射而飲或用介也不殺俎故使人速速召〔疏〕正義曰賓即司正敖氏云亦當使人戒乃速賓〔疏〕經文略也方氏苞云司正無所用戒故速亦不必親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

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算爵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賓坐奠觶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坐于〔疏〕正義曰敖氏云言不殺復言無俎者嫌不殺者亦或有俎也士冠禮以乾肉折俎主人不坐拜之於庭指將獻之時也若獻則衆賓亦拜受爵而主人荅之注云言遂者明其間闕也者敖氏云謂舉觶之後無算爵之前其間工入升歌等禮皆闕也此一人舉觶在獻衆賓之後雖與正禮之舉觶爲旅酬始者同實爲無算爵始也言遂無算爵明其說屨升坐〔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息司正已不立之〔疏〕而更立司正則於敬賓之即取此觶故也無司正使擯者而〔疏〕正義曰敖氏云言遂者請坐主於無算爵〔疏〕義義微若有嫌不若無之爲安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褻徵唯所欲徵召也謂所欲請呼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大夫致仕〔疏〕正義者也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疏〕曰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至息司正乃告于君子何也君子抱道不仕賓興習射自不敢相屈至息司正則聞鄉之後進有成有造未必不惠然肯來耳鄉先生宏兼大夫以公事不得爲遵及樂作而未入者鄉飲酒疏謂老人教於鄉學者尚未該教於鄉學唯士大夫退休者耳差唯所有用時〔疏〕正義曰謂其時所見物之物即用之也鄉樂唯欲不歌雅頌

取周召之詩在所好

右息司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六終

江山劉毓崧家
五河郜文元校